

雲林

短篇小說 報導文學



短篇小說

得獎作品

- 人間停格 梁淑媛
- 回春 陳雅君
- 愛說孝 陳錫久
- 腐活 游善鈞
- 田庄的幸福美滿 鄭莉君
- 晒穀場上的四季人生 周盈秀
- 稻道 張蕙玲
- 窄門 廖怡如

封面照片：101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
攝影類 佳作

作者：謝平男先生
名稱：種菜

雲林

短篇小說

第八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首獎：梁淑媛「人間停格」

第二名：陳雅君「回春」

第三名：陳錫久「愛說孝」

佳作：游善鈞「腐活」

佳作：鄭莉君「田庄的幸福美滿」

佳作：周盈秀「晒穀場上的四季人生」

佳作：張蕙玲「稻道」

佳作：廖怡如「窄門」

備註：佳作不排名依報名順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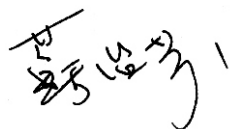
縣長序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徵選今年跨越第八年里程碑，透過這個徵選平台，不但發掘鼓勵許多優秀的創作者，更進而開發縣民創作的潛能動力，尤其今年短篇小說的得獎作品大都是以農村生活為創作題材，作品讀來寫實而生動；而報導文學的得獎作品也都是以雲林地區為主題，這些優秀作品及紀錄已為雲林文學綠地注入生生不息、源源不絕的文化能量。

雲林縣財政不佳，但縣府對於文學、閱讀活動的推展，始終列為優先順位，除了編列經費補助鄉鎮公共圖書館、及國中小學購書增加閱讀競爭力外，亦積極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及鼓勵文學創作，回顧八年來「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持續不斷的賡續舉辦，已為雲林注入眾多的文學活水，所創作的作品亦豐富了雲林文學的生命與心靈。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採每年分類徵選，期望能涵納多種文類、薈萃各式文學創意佳作，今年的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經過徵選收件、登錄統計、邀請專家學者嚴謹的評選後，終於誕生短篇小說類7位、報導文學類4位優秀的創作者，實值共予賀喜，且讓我們繼續深耕文學綠地、共創雲林文學的盛世。

雲林縣 縣長



謹識

中華民國101年12月



目 錄

雲林文學獎總評	001
短篇小說類	
人間停格	006
回春	030
愛說孝	050
腐活	074
田庄的幸福美滿	092
晒穀場上的四季人生	112
稻道	128
窄門	146
報導文學類	
尋訪延平老街	162
消失的桃花源尋訪褒忠龍巖糖廠及其社區	180
西濱明珠麥寮拱範宮拭塵記	200
跟隨東勢國小百年樹人腳印	224
附 錄	
評審過程	249
頒獎典禮	250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	252
評審委員簡介	274

文學獎總評

101雲林文化學獎辦理兩種文類，分別為「報導文學類、小說類」，評審委員有小說家郝譽翔、吳鈞堯、陳益源教授、朱鳳玉教授與筆者，分成初審、複審與決審三階段進行。

於101年9月22日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討論作品做成決審，初審時每位委員先分文類，由委員每人先選出小說三篇、報導文學兩篇，再經過委員們按照統計的結果，對每篇入選作品的寫作技巧與作品內涵分析、互相交換意見、辯論，再進行第二次評分投票，再評定名次，統計後取得多數委員認可後，定出得獎作品。

今年的報導文學，除了篇數少之外，作品未能達到首獎的水準，因此，只選第二名〈尋訪延平老街〉、第三名〈消失的桃花源—尋訪褒忠龍□糖場及其社區〉、佳作〈追隨東勢國小百年樹人腳印〉、〈西濱明珠麥寮拱範宮拭塵記〉共四篇。

報導文學〈尋訪延平老街〉：這篇作品對西螺地區的西螺大橋、延平老街的歷史、建築的美學、市場的興衰，做了詳盡的報導，透過歷史文物與廟宇，說明時代變遷與地景的變化，也說到泰山石敢當的故事，文中有生計與危機、存在與隱沒等問題探討，讀起來有一種淡淡的哀傷。

小說類選出第一名〈人間停格〉、第二名〈回春〉、第三名〈愛說孝〉、佳作分別為〈腐活〉、〈田庄的幸福美滿〉、〈晒穀場上的四季人生〉、〈稻道〉、〈窄門〉等五篇。評審委員吳鈞堯認為〈人間停格〉：以追蹤一個過去的謎，揭開阿

嬖自殺，如何綑綁住整個家族，有著深沉的力量。本篇樸實無華，以此特色，不愠不火寫家族悲劇，更有感染力。本文也寫農業社會民俗、社會價值以及倫理親情，寫活舊時代，也給予讀者新的時代思考。結尾嘎然而止，餘音繚繞，尤具蘊藏。

文學、藝術作品都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不同見解，但評審委員總是經過各自觀點的陳述、討論、辯論後做成名次的決定，有其客觀的公平性。最後希望對文學有興趣者，不要太在意得獎與否，努力的創作下去，為台灣這塊土地留下時代的見證。

評審代表

康序識

人間停格》

短篇小說類 首 獎

梁淑媛



梁淑媛

個人簡介》

1955年生，銘傳商專商業設計科畢業。

現職：廣告設計公司負責人。

曾獲》

98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
水彩油畫類 佳作

99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 首獎

100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散文類 首獎

100年第三屆張啟華文化藝術
基金會繪本 佳作

評審評語》

以追蹤一個過去的謎，揭開阿嬤自殺，如何綑綁住整個家族，有著深沉的力量。本篇樸實無華，以此特色，不慍不火寫家族悲劇，更有感染力。本文也寫農業社會民俗、社會價值以及倫理親情，寫活舊時代，也給予讀者新的時代思考。結尾嘎然而止，餘音繚繞，尤具蘊藏。

得獎感言》

連續拿過短篇小說類和散文類首獎後，友人的鼓勵卻帶來反覆掙扎自問：需要為所謂的連中三元做虛榮的自我挑戰嗎？直到這個故事在談話間出現。借用陳年社會事件，說一個不夠圓滿的母愛（對不起，我給“母親”太高的要求，雖然我自己就是一個母親）。祈願自己能透過書寫明白母愛也要學會功成身退。

生命中有時候會因為某些事件而在某個點上膠著，停格。而那些失去的、遺漏的、遺忘的、悔恨想彌補的、因為愛而失去的，也許只能以愛修復。

人間停格

塵封的流言蜚語》

那一年，街坊傳言一樁人倫慘劇。

很多人在耳語，說有一位含辛茹苦的寡母，日挑夜擔賣豆花栽培獨子，好不容易讓兒子完成醫學院學業，兒子先在台北大醫院任職，之後結婚、返鄉開業。當鄉親替老母感到欣慰，不料沒幾年，撼動全鎮的噩訊爆出：「老母親懸樑自盡！」

被世人過度熱衷的他人不幸，一時淪為社會輿論，批判排山倒海湧向這對兒媳，不到半年，醫院旋風般關門，人去樓空，音訊全無。

隨著歲月的人事變遷，再大的風波與傷痛，人們還是慢慢地淡忘這個家庭曾經發生的一切。縱然偶而有人茶餘飯後談起，卻也只是流於一篇警世教化人心的題材而已。

一波未平》

巴士在小鎮的圓環停靠，停雲提了行李準備下車。剛踩到地面的那一瞬間好像被觸電，停雲頓了一下才真的著地，下車。

早知道會有大陸冷氣團南下，寒風凜冽、溼度又高，也許就不會急著選在這樣的日子造訪小鎮。

一陣風迎面，停雲把圍巾拉得更高，心想最好能連頭和臉都包住。「就是這裡？」眯眼環視四周，停雲心思紛雜地自問。

日久他鄉便故鄉。

整理爸爸遺物時，停雲在爸爸的雜記簿裡多處看到這句話。爸爸在字裡行間一再自我安慰久居他鄉，他鄉有朝一日也會形同故鄉的字句，卻不知為何停雲還是依稀可見爸爸揮之不去

，又絕口不提的思鄉情愁。

七十多歲的爸爸，有近三十年的精神科病史。長期失眠，造成爸爸經常偶發性的情緒失控，有時候看他關燈坐在客廳，那蕭索的身影還真是令人心疼。停雲一直以為失婚影響了爸爸的生活，最近她才明白是生活中的心情困境，嚴重干擾他的婚姻。

離婚後的媽媽，選擇放棄哥哥和她，連探視權也一併割捨；離開後的媽媽聽說去了美國，沒有媽媽之後，他們也變成沒有外婆家的親屬；非常奇怪的是連爸爸這邊的親屬，他們也沒有。哥哥說記得自己小時候，在南部鄉下好像有好多親戚…但是搬到台北後，親戚比媽媽更早消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讓他們從人間蒸發，反正突然就不一樣了。

很多時候哥哥跟她一樣想不透是什麼利器可以如此撕裂親情？不懂的是這個話題好像是他們家最大的禁忌，哥哥和她很小就知道要迴避不能提及。

媽媽離開的時候，她六歲。

有一天幼稚園回來，媽媽就不見了。剛開始她還會問爸爸、問哥哥：「媽媽呢？」但是後來她把思念母親的感情千百摺，越摺越小，越摺越小…小到可以丟進嘴裡，吞下去，不再問，誰都不問了。除了某些偶發的情緒升上來會自問，大部分的成長過程裡，她要自己相信媽媽已經從她的生命中消失，失去意義。

媽媽到底有沒有再婚？她不知道，不想知道。如果媽媽再婚，而且另外有她的孩子，她一定會恨媽媽；而假如進一步獲知媽媽非常愛她現在的孩子，那她可能就會恨自己，恨自己是一個不能被親生母親疼惜的女兒。

她告訴自己：至少我還有爸爸，只要好好愛爸爸就好。可

是刻意認真工作的爸爸好像把自己遺漏在人生的某一處；且將他所有的愛，都鎖在眉宇之間和飄移的形骸。某些時候她也不免懷疑：我真的還擁有爸爸嗎？

下車的人不多，大部分很快就有親人開車或騎摩托車來接走；停雲想叫計程車，街上的計程車卻少之又少，等了一會兒，停雲乾脆循著手機上的地圖，自己去找她在網路上訂好的商務旅館。

這個小鎮飯店、旅社很少，聽說大都老舊不堪形同虛設。還好那天電話中跟阿德問過，他說這家商務旅館還不錯，小鎮很多嫁娶的新娘子都會先提前一天住在那裡，方便男方迎娶，甚至一些參加喜事的親友團也都會入住。

其實阿德曾經邀請她去住他家，但是她婉拒了。她跟他們的關係，雖然已經百分之七、八十可以確定，然而悠悠歲月拉出來的斷裂疏離，怎麼可能以一通電話就拉近，甚至彌平？阿德沒有勉強她，阿德的媽媽也沒有強迫她。這樣很好！保持一個安全距離，比較適合她的處境。

走著走著，不自覺在心底喚了一聲：「爸爸，這就是你的故鄉啊？」

商務旅館離下車的地方，其實也沒有太遠。

回頭走。往一所高中旁的小路走進去，剛剛在車上曾經看過那個招牌，因為沒注意到小徑，以為只是路邊的廣告，沒想到步行時，路標清楚指引，繞個路，就找到還算清幽的庭景入口。

本來主觀意識裡，汽車商務旅館好像都是用來幽會的，沒想到櫃台小姐眉清目秀，笑起來還蠻符合這個小鎮的單純氣息。

放好行李，本想出去走走，順便認識附近的環境，不過天氣實在溼冷，就從筆電確認工作日誌上的備忘事項後，拿出

行李中爸爸的一些老照片，停雲又看了一次，照片中的人不曉得還有誰是這次可以見面的？同時升起一絲心疼，這些泛黃的照片，在這些歲月裡，想必一再喚起爸爸的回憶吧？！

沒心思看電視或書，便任由自己躺在床上輾轉。

和阿德約好明天九點來這裡接她。他是這些年來除了爸爸、哥哥以外，即將出現的第一個親戚，心情再度複雜起來。

其實內心並不確定這趟「自助旅行」的意義是不是能像自己以為的那樣。當她跟哥哥說她準備南下幾天，要到一個哥哥好像有點印象的小鎮，找一些跟爸爸有關的東西時，哥哥問她「有必要去挖一些連爸爸都不想碰觸的事物嗎？」

「有些事僅管在唇上長苔，生活中貼上封條，但是不代表它已經真的過去了，哥，我捨不得爸爸多年來遺失的那些東西。」

「拜託！妳在說什麼？」

「我要找爸爸失去的快樂。」

「妳理智一點好嗎？爸已經快要百日了。」

「就是快要百日，所以我不能再拖。」

「妳怎麼找？滄海桑田，物換星移，經過那麼久了，妳找誰要啊？」

「不知道，不過我找到阿德。」

「阿德？」

「好像是我們的表哥，我跟他電話連絡過，我還聽到“姑姑”的聲音。」

「姑姑？妳確定沒問題嗎？我陪妳去。」

「你請假不方便，我比較自由，放心！有進展我再跟你連絡。」

阿幸》

阿幸坐在客廳看連續劇「夜市人生」，媳婦接了一通電話後，突然大叫兒子。

「阿德，趕快來，有一個小姐說她是你舅舅的女兒…」

舅舅的女兒？阿德的舅舅？那不是我阿兄嗎？我阿兄的女兒打電話來？阿幸心想：怎麼可能呢？

雖沒開口多問，繼續有一搭沒一搭地看著「夜市人生」，耳根還是留意著阿德說電話的內容。

說是夜市人生，到後來也不見夜市的情節，演來演去不過就是差不多的荒謬人生，其實真正的人生比連續劇複雜太多了。

好一會兒，兒子阿德拿著無線電話走到她身旁。

「媽，妳的電話，是阿舅的女兒打來的。」

阿幸遲疑地接過電話。

「喂——」

那女孩沒有稱謂，只是自我介紹。

「我是何慶峰的女兒，我從爸爸的舊電話簿裡找到您，我可以去拜訪您嗎？」

慶峰阿兄的女兒？他不是只有一個兒子？啊！對了，那時候阿嫂懷孕，原來那一胎是女兒？「夜市人生」的劇情模式居然跑進自己的真實生活？憑空冒出一個從未謀面的外甥女，阿幸有點應付不過來，卻隨口回應：「好啊！好啊！」

還好阿德很快又接回電話，不然阿幸還真是不知道該如何答腔。

腦海裡不斷浮現失散多年阿兄的形影和很多雜亂的心思…接下去的廣告時段，阿幸索性把電視關了，自己進房。媳婦要跟上去，阿幸示意不必，她可以自己來。

回房，並沒有直接上床，黯然地走到衣櫥，開了最裡面的暗屜，拿出一張老照片和一疊同一個儲戶的郵局存摺。

照片是阿母跟他們倆兄妹的合照，存摺則是她自己的。

當初阿兄還在台北唸書，她的薪水扣掉大部份給阿母以外，阿母會讓她留下微乎其微的零用金，而她就存到郵局；每一次阿兄回來，她再把存摺、印章交給阿兄，請阿兄自己去領用。

忘了當時阿母有沒有要求她要幫忙栽培阿兄，她都是心甘情願的，因為阿兄是家裡的希望，是阿母唯一的希望，她願意幫阿兄，幫阿母。

阿兄畢業後很快就開始工作，阿幸則找機會再唸書，白天工作，下班後讀夜間部。從此情況大不同，變成阿兄每次回來，就會塞一些錢給她，尤其在她結婚後，阿兄叫她把存摺放在他那裡，每個月阿兄就存錢到那個簿子裡。阿兄說，以前妳犧牲自己幫我，現在我幫妳存些私房錢，說不定日後用得到。

當年阿兄阿嫂無預警地離開小鎮時，她的存摺被寄回來，每個月的存款卻持續匯入，對方說有人用類似信託的方式請他們處理的。一直到今年初，三十幾年來，從沒中斷…存款簿的金額不斷成長，阿兄卻沒有隻字片語，她想告訴他不必再匯錢給她，都不得其門而入。阿幸始終不解阿兄為何連她也不願意聯繫，或者阿兄認為世界上最恨他的人就是她？

而今天，阿兄的女兒突然出現，代表什麼？阿兄怎麼了？

阿幸的眼淚隨著陳年往事湧現，不停地淌下…

阿兄啊，這些年來，有些話我好想親口跟你說，難道已經沒機會了嗎？

阿德推房門進來，看媽媽手裡握著存摺發呆。

「媽，阿舅的女兒說下星期六要來看你喔。」看見阿幸眼角的淚水，阿德過去拍拍媽媽的肩。

「媽，你不是等很久了嗎？舅舅終於有消息了，你應該高興啦。」

「她有提到她爸爸現在怎麼樣嗎？」

「媽，阿舅過世了，今年年初。」阿德溫柔低聲說。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眼角的淚水被推擠下來，阿德將媽媽攬過來。倚在兒子身邊，彷彿阿爸過世那天，她緊靠在還沒長大的阿兄身旁，阿兄也是緊緊握著她的手。

她記得很清楚，那時候的阿母沒有掉眼淚…，這一刻阿幸像個小女孩，讓兒子無聲地安慰著。

「星期六我們再請假回來。」

「不急，我想想看。她叫什麼名字？我是說阿舅的女兒。」

「停雲，停止的停，雲林的雲。」

「停雲？停在雲林？」阿幸又開始低泣。

「我就知道你阿舅的心根本離不開雲林。這三十幾年伊一定很難過…阿兄，你為什麼不跟我連絡？…」

停雲》

小時候寫名字，人家常常以為停雲連自己的名字都寫錯。說她把庭雲、亭雲或婷雲寫成“停”雲。

有一次她跟爸爸撒嬌。

「爸爸，幼稚園老師說你幫我取名字的時候，是不是剛好看見天上一朵漂亮的雲就停下來了？」可是就在那一次，她看見爸爸身後剛好從樓梯下來的媽媽，媽媽臉上一點都沒有笑意，甚至是充滿怨懟地瞪了爸爸一眼。

從小敏感的停雲嚇住了，猜想自己說錯話，從此，她不再問跟自己名字有關連的話。

慢慢的她以為自己的名字也可能跟爸爸的籍貫有關連，像很多早期來台的外省籍父母，喜歡藉兒女的名字紀念他們的故事里，略表飲水思源之情。直到大學的某一天，她在書上看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她才開始懷疑也許除了浮面的字義外，還隱含了爸爸不願說出來的深層感情。

認真回想媽媽離開前，一直都只叫自己「妹妹」，不曾喚她的名字，直到最近整理爸爸的遺物，終於有點明白自己的名字果然是爸爸深藏的心情，也是他的心痛所在，說不定還是媽媽內心揮之不去的陰影。不懂的是如果媽媽這麼介意這個名字，為什麼當初讓爸爸這麼堅持？總之，好像每叫一句「停雲」，就如同爸爸給媽媽一記重擊，他們彼此憎恨。

當年爸爸離開雲林，莫非是媽媽堅持？而爸爸就用我的名字在宣示他的心停滯所在？是不是因為這樣，媽媽不自覺地厭惡這個處罰“工具”？終至決定捨棄只有六歲的女兒？還是媽媽狠心離去的背後，也有身為兒女不能理解的苦楚？

和阿德約好九點碰面。儘管天氣還沒完全回暖，早起後，停雲在旅館簡單用過早餐，就出去散步，走著走著，走到昨天下車的圓環附近。

圓環放射出五道光芒般的筆直道路，小鎮雖然不算繁榮倒也沒有想像中落後，這裡應該算是典型農業縣內進步的鄉鎮吧？！聽說不久之後高鐵也會在此設站，日後想必會有不一樣的樣貌。停雲試想三十幾年前自己還在媽媽肚子裡，這個差一點成為故鄉的鄉鎮，不曉得跟現在有多少差異。

沿著圓環，7-11、全家如座標分據的兩點，像極這個小鎮徹夜未眠的雙眼。

走著走著，赫然發現，這街道的名字，在爸爸的舊戶籍謄本裡曾經看過，說不定爸爸的老家就在這附近，沿路看著，終

於看到門牌號碼了。

那是一家麵包店。隔壁緊臨一條防火巷，巷子口是一家麵攤，小小的，很有年代的樣子，稀稀落落坐著幾個用餐的客人。

走近，麵攤上的招牌寫了幾個小字：「三代六十年老店」

停雲點了一碗乾麵，老闆熟練地翻攪下麵的動作，老闆娘則是很好的幫手，幫忙調味、打包，兩人的節奏很順暢，停雲羨慕地看著他們的平凡幸福；靠牆邊的座位上則有一個老奶奶以緩慢動作在打塑膠繩套，還不忘跟停雲微笑。

「妳是外地人喔。」

停雲笑著回答：「是啊，阿婆，你們在這裡賣很久了？」

「五、六十年，我嫁過來賣到現在。」

「一直在這裡嗎？」

「是啊，附近的店一直換，我們都沒變。」

「阿婆，圓環這裡好像有很多診所。」停雲試探性地問。

「是啊，好久以前隔壁也是開婦產科，本來開得好好的，可惜醫生嬖死了以後，突然就關門，唉！」

婦產科？停雲的心緊縮了一下。

遞上來的麵打斷她們的交談。

「媽，不要一直跟人家說那些有的沒的！」老闆阻止了老人家的話題，反正離約定時間不多，停雲心想：也許明天再來。

商務旅館，有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車子停靠在大門口，似乎在等人，停雲看了他一眼，他也跟停雲點頭微笑。

「停雲？我是阿德。櫃台小姐說妳一早就出去。」

停雲再看阿德一眼，某些神情好熟悉，像爸爸，也像哥哥。

「麻煩你了。」停雲叫不出“表哥”，就像風順著空隙快速穿過，阿德也沒有針對這部份介意。

一路上聊的不離工作，阿德開西藥房，是藥劑師；太太則

在醫院當護理人員。

停雲看著阿德的側臉，剛剛覺得熟悉的神情，或許是他們都習慣微鎖眉宇，有意無意透著某些心事。

車子越開越離人群，經過圓環、市場後轉到外環路。

心想：阿德的西藥房怎麼開在這麼偏僻的地方？

車子又開了好一段路，房子與房子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兩旁的農家房舍都有自己的大庭院。停雲想：「原來阿德住家跟西藥房是分開的？」

但是停雲還是猜錯，車子最後轉入一家安養中心，阿德終於告訴她：「本來我要幫我媽媽請假回家等妳，但是媽媽堅持要在這裡跟妳碰面。」停雲不便多問，下車那一瞬間又像觸電，她習慣性地整理一下圍巾，把自己包得更緊。

穿過安養中心大廳，一群老人家，或坐輪椅，或慢慢移步，或頂著眼鏡吃力地看報，不過絕大部份是盯著電視，彼此不太交談，各自「守」著螢幕。阿德刻意過去跟很多老人家打招呼，也跟一些院內的工作人員點頭致意。

再繞進去，經過整理得蠻清幽的中庭，他們終於在一個單人房門前叩門。

應門的是一個約七十歲的老太太。停雲看過她，在爸爸的老照片裡，她看過這個女人年輕的樣子。

歲月留在眼前這個女人的臉上，同時也映出某些時光背景故事的折射，一股淡淡的憂愁瀰漫著。

「阿德說妳叫停雲？那時候妳還在妳媽媽肚子裡…」

那時候可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停雲心想。

「是啊，我們沒見過面。」

阿幸溫柔地伸出手摸著停雲的雙頰，好像要用自己的體溫溫暖停雲，然後又輕握停雲的手，久久的。

好奇怪，這就是親情嗎？停雲覺得透過手心交流的溫度，竟然可以這麼自然地逐步溶解陌生。

停雲從來不喜歡、不願意讓別人牽手，而現在她正被第一次見面的姑姑牽著，卻沒有急著想要掙脫。

看著眼前坐在椅子上的老婦人，瞬間有點錯覺是換了性別的爸爸。停雲迅即不冷不熱地喊了一聲「姑姑」。

一聲「姑姑」其實是無法拉近內心的距離，有這麼親的血緣關係怎麼會中斷近三十年沒聯繫？阿幸盯著停雲看得出神。

「真像。」

停雲提醒自己不可以扁嘴，可也擠不出一絲笑容，她知道阿幸在說誰。阿幸根本不知道“媽媽”現在只在停雲的身分證父母欄出現而已，媽媽跟她的關係薄弱到只剩下這些。

幾次心情盪到谷底，還真想去戶政事務所或用立可白把媽媽的名字塗掉，卻不知道為什麼終究捨不得把最後的「影子」抹滅。

阿幸盯著她看了好久好久，從她的神色顯然可見她已經時光交錯，陷入太多的陳年往事。

也許停雲太敏感，眼下的這個女人有父親神似的哀愁…

「妳媽媽很漂亮，很有氣質……」停雲不希望姑姑繼續談媽媽。

「姑姑，妳都沒變。」

「沒變？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爸爸過世後，仔細整理他的東西，看過你們合照的老照片。」

「老照片？」

「阿嬤、爸爸還有妳在照相館拍的這張。」停雲從背包裡抽出那張老照片。

「喔…他也還留著。」

阿幸喃喃獨語，旁若無人陷入沈思。停雲和阿德表哥都不知所措，只能互望，以笑代語。

「停雲，謝謝妳來看我。我等妳爸爸好久。我好想好想他…」

停雲沒辦法跟姑姑說爸爸也好想她，因為爸爸絕口不提很多事。

「我最近才知道有妳…爸爸應該很愛妳們，他把照片收得很好。」

阿幸意會地點點頭。「妳能回來真好。」

「姑姑妳住這裡好嗎？」雖然有點顧慮阿德就在身邊，還是開口問。

「很好，阿德一直不願意讓我來這裡，怕人家說他們不孝。其實孝不孝根本不是別人的事，我們自己心裡清楚，不需要管別人怎麼說。」

停雲看阿德跟他媽媽相視一笑，停雲反倒覺得自己多事了。

「我在這裡很好，阿德他們一個禮拜來看我好幾次，我也常請假回阿德家。我喜歡這裡，有這麼多老朋友，也有這麼多人照顧，阿德他們就不必連上班都擔心我一個人在家。」

停雲看見姑姑房裡的書桌上有一串長唸珠和幾本經書，是宗教信仰讓她看淡很多事嗎？

「停雲，妳能留下來吃飯嗎？我請他們多準備一份…」停雲點頭。

「阿德，那你去忙你的事，晚一點再來載停雲。」

阿德走向停雲，輕拍她的肩，轉身離去

阿德》

外婆突然過世後，媽媽常常背著家人流淚。

那時候他不太懂為什麼自己的阿母死了，女兒不能當著大家面前傷心；不過看過阿公、阿嬤、阿伯、阿嬸，甚至是爸爸，明明在談外婆過世的事，只要遠遠看見媽媽走近，話題就中斷，偏偏表情又怪怪的，他覺得媽媽被孤立，小小年紀的他，決定要好好疼媽媽。

以前媽媽會帶他回外婆家。阿舅的醫院生意很好，阿姁有時候會到樓下幫忙，但是大部份的時候外婆跟阿姁都在三樓，外婆忙一些媽媽們會做的事，阿姁就在客廳看一些外國書。

印象中阿姁跟阿舅是醫學院同學，阿姁娘家好像蠻有錢，聽大人們說，阿舅回小鎮開醫院，阿姁的娘家幫很大的忙，可是外婆不太喜歡聽到這些話。

有時候外婆會在房間偷偷跟媽媽說一些話，邊說邊哭。媽媽安慰外婆，阿德就陪伴剛學會走路超愛跑來跑去的表弟。

外婆過世前兩天，阿德才跟媽媽回去娘家。那天懷孕的阿姁不在家，好像是她在美國的哥哥回台灣，她帶表弟回娘家住幾天。

他聽見媽媽跟外婆勸說。「阿母，恁不要做慫代誌喔。」

外婆不聽勸，激動地一直流眼淚。

阿舅那天休診，開車載阿姁回台北。究竟媽媽她們在談什麼嚴重的事，阿德不知道，媽媽把他支開，說大人談事情小孩子不要聽。

第二天阿舅回來，又隔一天，媽媽接到電話，一言不發就自個兒嚎啕大哭衝回去。

外婆那個晚上突然過世了。

那天晚上之後，大人都說一些很奇怪的話，說阿舅阿姁不

孝，說外婆自殺是因為絕望，而媽媽哭腫了眼睛，什麼話都不說。辦外婆的喪事那段時間，媽媽好像也不太像平常那樣跟阿舅、阿姪說話。阿德看見媽媽的傷心和痛苦，不管在娘家還是婆家。

外婆出殯後，媽媽就不再帶阿德回娘家。原來媽媽的阿母死了，她也就沒有娘家了？

印象中，外婆過世後不太久，阿舅的醫院不再營業，他們一家人從小鎮消失，從此阿舅沒有再出現過。偶而問媽媽，媽媽就眼眶帶紅，阿德知道媽媽的難過始終沒有過去。

一年、兩年、五年、十年…，媽媽好像對於“媳婦”“太太”“媽媽”的角色有不一樣的感受，盡本份卻不太投入；連後來阿德考上藥學系，媽媽好像也沒有特別高興，阿德知道必定跟外婆、舅舅之間的事件有關連。他更加心疼媽媽…。

阿德結婚後，跟父母住在一起，可是媽媽常常跟他說，等阿德的爸爸過世，自己老了，請阿德一定要幫她找一間養老院，她不要住在家裡。

剛開始，阿德聽了心裡難過，以為自己跟妻子太忙讓媽媽不滿意。直到媽媽有一天語重心長地跟阿德說：

「阿德，你外婆的死，讓我體悟做老母的要學會放手。」

「憨仔，你跟阿琴的孝心我心裡明白。人生海海，孝不孝是咱家的代誌，沒必要在乎厝邊頭尾、親戚朋友的閒言閒語，想東想西是憨人。」

「阿德，媽媽自己有錢，絕對夠用，你不必擔心媽媽會受委屈，不然，你可以找一家你感覺設備齊全，你會放心的，再說你們常常去看我不就好了？」

兩年前送媽媽去安養中心的那一天，阿德和阿琴邊開車邊哭，反而是媽媽很像要搬新家，心情愉悅，阿德解讀成媽媽強

顏歡笑，偏偏媽媽心意堅決，阿德只好每天上班前就繞路去看媽媽，看媽媽住在那裡真的怡然自得，比過去白天自己一個人呆在家裡時，神采較為飛揚，臉色也紅潤許多，兩夫妻才慢慢接受，也逐漸體會媽媽的用心，或許當家中人手不足時，好的安養中心確實可以讓長輩舒適，兒女放心。

停雲》

停雲在阿幸指示下將兩份餐盤端進阿幸的單人房裡，和關係這麼親近的女性長輩一起用餐的這種經驗，停雲覺得很陌生。

阿幸吃得很慢，彷彿在咀嚼往事，當阿幸不說話的時候，停雲邊吃邊看著她，等待阿幸打開話題。

「停雲，妳錢夠用嗎？」阿幸突然冒出這句話，「姑姑有錢，是妳爸爸這三十幾年來給我的，如果妳需要，姑姑可以給妳一些。」停雲愣住了。因為姑姑爆出原來爸爸並不是完全切割跟親人的關係，還有姑姑居然在第一次見面就提出“錢”這麼敏感的問題。

「妳怎麼會想到回來找我？」阿幸抬眼看著停雲。

停雲心想：很好，她喜歡姑姑這樣開門見山的問，有些事遲早要講開，太多遮遮掩掩的東西需要重見天日；爸爸至死眉宇都釘著十字架，人生之苦大概也不過如此，這是她來這個小鎮的唯一目的。

「姑姑，請妳告訴我過去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好嗎？」

「發生過什麼事？…」阿幸消瘦的臉上添了一層憂傷。

「過去那麼久了，年輕人不一定要知道。」

那是很大的祕密嗎？還是大家說好了不願意再提起而已？

「姑姑，請妳一定要告訴我，我是為這個回來的。」

這次返鄉，停雲好似緊緊尾隨爸爸命運的足跡，絕不能在

重要關卡上少了那一塊拼圖。

「姑姑，請妳告訴我爸爸為什麼離開這裡，為什麼離開後你們都不聯繫了？既然他一直寄錢給妳，為什麼你們不相往來？或者我爸爸是被逐出家門的？爸爸他很想家啊…」

「逐出家門？…是，也可以這麼說。」阿幸幾乎無聲地回答，整個人像溺水之人需要抓住浮木，停雲伸手輕握阿幸。

「到底發生什麼事？」

「過去，一言難盡。」

「但是姑姑，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過去』，妳不告訴我，我不知道還有誰能幫我，我們必須一起翻越那段過去。」

阿幸別過頭，強忍後再回頭與淚流滿面的停雲相視。

「我會告訴妳，我知道也只有我能告訴妳…。」

「姑姑，妳知道從我有記憶以來，爸爸就很不快樂、長年處於絕望的深淵，他幾乎不笑，把所有的心事都鎖在心裡，斷氣的那一刻，我好像聽見他在叫阿母…是不是跟阿嬤有關係？是阿嬤對不對？」

「對，因為阿嬤是上吊自殺的。」阿幸彷彿鼓足勇氣，脫口而出。

上—吊—自—殺？！

這個答案不在停雲所有的假設裡。停雲猛地一震，腦袋一片空白。

「她為什麼要上—吊—自—殺？」停雲追問。

有人說：不管經過多久，“過去”總會找機會追上來。現在“過去”終於出現了，所有過去的問題癥結到底在哪裡？召喚過去，似乎也在召喚亡魂，空氣中好像飄浮著阿嬤和爸爸，停雲突然害怕接下去的答案是她不能承受的，就像爸爸無法接受曾經發生的事件。

「為一些根本不重要的事。」

「不重要的事會要阿嬤的命？」

「人生敵不過佛經中講的貪、瞋、痴啊！一時走不過去、想不開，就作傻事了。阿嬤本來只是想嚇嚇妳爸爸媽媽，為自己出一口氣…」

爭一口氣？母親跟兒子有哪一口氣需要這麼爭的？或者阿嬤要爭的對象其實是媽媽，她的媳婦？阿嬤一死，所以爸爸跟媽媽之間出現嚴重裂痕？爸爸自責之餘，也把纏怨拋向媽媽？他們彼此憎恨的根源原來在這裡？天啊！阿嬤妳這一死，可真的把妳兒子生命中快樂的能力也徹底抽走啊…

「恁阿公過世以後，阿嬤孤單一個人，沿街叫賣豆花，一心要栽培兒子出人頭地，阿嬤愛妳爸爸超過每一個人，愛到沒有她自己，愛到變成一種習慣。可是，妳爸爸回來故鄉開診所的錢，卻是妳媽媽娘家贊助的。妳知道嗎？為了這個，阿嬤痛苦很久，可是妳爸爸跟她說等賺了錢還娘家就好，她聽不下去。阿嬤覺得自己矮了一截…。」

「阿嬤自殺後，別人說了什麼？說我爸爸媽媽不孝？」

阿幸眼神空洞地看向中庭。

「是啊，生活背景不一樣，彼此都有心結。加上外人愛湊熱鬧，越說就越難聽…，閒話總是會誇大、加油添醋。」

停雲不知道怎麼看待眼前的這個姑姑，她是整個事件發生的見證者，不是有義務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為什麼當年沒有替爸爸澄清？她究竟想維護誰？或者她也站在輿論的另一邊？

「事件發生後，當我發現存款還是持續在增加，剛開始我很生氣，覺得是我阿兄，就是妳爸爸想用錢收買我，雖然我知道他不是唯一有錯的人，可是我還是沒辦法再把他當成自己的阿兄了；而且也有點賭氣，看他究竟能用、想用多少錢買回我

阿母一條命。阿母死，因為阿兄沒處理好老母跟妻子的關係；阿母死，親戚、厝邊講得很難聽，連阿德的阿公這邊，看我的眼神也都不一樣，我不知道怎麼辦，停雲，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才對…，然後，有一天，妳爸爸的診所突然停診，人去樓空，從此沒有消息…。」

阿幸將積壓多年的內心話傾吐著，一時潰決。

阿嬤荒誕誇張的行徑，令停雲感到不寒而慄。

「母愛好可怕。」停雲不覺發出一聲嘆。有人死於非命，就有人該被判刑？阿嬤是爸爸生命的決定者，成就他也摧毀他。

這是什麼家庭？停雲打了一個哆嗦，不忘安撫阿幸。

此時剛好阿德出現，姑姑好像也累了，停雲就跟阿幸說：「姑姑，我明天再來看妳。」

藹藹停雲》

離開安養中心，阿德邀停雲跟太太阿琴一齊吃晚餐，但是停雲被這個下午得知的訊息震得有點頭昏，婉拒了，不過還是接受阿德陪她在商務旅館附近的85°C喝咖啡。

「明天我來載妳。」

「我自己叫計程車就好，姑姑可能覺得有些話你不要在場比較好說。」

「有必要把一段你沒有參與的人生再攪和一次？」阿德目光憂傷，喝了一口咖啡。

隔著桌子，停雲仍然可以聽見阿德略帶粗暴的呼吸聲，她知道這個表哥可能出於好意，卻同時覺得他是可惡的，因為他根本不能體會一個長期失去快樂能力的人，是怎麼過日子。

停雲的眼光穿過阿德，望向玻璃窗外，夕陽原來也會這麼刺眼。

「三十年很長，爸爸一直活在失去阿嬤的陰影下，不敢幸福、不敢快樂。」停雲蹙眉低喃。

看停雲一味啃嚙自己的情緒，阿德忍不住開口：「妳太注意自己的痛苦了。在同一個屋簷下，當屋頂垮了，怎麼可能只有一個人淋溼？」阿德沒說出口的心聲卻是：我媽媽受的苦豈是妳能想像？娘家發生的事，同樣讓她在世俗中抬不起頭啊。

「這次我來，不是為了與師問罪，我只想要知道真相。我懷疑眼睛看到的事實不一定是真相。」

「我只能說阿嬤的母愛，可能過於執狂不夠圓滿，不過事件既然已經發生了，活下來的人總是要想辦法活下去，我希望我媽媽能快樂地生活。」

停雲抬眼看阿德，心想：是啊，我也只要爸爸快樂過日子，可是他始終沒辦法，翻不了身…

喝完咖啡，停雲與阿德分手。

家庭的滄桑歷史，總需要找到一個好落點，不然怎麼知道爸爸的悲慘世界可以如何真正終結？

回到房間，停雲讓自己泡在旅館的按摩浴缸慢慢整理思緒。

多年來陪伴在爸爸身邊，總是看到他呈現慌亂、沮喪、懊悔，誠如停雲自己這一路的成長過程也是，今天總算確定爸爸的生命真的出現過一個大洞，而他落足在那個深洞，爬不出來。停雲後悔爸爸活著的時候，自己為什麼從來沒試過協助爸爸離開哀傷的黑洞，也許她一直都不夠成熟，無能為力？也許她多少也有憤怒，畢竟「爸爸」的角色不是應該是“保護者”？成熟的男人必須自己解決問題。

現在她終於慢慢釐清，爸爸始終只是一個兒子，他的阿母丟給他一片碎了的鏡子，於是他後來的人生裡，在拼湊的鏡面反應出來的總是破碎的影像。

那麼事件中的另外一個人呢？

突然，停雲比這二十幾年來的任何一個時刻更想念她，她真的錯得離譜？她的苦究竟有多深？不管她有沒有刻意跟另外一個女人搶同一個男人，她都輸了，而且輸得好徹底，甚至連事件發生時還沒出生的女兒，都一齊被當成賭注，賠進去。

當晚停雲夢見爸爸，是跟阿嬤一起合照時的爸爸，爸爸扶著阿嬤，有說有笑，阿嬤笑得好滿足。夢中的影像與情節跳來跳去，停雲明明在現場，卻像局外人，無法跟他們互動，有很深的哀傷；一下子，停雲又覺得自己不是自己，是姑姑口中形容和她長得很像的媽媽，哀傷持續在渲染擴散…同時，她依稀可以感覺到他們母子原來要的不多，似乎只要相依為命，彼此付出，就很快樂。

停雲在夢與非夢之間擺盪，想留在夢中又想擺脫…

第二天，停雲沒有再去麵攤，因為她大概可以想像那個阿婆要說什麼，也明白那個老闆不希望他的老媽媽重提往事，尤其是對一個來路不明的外客，這麼貿然議人長短是絕對不宜。

請商務旅館的櫃台小姐幫她叫了一部計程車，逕自前往安養中心。

經過一個晚上的整理思緒和情緒，停雲有些想法想再跟阿幸確認。

阿嬤因為環境遭遇不得不面對的堅強，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母愛是支撐她活下去的力量，但是那份對愛惶恐不安的意念，也斷送她自己的生命，悲劇已經付出相當的代價，或許就像阿德說的：灰燼就不要再延燒。

阿幸在大門庭院附近逛來逛去，好像在散步，但是停雲看得出來姑姑其實是在等她。

「我以為妳不會再來。」

停雲扶著阿幸繼續在庭院散步、晒晒太陽。

「停雲，昨天我沒有告訴妳，其實阿嬤自殺前兩天哭著跟我說，有一個晚上，她聽見妳爸爸跟媽媽為了要不要移民去美國在爭吵。當時阿嬤嚇壞了，以為妳爸爸會聽老婆的話，不要她，阿嬤氣急攻心哭了好幾天，所以阿嬤說一定要想辦法嚇嚇他們，不能讓他們就這樣離開她。」

「嚇嚇他們？阿嬤好傻，她可以一齊去啊。」

阿幸搖搖頭，事實上停雲也馬上想到一定有行不通的部份。

「這就是阿嬤的母愛？」停雲頓了一下又說：「姑姑，我能跟妳商量一件重要的事嗎？爸爸離鄉背井三十幾年，我這次回來，無非想在爸爸百日之前，能帶爸爸回故鄉而已，不是要怪誰，也無所謂尋求什麼寬恕。姑姑，就像您說的：過去，一言難盡，誰對誰錯都不重要了。我真的只是想陪爸爸找一條回家的路…」停雲從背包裡拿出一個小瓷瓶。阿幸睜大眼盯著停雲，停雲點點頭。

「裡面有一點點爸爸的骨灰。」

阿幸瞪大眼睛，兩行淚水湧出來。停雲趕快找了一張椅子讓她坐下。

昨晚停雲反覆在想：阿嬤一條繩子，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命運；不能承受的愛與被愛，牽扯生命中無法遺忘的罪與罰，阿嬤失去生命、失去兒子；爸爸失去阿母、失去笑；媽媽失去婚姻，失去兒女，不圓滿的母愛，禁錮這麼多人，這大概是阿嬤想不到的。

“過去”像白蟻經年累月地啃蝕爸爸的靈魂，婚姻粉碎，幸福消失，而姑姑呢？媽媽、哥哥、阿德還有我呢？

「姑姑…可以請阿德帶我去阿嬤的墳墓祭拜嗎？」

「早就撿骨放到納骨塔了，妳爸爸一直下落不明，人家公

墓要遷移，我只好請阿德幫忙找人處理。」

停雲終於說出整晚翻來覆去想到的答案：

「姑姑，我好想讓爸爸回到阿嬤身邊，我可以把這個小瓶子放在阿嬤的塔位裡面嗎？」

阿幸不置可否，緊緊握住停雲的手。

彷彿阿爸過世那天，她緊靠在還沒長大的阿兄身旁，阿兄也是這樣緊緊握著她的手…

回春》

短篇小說類 第二名

陳雅君



陳雅君

個人簡介》

1985年生，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研究所碩士。

現職：補教業行政人員。

曾獲》

98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散文類 佳作

100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新詩類 佳作

評審評語》

本篇寫作技巧純熟，富有文學的象徵意味，可見作者運用文字與敘事功力，皆具有一定水準，將主角老婦人的心境刻畫得栩栩如生，細膩而動人。婆媳兩人形成的對照與互動，亦是小說成功之處，女性的宿命在代代之間流轉，更使得結尾蟲與蝴蝶的意象，充滿了想像空間。

得獎感言》

寫這篇小說時，思索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以及這之間人性的閃光，當你得長期和另一個也許並無好感的人相處時，那漫漫的光陰是如何觸及人內心柔軟的部分，即使只有剎那。感謝曾經和我說要去多多思考人性的郭強生老師，這永遠是最有趣且豐富的思索點，同時能讓故事動人，即使目前我的小說仍然欠缺許多。

回春

她覺得自己感冒了，發皺的頸子內有痰滯留，像蟲咬在喉頭，讓她的體內發癢，她只能用力的咳，咳出許多的氣，卻咳不出蟲，咳得體內都熱了起來，身體所有的力氣都用在專心的咳，讓她只能躺在床上，躁卻悶不出汗。

她乾脆把自己變成一隻蟲，她用毯子將身體裹緊，雙手雙腳蜷縮在被裡，她的房裡無窗，正好，白晝遠遠的在外頭，房裡黑得像土，而床頭有溫水，前些時刻還冒著白煙，偶爾她會從毯子裡露出黃褐的臉，咕嚕一口，討好喉裡的蟲，先別咳先別咳，讓她再多睡一會兒。

她看見土中有別的蟲，兩隻從遠處向她而來，慢慢的，愈到近處牠們長得愈大，從蟲身站成人，然後笑得溫情，靜靜看她，看著看著像是牆上她老伴的掛像，原先就不多的皺紋盡數褪去，是那時的丈夫，剛剛嫁娶，兩人都還沒有孩子時的模樣，笑得她心舒緩，還有些羞澀的揪著，而他的手裡牽著一個孩子，身高才到丈夫的腰際，無論她如何睜眼，眨動幾次稀疏的睫毛，小孩的面孔糊糊，她知道那不是她的兒子，看不清楚，但那個孩子在笑，笑得她從夢中驚醒。

客廳裡的鐘，秒針喀嚓喀嚓究竟是往前走還是往後，不知要剪掉誰的性命，她的額際發汗，身子像是濕掉的柴木，家裡似乎只有她一個人，孫女阿橙要開學了，又回大學的宿舍裡去，她的媳婦這個時間是去買菜了吧！喉嚨又癢了起來，她掀開被子，心驚了一下，突來的空氣，像是酒精，讓她的皮膚仍濕，卻頓時涼了起來，她趕緊探頭，喝了口也同樣涼的水，又縮

回被窩裡去，止不住地，喉頭又咳了起來。希望今晚喝的是熱粥。睜著眼，心裡想那是她的曾孫子，被丈夫牽在手裡，好像也沒什麼再好怨與不捨。

她思索著剛剛的夢境，莫非是孩子太小，即使她那未過門的孫媳悠花流產後已過七日，這孩子仍找不到回去的路，而在人間徘徊嗎？因此丈夫返來接走，臨走前，知道她掛懷這個曾孫，特意牽來看她？但她又覺得怕，他們怎麼只笑不說話，她躺在床上，愈躺愈沒力，夢裡他的丈夫年輕了十歲，曾孫也一下子長大數年，好似他們的所在能讓生命持續強健，永不衰老，臉上的笑容像是電視廣告，在招她，跟她說這裡多好，難道是她的時候也差不多了？想到這裡她的頭又脹了起來，也不知燒退了沒，四肢痠疼痠疼，她焦急的想，媳婦怎麼還不回來？

她再也無法睡去，往左翻，往右翻，試試自己還有幾分力氣，等等該不會無法起身吃晚餐吧，她咳了幾聲，清了喉嚨，啊啊啊的，找到自己乾啞像鴉的聲音，她往丹田處施力，想把「啊」往外拋得遠些，這樣小的聲音，她起不來，喊人時媳婦聽的見嗎？不管如何，她沒出現，媳婦總會來房裡看她的，她只要醒著就好，就在她放棄所有嘗試時，肚子咕嚕咕嚕地叫了起來，比她說話的聲音還響。



晚餐果然是熱粥，媳婦算是貼心，但看見桌上好幾盤醬菜，她又忍不住要發起脾氣來，叫生病的人只吃這些，哪會有什麼營養，更何況她早已不年輕，老年人生了病總是好的慢，居然只給她醬菜，她扯著乾弱的喉嚨，用力吼著：「怎麼就不煮個魚粥呢？怎麼，我現在又老又病，好應付是不是？光吃這些，病什麼時候會好？」這些話聽起來竟像是哀嚎，彷彿是不

著力的棉絮在空中虛緩下墜，她覺得喘，還得小心別被媳婦看出端倪。她的媳婦說：「媽，今天就先吃清粥，怕粥太油，太多調味喉嚨會不舒服的。」哄小孩似的，她說什麼，媳婦總能回嘴，說完剛剛的長句，也讓她累了，不情願地沒再說話，她用湯匙一口一口將白粥送進嘴裡，坐在對面的媳婦捧著碗，用筷子吸哩呼嚕地把粥往喉裡倒，看她沒夾什麼醬菜，還用公筷挾了麵筋放進她的碗，入口的白粥，讓她嘴熱，喉頭也熱。她咕嚕了一句：「我還沒老到不能自己挾。」賭氣地拿起公筷挾了麵筋裡頭參雜的花生，要證明自己所言不假，手穩，挾得又快又好，她瞥見媳婦嘴角若有似無的笑意，這一兩年來，她愈來愈常在媳婦的臉上看見這樣的表情，她想媳婦一定是在心裡嘲笑她，她愈來愈老了，媳婦就要出頭了，但是有什麼好得意的，她在心裡反駁那樣的神情，很快妳那開始長斑的手，會像春天花開，皺紋一起湧上，大鳴大放，妳，妳，妳就要全皺了。

悶頭吃完粥後，她洗了澡，披了件外套坐在客廳裡，氣象播報員正在播報明日的天氣，九月下旬，要入秋了，白晝天氣仍還炎熱，像是氣力未盡，不甘心就此離開的夏日仍在流連，卻沒有足夠的力氣，夜晚氣溫便陡降，冷了下來，究竟這樣要人如何穿衣呢？她的身體還有些發熱，披了件外套覺得更熱了，把衣服拿下又覺得冷，穿穿脫脫，不禁垮下臉來，她乾脆什麼也不做，一抬眼，看見牆上掛著的老伴肖像，總覺得那笑是在笑她，索性不看，目光放在電視機前，一股厭惡感又湧了上來；適巧媳婦端了水，拿了昨日醫生開的感冒藥過來，遮住電視機，藥丸一粒粒被磨成粉，媳婦已幫她把粉末倒在湯匙上，倒了溫水拌勻，她沉著臉一口吞進，趕忙喝水散去喉中的藥味，她的媳婦說：「媽，要不要回房裡去躺一下？」，「我已經躺一整天了，還躺！」說完，兩人都不說話的坐在客廳裡，媳

婦的表情狀似被剛開始的連續劇片頭曲給吸引。

她卻無心於連續劇上，心裡想著該不該和媳婦說剛剛夢見的情景，她用眼角餘光瞄了媳婦一眼，連續劇已經開始了。她厭煩的說：「怎麼這齣還沒結束啊？這到底有什麼好看的？」她眯著眼，電視裡的男女，細長的眼睛，光滑的皮膚，還有凸顯姣好輪廓的妝，把人塗得像畫裡走出來那樣，這些年輕演員嘴巴開開合合，解釋著誤會、說著愛的，像是學舌的鳥，嘴型卻怎麼也對不上配音員唸出的台詞，看了就覺得滑稽，裡頭的人一張嘴再怎麼動就是不對，而電視外的媳婦卻視而不見看得津津有味。

她的媳婦聽見她的話，邊幫她轉台邊說：「媽，還是妳想看這台，阿好嬖她們家是不是都看這台啊？」是那齣惡婆婆對媳婦狠言毒辣的芭樂劇，多看一秒她都覺得討厭：「不用，我不想看，這戲都亂演！」她覺得媳婦那雙眼盯了她一秒鐘，嘴角若有似無的笑意似乎又要泛開來，但她的媳婦說：「這種灑狗血，我不看的啦！」隨即又將頻道轉回之前的連續劇，但她總覺得，那一刻她媳婦轉台的舉動有幾許刻意，像是拐個彎嘲諷她就是這樣的婆婆，只是沒戲裡誇張，縮小版的也沒好到哪裡去，瞧剛剛那表情！

她起身，覺得有些難受，沒開口談那場夢境，咳了幾聲，走到廁所裡，把痰吐出，沖走，走回房裡的途中，她的媳婦喊了她說：「媽，妳要睡囉？我幫妳倒杯熱茶，放在床頭啦！」她的喉頭又癢了起來，沒理會她的媳婦。

躺在床上，她其實是想和媳婦討論，是否該去廟裡求個籤，但是這籤啊、算命的，每次話一出口，兜到最後，話尾還是會回到媳婦身上，大概媳婦也不會認真回她的話吧，還會弄得

兩人都不愉快，讓自己看起來像那台連續劇裡的惡婆婆，她可吃不消。別看她迷信，自從拿了媳婦的八字和兒子阿杉的去給算命的批合，說媳婦這命格嫁進她家，恐對子孫不好，又勸不了阿杉，兩人結婚後，事關子孫，她總是先去廟裡求籤，問生子、生產，還有孫子運途；媳婦嫁進來二十多年有，總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若不是有她，這個家真不知會遭逢什麼厄運。

媳婦嫁進來沒多久，她最掛懷的便是生子一事。左右鄰居婆婆媽媽們在媽祖娘誕辰時，大家包了車，要去進香拜拜保平安，她也跟著去了，在媽祖廟的偏廳裡供奉著註生娘娘，她趕忙報上自己的姓名與戶籍，替媳婦詢問懷孕生子之事，擲筊連續三個聖杯，半欣喜半忐忑的，求了籤，籤的詩文內容她已記不清了，只記得廟方解籤的說，得子機率是一半，要再多祈求與發願；後來只要她路經各座廟宇，大至城隍廟，小至榕樹邊土地公廟，她都會停下腳步，和神明自我介紹，訴說原委，又從媳婦的命格說起，祈求神明保佑這樣的媳婦，順利懷孕、產子，她期盼自己多拜幾次，誠心誠意多發幾次願，便多幾份保佑，各路神明的保佑加起來便是大大的保佑，如此也許能夠和媳婦的命格相抗衡，往後讓子孫事事順利。拜到最後，那些相偕一起外出，或路上相遇的街坊鄰居與友人，都不禁要取笑她，每位神明都知道她的家內事。

果然，沒多久媳婦懷了孕，她跟兒子、媳婦說都是她的功勞，阿杉說：「媽，妳也太誇張！」笑鬧中她努力拜了許多間廟宇便被帶過，她還得開始擔心，懷孕與生產過程會不會順利，向人打探安胎生產與保佑嬰孩順利長大，要到哪間廟宇祈求神明最好，受孕前受孕後，神明有分工，她自己也不敢馬虎，又趕著搭車去拜臨水夫人與三十六婆姊，備了鮮花水果，祈求孫子順利出生，出生後避免犯煞犯驚，一想到媳婦，她就有些

憂心。

當媳婦提早臨盆，送到醫院時，她心裡一驚，孩子莫非保不住了嗎？隨即呸呸呸的怪罪自己說這什麼話，跟著來到醫院，口中念念有詞，又再次請託所有她能想到的神明，觀音媽祖王母娘娘碧霞元君臨水夫人三十六婆姊，玉皇大帝佛祖城隍關聖帝君保生大帝三太子爺，隨即想有些神明不司職生產，自己這樣打擾神明是否太過火，但神明不就是要保佑這些相信祂的好人嗎？自己平日可沒做什麼壞事，媳婦她就知道了，有求有保佑，她在心中不斷祝禱，希望自己的盼念能夠壓過媳婦的命格。

所幸，孩子順利生產，體重雖輕了些，但在保溫箱過上幾日，便也沒事，得知結果後，她擦擦額上的汗，感覺所有神明和她一樣默契，她笑，祂們也笑了。

就錯在這次，才得知悠花懷孕，便趕著要孫子海生，在悠花肚子大起來之前，趕緊結婚，她也想著要找個日子去替悠花求籤、求安產，誰知道籤還沒求，孩子就沒了。她回想夢中孩子的面孔，雖然看不清，但笑得那樣甜，一定是個得人疼的孩子，真是可惜唷。她這樣虔誠燒香了二十幾年，該來的還是來了，再過個幾年，她自己沒有臉面見列祖列宗就算了，可憐的是她乖巧的孫子，要是悠花再也生不出個子兒，這老了誰看顧，想到這裡，她便心疼，氣悶了三天都不理會她的媳婦。

躺在床上，她迷迷糊糊的想，還得趕在海生結婚前，到媽祖娘面前，替他的婚姻求個籤，這次不能再出差錯……大概是藥效發作了，房裡的黑直接裝進她的腦袋裡，一大片又腫又脹的，壓得她只能緊緊閉上眼，沉沉睡去。



隔日醒來，腦子和身體都輕盈許多，今日是他們老人聚會的日子，鼻子裡還有鼻水不斷往下滴，她從家裡直接帶了一整包抽取式衛生紙，不顧媳婦的反對，執意出門。

留在家做什麼呢？就是躺坐在沙發上，從早上的新聞看到午間新聞，接著是昨日好幾齣連續劇的重播，看要更新或溫習哪一齣，然後是電視購物或料理節目，搭配三餐輪流看，電視螢幕的光讓她的眼睛更茫，留在家做什麼呢？

她還是喜歡到社區的老人聚會所，別說老人喜歡來，阿好的媳婦也常陪阿好來，手裡還牽著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小女孩，小女孩臉嫩白皙，活動過後，兩頰紅酡紅酡，走起路來歪歪晃晃，像喝過酒的小老頭，只是身上沒有臭濁的酒氣，而是小孩特有的乳香。

阿好的孫女正在學說話，她特別喜歡逗她，阿好媳婦教小女孩唸她的名字：「粉紅，粉·紅·嬈」，每當她聽見小女孩，粉紅粉紅，嬈，的叫她時，便忍不住笑開來，小女孩的手會撲撲地拍上她的臉，有時候手指頭還不小心戳進她牙所剩無幾黑黑空空的嘴裡，然後她會笑出聲音來，夾帶著氣，呵呵呵地吐笑出來，感覺臉上的皺紋更皺了，但兩頰和那小女孩一樣，她想一定也飛出兩酡紅，只是她的皮膚粗糙，膚色較黑，大家都看不見，她的一顆心還有些不好意思地，隨著因笑起伏的胸腔的節奏跳動。

她單名一個「粉」字，一些朋友會「粉仔」、「粉仔」的叫她，國台語交雜和她聊天，一些則是學小女孩叫她「粉紅嬈」，那是個輕盈粉嫩的顏色，聽別人這樣叫她，身上彷彿什麼包袱都消失了。

她坐在老人會所裡，大家都關心海生的婚事，這些老人們都知道她家有個對後代子孫不祥的媳婦，她說出昨晚做的夢，並且說明她病了一場，要不是今日已好些了，也無法出門和大家碰面了，邊說還邊從包裡抽出一張衛生紙，擤擤鼻涕，她詢問大家是否還是該去抽個籤，一些人點點頭，說著要喔要喔，有拜有保佑，也要留意神明有沒有給什麼指示，一些人是說和小孩有緣無份，也許是讓老伴領回去做仙了，免受凡間之苦，也有一些人笑著聽，安慰她說只是意外啦，別想太多，年輕人生產力很足很夠，生個一打給照顧，還來不及全都抱，七嘴八舌，笑笑鬧鬧，愈說她愈有力氣，彷彿把體內的脹沉痠痛，通通給說了出來，鼻水就乾涸在人中旁，四肢還有些疲軟，卻也輕飄飄的。

直到近午，阿好要回去吃飯，還有收看重播昨晚的連續劇，據說進度正上演到善良媳婦身世之謎揭曉，原來是有錢人家的女兒，出生時被人抱錯，有錢後仍然善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收服惡婆婆，惡婆婆洗心革面的橋段；阿好同她說：「妳媳婦應該也煮了，趕緊回去吃吧！」她看著阿好和她媳婦，還有那個「粉紅粉紅」小女孩，離開的畫面，緩緩起身，走回家去。

起身時，她覺得四肢又發沉起來，等等吃過飯後得再吃一次藥，又怕吃了藥，會不會想睡得無法再次出門和大家閒聊。她和大家閒聊，聽大家閒聊，獨獨就是不談電視劇，當大家問到她時，她就只說家裡沒在看這齣，淡淡帶過，久了大家也不問她，只說那戲直指人生，要她回去看，除了一些誇張的橋段，但那裡頭的媳婦就是哪家的誰，裡頭的婆婆，就跟住在哪棟哪樓誰家隔壁的歐巴桑同個樣板，說到激動處，還得喝口茶，每次她碰見這樣的場景就怕。

她怕自己不小心在大家面前，說了媳婦的難聽話，她怕大

家知道她也在意過媳婦嫁妝沒多少，她怕大家在她背後將她說過的話加油添醋，就像一齣戲那般，一雙耳朵傳過另一雙耳朵，她怕小女孩不願意再「粉紅粉紅」的喊她，然後這樣粉紅輕盈融洽的氣氛，將像一朵飄遠的雲彩，在天邊雖然看的見，卻只供追憶。

在外頭的那些時光，白燦燦地祥和寧靜，老人會所是一座慢的樂園，讓她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除了中午或者傍晚，那些返家，人群漸散的時刻，原本緩緩的時光，會一下子湧上來，推擠著她，讓她轉向來時的方向，那一刻她會真正感到自己的年老。她打開門，媳婦從廚房裡喊著說：「媽，妳回來啦！吃飯了！」即使外頭的日光，透過窗，灑在空中，細細薄薄的光粉鋪在地上，但她就是覺得暗，晒過太陽的皮膚熱烘烘的，熱度也漸漸消退，好似隨著光線與暖度撤離她的感官，她便跟著萎縮一點，又再老了一些，便心浮氣躁起來。

看著長滿斑，層層疊皺的皮膚，一翻開似乎連她都聞到了人老去的臊味，她還以為自己的鼻子早就習慣了這樣的氣味，或許是外頭的空氣太過美好，讓她忘記了自己，像是一個夢境，有時又覺得在家裡的她，和這眼前所見的沙發與電視才是單調的夢，匍匐著她所熟悉的陷阱，她早已能無任何感受的踏入，脫下溫順老人的皮，當媳婦出現在她面前，她又開口說出刁難的話。她已太習慣這樣和媳婦相處，總是這樣，即使想改變什麼，但當自己意識到時，又故態復萌，她已太習慣媳婦幾乎什麼都不說的與她相依偎。

吃過飯後，她決定下午不出門了，連續劇播完的午後，大家總是一個勁的聊著其實彼此都已看過的劇情，同仇敵愾地數落那些背後不知有什麼心酸的「壞人」；她難得的坐在電視機前，戴上老花眼鏡，把頻道轉到阿好家現在正在收看的連續劇

，即使前面所有劇情她都沒看過，在阿好和其他人每週口沫橫飛的精采描述下，她毫無困難的就跟上劇情。她的媳婦洗過碗，從廚房裡來到客廳，看她正在收看以往不看的連續劇，說：「媽，昨天不是才說不想看這個。」，她看了媳婦一眼，只回了句：「隨便看看啦！現在也沒什麼節目可以看……」劇情上演到惡婆婆哭著向有錢後仍然善良的媳婦下跪，求她不要走，不然放著她和喝酒縱樂的兒子，與一雙年幼的孫子怎麼辦？惡婆婆喊著：「我知道錯了！」其他的話她聽得辛苦，不知道是自己耳力真的衰退許多，還是因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我知道錯了！」灑狗血的場景。她和媳婦兩人坐在電視機前，連續劇的聲音鬧哄哄，她有些坐立難安，站起身說：「劇情太誇張，真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喜歡看……」摘下老花眼鏡，她便要往房裡走去，媳婦說：「媽，妳不看囉？」她緩步走回房裡，不知道媳婦是否會露出蔑視的表情，她沒轉身，「喔，對啦，阿杉說他明天就會回來，悠花他爸不是說要一起吃個飯嗎？」關上房裡的門，剛剛好把媳婦的話尾關在門外，惡婆婆尖銳的嗓音，被聽慣的配音員的聲音所取代，媳婦轉了台。



現在，她盯著擺放在客廳矮桌上，開得花枝招展的蝴蝶蘭，幾枝褐色的花莖，挺著俏麗的弧度，一枝莖上開了好幾朵花，還有待放的花苞，湛綠的葉子下垂至桌面，有意無意的摩挲著，這盆花是昨日悠花的父親到家裡作客時送的，看這花姿應該價值不菲，她戴上老花眼鏡，湊近瞧，心裡疑惑這樣的花有什麼好？紅色的紋路條條橫互在花面上，就像老人的皺紋，而這紫紅色的花瓣卻又艷不驚人死不休的，她伸手摸了摸，像絨布，比她身上的皮還舒服，像是一盆回春的花，讓她怔楞在花

前。花的身後是她老伴的肖像，她的歲數早已大過他二十年，這盆花宛若一條神祕的路徑，構築在他們之間，他的老伴盯著這盆花笑，盯著她笑。她想，笑什麼呢？說話啊。

而她的孫女阿橙，因為昨日的飯局而被叫回家，坐在一旁，雙眼盯著電視，什麼話也沒說。阿橙穿著短褲，盤著腿坐在沙發上，十隻腳指頭一隻側貼著一隻，關節美好地彎著，指甲被剪得圓圓的，展露著光澤，赤裸的小腿有細嫩的腿毛，顏色淡得像鬍渣，長髮盤在頭上，露出頸子，光滑地像某種甜糕，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眼白眼珠分明，她即使坐在阿橙側方，看著阿橙的側臉，也能感受到電視螢幕的光輝映在她眼珠裡，但是每當她的孫女將頭轉向她時，她即使眯著眼也看不清楚自己的影像是否也投映在那對眼珠中。

這樣一個年輕美好的生命，她突然覺得陌生，她想開口問她：「學校怎麼樣？」、「交男朋友了嗎？」，模模糊糊的一種情緒牽引，像是要溫習過往她也曾有過的青春情感，也或許是展開一段新的關係，由問候開始那般，這樣短短兩句話，她卻吐不出來，雙頰熱辣辣，彷彿已能預見，她如果說出口，她的孫女會以一種驚詫的目光看她，因為這並不是她說話的語調與方式，她的孫女並不會習慣這樣溫情的口吻。這樣的語氣，她在面對孫子海生時，說的才流暢、自然，她那個早產，從小體弱的孫子，讓她不得不多放點心在他身上，好吧她承認她也是有點重男輕女。

即使電視聲嘈雜地環繞，她仍感到一團無形的棉花充斥在她和她的孫女之間，棉花吸走了所有的聲音，讓她們都說不出話來。而她看花的舉動實在詭異，終至她的孫女無法忽視地開口：「奶奶，妳在做什麼？」，她卻無法解釋自己正在做什麼，「看這花開得真漂亮，應該不便宜喔。」說完，她覺得自己

身上除了老人的臊味，還有一身銅臭，她的孫女看了花一眼，說：「看那樣子應該是不少錢啦！」然後起身，她的孫女問她：「奶奶，妳要喝什麼嗎？」，「喔，不用啦！」，然後她的孫女從廚房裡走出，手裡拿著一杯冰紅茶，「奶奶，那妳看電視，我先上樓去了！」她其實是想說，他們是不是也應該回禮給人家。她的老伴仍掛在牆上俯視著，阿橙走動離去時，煽動了一陣極細微的風，她看著蝴蝶蘭倒映在桌面的影子，顫動地像黑色的蝴蝶，輕輕啄吻她放在桌旁的手背，有些搔有些癢。

她想起悠花家那面掛了一整排蝴蝶蘭的白牆，好似在她手背上飛舞的蝴蝶，就是從那裡飛到這的，白牆旁是悠花摔跌而下的那個樓梯口，流了一路紅色的血，孩子就是在那裡死去，蝶朝她而來。她摸摸自己癟但仍溫潤的肚子，卻覺得空蕩蕩的，紅色的血在流，摩挲過萎縮得像顆乾掉果核，再也長不出什麼來的子宮，時間太久，她已遺忘肚子和乳房飽滿沉腫的感覺，那時的她整個人豐腴而紅潤，也許，也許就像眼前的蝴蝶蘭；她的手還放在肚子上，已經確實存在的孩子怎麼會流掉呢？彷彿一個孩子的誕生和消失，同樣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阿好的媳婦，看她「嘩嘩嘩」地出怪聲逗弄小女孩，曾問她，是不是想要個曾孫女，打趣地和她說：「粉紅嬾，不簡單唷，像妳這歲數的長輩，第一胎都會希望是男生。」阿好的媳婦趁著阿好正在同別人說話，向她靠近，低聲說：「我婆婆最近還問我有沒有打算再生了，想要抱男孫啦！」她說不出其實她求籤拜神，第一胎希望的也是男孫，傳宗接代是當然的，娶妻生子，人丁旺盛，熱熱鬧鬧的，有什麼不好？她只能訥訥地笑說：「唉唷，生男生女都好。」然後，阿好媳婦懷裡的小女孩，像是聽懂似的，跟著她的話尾說「好」，她看著小女孩笑著露出和她相同沒幾顆牙的嘴，又往她的大腿撲將過來，她讓

小女孩往她身上爬，阿好媳婦笑著說：「粉紅嬭，妳和妳孫女感情也很好吼。」那麼她和孫女阿橙的感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她想自己的肚子，如果生出的不是阿杉，或者她能懷上第二胎，是個女娃娃，自己會是什麼模樣？是否那樣來自自身血脈的另一個女人，會是多出的時光，她會去試著理解她從未存在的女兒，彷彿如此，便能加倍理解自己，理解她身邊的女人，媳婦，還有阿橙，她便能更柔軟地對待她們？不管如何，她只知道還能夠生育的女人，她們強盛，有靈動的雙眼，洪亮的嗓音，還有引人注目的身軀，有時她會恍神，以為自己並不存在，整個世界只看的見這樣的女人，只有這樣的女人正在活著。她感受到某種奇異的連結，朝她走來的媳婦，媳婦身後推擠的，還有悠花，有她的孫女阿橙。

她的孫女擠啊擠的，終究要把她擠出生命的邊緣，世界的邊緣，家的邊緣，大家都不會看見她了。究竟什麼時候開始，孫女阿橙只會跟她說：「奶奶，那妳看電視，我上樓去了」、「奶奶，那妳看電視，我出門囉！」、「奶奶，妳看電視，我不吵妳」吵什麼吵，話都沒說到幾句，她也曾想過要唸孫女幾句，但最後還是把話吞了回去，她困窘地想，不看電視，她要和阿橙說些什麼呢？兩個人一起看電視嗎？她想著剛才的情景，有電視聲不尷尬，有電視聲也尷尬。

她真的討厭家裡這台電視，怎麼大家都只會要她看電視，想到這，她便氣悶，她想起兒子阿杉，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一家人可以圍坐在一起看電視，還曾經趁著媳婦和孫子都不在的時候，和她說，不要太迷信，要對媳婦好一點，難道就不能少唸媳婦幾句，好好吃個飯，然後大家開開心心圍坐在一起看個電視嗎？還要她吃飯時少說些話，怪她老是說些有的沒的，把飯桌上的氣氛都弄糟了，孩子們飯都隨便吃一吃，就躲到樓

上去了，這樣短的時間，相安無事很難嗎？

後來，她兒子在家的時候，她看電視總是入戲，裝做一副看得入迷；小時候會幫她槌背，說些童顏童語，讓她發笑的孫子海生，甚至主動說：「奶奶，我開電視給妳看。」她坐在沙發上，其實是在等待因年老而益發突出的喉嚨，顫動的剎那，像桌上那盆花剛剛的晃動，那樣的契機，也許會是一個問句，抽動她的喉管，讓她的內臟因為共振發出嗡鳴，也讓她肚裡那顆乾掉的果核麻顫著，向外滲透到她層層垂墜的皮膚，她會用力，吐出聲音，就像阿好媳婦的女兒，她們互相逗弄時，來自體內更裡層的牽引，由內向外一股灼熱的氣，讓她的聲音有一半都是氣體，但溫溫熱熱，所以沒有關係。

阿橙已離去許久，那陣風才吹到她的身上，花的影子一閃爍，黑色的蝴蝶彷彿飛進她的肚裡，或者，是從她的肚子裡飛了出來，她的喉頭又覺得癢了。

喉頭癢的時候，她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有事要發生，她外出又將常去的廟宇走一遭，口中喃喃，向神明報備又是她阿粉，老朋友口吻，只有預感，卻無更明確的徵兆，無法得知會發生什麼事，只能大大小小，將最近發生過的，與她所想到的細節通通說過一遍，從她上次還未向神明報備的夢說起，到近日與未來親家的飯局，親家看來斯文體面，這門親事應該不錯，又送來一盆蘭花當禮，但那盆花是不是擺錯方位，她看花時，總會看見牆上的老伴。

擲出三個笑筊，曾經和她一起參拜過的人都說她真會擲，神明極少不願回應她，她開始心慌，細想自己和神明訴說的每件事，也許是問的方式不對，或是事情交代不清，最後她詢問是否神明有其他指示，才擲得三個聖筊；抽籤，解籤，將籤拽在手裡頭，整個過程她也當運動，慢步走回家，走得一身汗，

到家時，下午已過四點，溽熱散去大半，初秋，所有的事物約好四點過後，一起降溫般，冷熱對流，一陣風來，把那些細碎帶著她體熱的晶瑩水珠，吹涼。她一進家門，喉頭一癢，又咳了起來。



晚餐，孫子海生也返家，一家團聚吃了飯，她好不容易忍耐到晚餐結束，趁著大家都圍坐在客廳裡，電視上主播聲音鏗鏘清晰地述說著不知發生在何處的死傷事故，她拿出已略微發皺的籤文，扯扯嗓子，聽見自己乾啞的聲音，說她下午求了籤，也不知是否她的聲音微弱，兒子阿杉、孫子海生與孫女阿橙，雙眼都還盯在螢幕上，只有媳婦轉過頭來，看著她，那雙眼裡似乎有些害怕與忌憚，她的媳婦應聲：「然後呢？」然後她將籤文攤在桌上，乾啞難聽的聲音，叨叨絮絮，女主播有力的聲浪又淹蓋過來。

她咳了咳，四肢微微發燙，喉頭用力的說：「是一支下下籤，海生你要再看看，不要那麼快結婚。」兒子阿杉還盯著電視螢幕，海生和阿橙總算轉過頭來看她，海生笑著說：「奶奶，籤都是一時的時運啦」她急切地打斷海生的話：「但是這籤說你的婚事最後可能會是一場空啊，而且解籤的說，悠花難有孩子，這次流產，不就是個徵兆嗎？要不要你們到神明面前再問一次，也可能是我問得不好。」提及流產的事，海生一時沒回話，她的媳婦眉頭一皺，說：「媽，這結婚是終身大事，海生跟悠花也不是小孩了，讓他們自己處理啦！」，海生接著說：「對啦，奶奶，而且不也拿悠花八字讓人合過了，也沒看出什麼問題。」是啊八字是合過了，一時之間她竟不知要再多說什麼，但聽媳婦那副語氣像是怪罪她「又來了」：當初也是極

力反對她和阿杉的婚事，到頭來不也沒發生過什麼真的禍延子孫的事。她想那還不是因為她到處求神拜佛，多少年下來她拜了幾間廟，媳婦一派輕鬆的口氣，她聽了就有氣，忍不住說：「媳婦妳要不要也去改改運！兩個孩子八字是沒問題，搞不好問題就是在妳身上，改改運，換阿橙結婚時，我少操心！」，她的媳婦回了句：「媽……」皺眉嚙嘴，小媳婦臉，她喉嚨乾澀，腫脹疼痛，看見媳婦的臉，更覺有火在喉頭燒。

海生說：「我明天要上班，先回去休息了。」打開家門，匆匆離去，沒要繼續和她多談的意思，阿杉的聲音，頓時讓她心裡一驚：「是好了沒啊……也不能好好看個電視。」新聞女主播正在和電視機前的觀眾們，說聲，晚安。阿橙從沙發起身，說：「奶奶，妳太迷信了啦！」，她的媳婦喊了聲：「阿橙！」話語剛落，雙唇欲收，彷彿在笑，而阿橙睜著那對閃著光的眼睛，也許是燈光，也許是因為年輕有神而晶亮，她黃濁的眼，看不清在那樣的眼珠子裡是否有自己的倒影，阿橙轉身往樓上走去，看她的模樣，彷彿看見一隻惹人厭的蟲。她感到雙肩開始痠痛，並且沉重。



夜半，她睡睡醒醒，終於再也睡不著，今日是無法外出到老人會所去了，喉頭腫脹、發渴，打開房門，到廚房裡倒了杯茶，在客廳裡坐著，燈也不開的，就聽牆上掛鐘的秒針，喀嚓喀嚓。

她從口袋裡拿出另一張籤文，求籤、解籤，排解疑難，求個心安，神明是她的依靠，而且神明的話，怎麼能不聽呢？她就是要把神明的話說給大家聽啊！她只能在心裡向神明祈求，保佑一家大小，把手裡的籤攤放在桌上，這是她擲出笑筊時，

先請求神明指示，神明賜予她的籤，而後才求到海生結婚的籤，先後求了兩張。她將籤文倒著放，讓俯視客廳的老伴順讀這張籤，也希望老伴保佑，再次託夢。

她伸平雙腿，在沙發上躺下，側身面對她的老伴，還有那盆在黑暗中顯得更黑的蝴蝶蘭，藉著窗外微弱的光線，花影綽綽在她眼裡掩映，彷彿所有花的重量都在她的眼皮上，她聽見秒針走動的聲音，喀嚓喀嚓最後糊成一片像水流。周遭仍是黑的土，有河水流過，她隨著水聲，朝它的流向走，土中難行，她躬著背，屈著膝，喉裡有蟲在咬，但她不能停，不能停下腳步，怕一停便頓失所依，水流聲消散，黑暗吞沒，所以她不斷前行，身體愈來愈輕，她的腳步漸快，遠方有大朵紅紅的花像火，開了遍地，水聲在此消散。她踏進紅紅的花叢，細長的花瓣有一片飄了起來，竄過她的胸前，是火，柔軟的火舌，又熱又悶在她的胸口，然後遠方有群孩子在笑在鬧在玩耍，依稀好像還有阿好家的小粉紅，她也想過去逗逗他們，但在那之前，要先穿過這燙人，發火的原野，四肢愈來愈燙，她在夢裡看見自己變小變年輕，也是一個小小孩，無比衝勁在體內，卻動不了。她只好出聲喊那群孩子，來把她帶走，她高聲呼叫，有一秒鐘那群孩子像聽見什麼，紛紛抬起頭望了她一眼，又像什麼也沒聽見，自顧自地玩了起來，她喊：「小粉紅！小粉紅！」只感覺身體搖晃起來，夢境搖晃起來，有人拉她的手：「媽，媽，起來喔，怎麼睡在這裡！唉唷，怎麼這麼燙？」上次的感冒還沒全好，她又大病一場。

她眼皮半開，視線模糊，呆坐著，覺得還有些恍惚，她的媳婦開了燈，桌上的蝴蝶蘭鮮活得映入她迷濛的眼，在日光燈白森的照耀下，紫紅得有些妖異，而她的老伴都做什麼去了，就在牆上看著，夢裡也沒來相救。

媳婦扶著她再次回到房裡躺下，媳婦說：「媽，天亮就去看醫生啦！不要去老人會了啦，上次就跟妳說感冒還沒好，硬是要去。」她的媳婦起身要離去時，她聽見自己的聲音，像佈滿許多石礫，無法平順又微小：「我睡了，妳再走啦！」媳婦也許沒聽見，開門走了出去，她又聽見牆上的秒針喀嚓喀嚓。

也許過了很久，也許不久，房裡的門再次被打開，媳婦將濕冷的毛巾覆在她的額上，她的媳婦在她身側躺下，幫她蓋好被，她全身發燙，又覺得溫溫涼涼，這樣很好。秒針喀嚓喀嚓，像是要剪掉誰的性命，她想起被她忘在客廳裡的她的籤，許許多的籤文她都忘了，獨獨記下這張，神明要跟她說的話：「彼此居家只一山，如何似隔鬼門關，日月如梭人易老，許多勞碌不如閒。」籤就放在那盆始終讓她無法忽視的蝴蝶蘭旁邊，她有些欣羨，那是有著皺紋，又青春正盛的回春花哪，回春之路，回春的夢境，她的聲音模糊成夢裡的那道水流，逆流著返回現實生活。

她說：「早餐我要吃魚粥。」她的媳婦糊著聲音，「嗯」了一聲，黑暗之中，不知道媳婦是怎樣的表情，只聽見媳婦平穩的呼吸聲，沒再說話，早早就睡去了。她想，如果她不是那麼老，說話的聲音就能更亮一點、滑順一點，也許說出來的話，也能好聽一些。

房裡像個盆，她的媳婦面朝她側著身睡，她背過身去也側著身睡，兩人朝著同個方向，不知會不會做同一個夢；黑黑的空氣是黑黑的土，恍惚中喀嚓喀嚓的背景聲裡，好像還聽見客廳細小而異樣的聲響，像是有蝶撲翅，但她已疲憊得不想起身查看，可是她能想見，客廳因窗外的路燈微光微亮，有紫色的蝴蝶在飛，像是一趟折返的旅程，是蟲，是蝴蝶，而此時她和媳婦是兩隻老去的蟲。她覺得上面有神在看，讓她沉沉睡去。

愛說孝》

短篇小說類 第三名

陳錫久



陳錫久

個人簡介》

1955年生，台北工專畢業。
現職：廣告設計。

曾獲》

99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 佳作

評審評語》

小說探討「孝」的問題，寫時代錯誤造成家庭的分離，在上一代婚姻的錯誤中，帶給後代對「孝順」的質疑，並提會到人活在別人的觀念中，造成行事的錯誤。本文採傳統小說的寫作方式，情節設計生動、語言節奏輕快。

得獎感言》

母親逝世半年後
我寫下了這個短篇
一方面對母親的驟逝感到不捨
一方面也希望提醒所有身邊的
親朋好友把握當下・愛要及時
「是孝道，即非孝道，是名孝道…」

愛說孝

「中國人實在是真不孝！」歐吉桑突然這麼說，小吳嚇了一跳。

初春早晨的小學運動場還透著凜冽的寒意，稀稀疏疏幾個人環著跑道快走，間歇著幾陣北風吹來，紅土跑道揚起沙塵，更增添幾分蕭瑟感，也難怪一般人不願意到這裡來，若不是這間迷你小學就在家附近，小吳大概不會選擇這裡作為晨間運動場所。

歐吉桑是這些年因為晨起運動熟識的，不知道什麼時候跟小吳成為聊天的夥伴；站在跑道旁的籃球場內，兩個人有一搭沒一搭地做著伸展操。

歐吉桑問：「你聽過『輪伙冇』嗎？」

「哪會不知！老媽就是受害者。」小吳心底這麼想，同時也點點頭：「我知道。」

「中國人說是最講孝道的民族，其實無影。」歐吉桑有點感慨地說：「咱台灣的家庭，父母年老之後，就要開始『輪伙冇』，輪流在幾個孩子的家裡住，說好聽是輪流奉養父母，有哪一個不是時間到了就急急忙忙把父母送到下一站。」

「古早農業社會大家都住在一起，不會離得太遠，父母親到每個孩子家裡『輪伙冇』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像現在工商社會，老人在台北、老二在高雄，搞不好老三跑到美國去了，真要『輪伙冇』，豈不是把老人家累死了。」歐吉桑唱作俱佳，小吳笑了。

歐吉桑笑著說：「你不要笑，我認識一個朋友家裡就是這樣喔！老母八十幾歲了，兩個孩子在澳洲，一個在台北，就這

樣輪，兩個月在澳洲、一個月在台北，還好老母親身體不錯，不過再過幾年會變怎樣，沒有人敢想像。」

「也有老人家堅持要『輪伙ㄅㄞ』的。」小吳說，心底同時在嘀咕：「像我家一樣。」

「嗯，老人家堅持『輪伙ㄅㄞ』都是為了公平起見，其實人越老越怕改變，在這個孩子家裡住了一個月，好不容易才適應，又要續攤到下一個孩子那裡，台灣人真的有孝道嗎？」歐吉桑語氣有點沈重。

「像歐吉桑你們家不是很好嗎？」小吳說。

「我不知道耶，其實我們也是在『輪伙ㄅㄞ』，只是方式不一樣而已。」歐吉桑說。

會跟歐吉桑親近是因為歐吉桑很神祕，今天還點頭寒暄一起在地上運動，明天就突然不見蹤影，再見面時已是一個月後了；幾次下來，運動場上的朋友都覺得很好奇，小吳忍不住就問歐吉桑，一聊開，才知道原來歐吉桑的父母親已經九十好幾，一直住在老家，請了外傭在照顧，歐吉桑三個兄弟每個月輪流下來陪父母親，所以才會定時失蹤；比照對老媽的照顧，小吳覺得歐吉桑所做的超過自己太多太多…。

歐吉桑接著說：「我父親九十五、母親九十二，一個失智、一個有糖尿病、高血壓，身體狀況都很差，每次回來，會覺得他們只是病人、老人，明知道他們是我的父母，但每次離開時，還是會有鬆一口氣的感覺，你說我有孝心嗎？我不知道…」

「是孝道，即非孝道，是名孝道…」歐吉桑揮揮手，笑笑著離開了。

小吳心想這是那一部佛經裡面的話？在老媽的喪禮法會上，師父發下來的經書裡面好像有類似的經句，明天再見到歐吉桑時要問問他。



把最後一批牛角麵包抹上蛋黃液後，放入烤箱內，定好15分鐘時間，小吳噓了一口氣，習慣性舉起右手臂擦擦汗，雖然才三月天，烘焙間的溫度已經有30度左右了，才要往外走，卻見老婆推門走了進來。

「吳，外面有人找你，說是你爸爸。」美惠掩不住一臉驚訝的表情。

櫃台邊站著一位老紳士，神情有些緊張。

「你是季森吧！」陌生的老先生略帶顫抖地對他說：「我是你爸爸！」

小吳還來不及反應過來，老先生又說：「對不起，這個時候才回來找你們。」老先生的國語有濃濃外省的腔調。

「會不會是詐騙集團？」小吳心底想，但眼前這位老先生怎麼看都不像是騙子，清澈的眼神、飽滿的臉龐、眉宇之間有種熟悉的感覺，中等略微發福的身材，只除了左手不自然地下垂之外，整體而言，除了晨間運動的歐吉桑之外，算是小吳認識中最好看的老先生了。

「對不起，我不知道我有爸爸！」小吳訥訥地說：「從小到大，我從來沒見過我爸爸。」好像電視劇停格的畫面一樣，尷尬的氛圍讓小吳不知如何是好。

「這樣好了，我們先到樓上客廳坐一下，我請我大哥過來，他對家裡的事情比較了解。」大哥在小鎮高中當老師，小吳打了電話到學校，請學校轉達大哥下課後回個電話。

「我以為這輩子再也不會見到你們。」在客廳坐定後，老先生說：「我答應過你媽媽絕對不出現在她面前。」

「媽媽去年過世了。」小吳黯然地說。

「我知道，所以我才能回來。」老先生繼續說：「前陣子我住院碰巧遇到你阿姨，聽到這個消息…，我對不起她！」

小吳看著老先生，如果再年輕一些、再清瘦一些，其實跟大哥還真有幾分相像，小吳內心有一種想要開口叫爸爸的衝動，但回想起小時候，每次問起爸爸都會被媽媽還有大哥喝止：「我們沒有爸爸！」小吳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生氣，沒有人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從有記憶以來，媽媽就是一個人顧著麵攤，撐起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到…。

手機響起，小吳跟大哥說了大概情形，大哥在電話裡激動地說：「你千萬不要亂認老爸，我馬上過去！」大哥是全家人的驕傲，很會唸書，從小學到大學，一直都有獎學金補助，反觀他和二哥，成績老是平平，所以下課都只好乖乖回家幫老媽洗碗。

大哥氣急敗壞衝進來時，小吳正把自己麵包店的名片遞給老先生。

「你回來幹嘛，這裡不是你的家。」大哥嘶吼著說：「沒有人會認你，你走吧！」老先生吃力地站起來，說了一句：「博森…」，大哥瞥見老先生下垂無力的左手，更加生氣地說：「老了、身體差了，想要回來給我們養，別肖想了，你走吧！」

老先生望了小吳一眼，欲言又止，小吳看著大哥不曉得應該說什麼，老先生嘆了一口氣：「我對不起你們」，慢慢往樓梯走去，大哥兀自站在那裡，小吳看著老先生略顯不便的左腳，不自覺地搶到樓梯口，扶著老先生慢慢下樓。

把老先生送出店門，小吳靜默不語，目送他蹣跚離去，回頭看見大哥憎恨的眼神還一直在注視著老先生的背影。

「我跟你講，絕對不能心軟，這個人三十幾年前拋棄我們，把媽媽害得這麼淒慘，現在老了，就想要回來讓我們養，天

底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大哥忿忿不平地說。

小吳回想老媽那張總是憂傷的臉，記憶中很少展顏，是因為父親的背叛，讓母親的人生永遠失去光澤嗎？他一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好像是他們家的禁忌，一個不能碰觸的傷疤，即便過了這麼久，傷疤依舊紅腫疼痛。

「不要同情那個人，他不值得同情。」大哥沈痛地說：「我們小時候，他跟一個外省女人跑了，拋棄媽媽還有我們三個兄弟，而且一直沒有回來看過我們，不管我們的死活，這種無情無義的人，根本沒資格當我們的爸爸。」

「你的個性軟弱，容易當爛好人，我要特別警告你，絕對不可以跟他有任何牽扯，要讓他知道什麼是公理正義。」大哥離開前再三叮嚀。



吃過晚飯後，老婆美惠知道小吳心神不寧，默默泡了一杯玫瑰花茶放著，就到店面看守櫃台；小吳坐在飯廳，喝了幾口茶，很難釐清自己的心思，下午的一切來得太突然，讓他有點不知所措，老媽過世後，他以為自己是個孤兒了，沒想到憑空跑出一個父親來，而且還是外省籍，整個事件就像八點檔連續劇一樣荒謬，從小到大沒有人跟他提過父親的事蹟，那怕是一點兒芝麻綠豆小事，而多年來這個父親也從來沒有回來找過他們，他該認這個父親嗎？大哥那邊要怎樣交代？媽呢？如果老媽還在，會同意他與父親相認嗎？

想到老媽，小吳心中不禁升起一股酸楚，同時也覺得愧疚，如果他能堅持不要「輪伙丐么」，老媽應該還在吧！

從小到大，其實小吳與老媽相處的時間最長，大哥國中畢業後考上師大附中，一路順遂直到師大畢業再返鄉當老師，二

哥則不然，國中開始迷上撞球，蹺課是家常便飯，讀高職時更變本加厲，連家也少回，高二下學期時丟下一句話說要去台北闖天下，就這樣放棄了學業，老媽對他一直莫可奈何，雖然如此，二哥倒不曾回家要錢，還差一點選上撞球國手，連二嫂也是在撞球間認識的。只有小吳既不像大哥那麼會唸書，也沒有二哥的膽量到外面的世界去闖蕩，每天下課都乖乖回家幫老媽洗碗、收拾客人吃剩的殘渣菜餚，一直到高職畢業，甚至連當兵的休假日，也都儘可能回家幫忙，老媽常說：「咱家還是季森最可靠。」

苦日子總會慢慢過去，大哥返鄉當老師、小吳退伍後在台北麵包店找到工作，除了二哥仲森依舊四處浪蕩之外，家裡的環境逐漸改善；大哥、二哥陸續結婚成家後，他也跟同在麵包店上班多年的女友步上紅毯，等到兩個小孩接連出生，他驚覺自己肩上擔子越來越重，決心放手一搏自行創業，與老婆商量後，毅然返鄉開設麵包店，還好一切順遂，麵包店很快就上軌道，雖然是租來的房子，但假以時日要擁有自己的店面應該不難，而且店面就在老家麵攤附近，方便就近照應，兩個孩子也經常在阿嬤麵攤逗留，小吳覺得那幾年應該是老媽人生中最滿意的時光。

「要不是那場車禍…、要是我堅持不要『輪伙ㄅㄞ』…」小吳心裡經常會對自己有所質疑。

「吳，電話！」老婆在前面櫃台呼叫。

「喂～」小吳接過電話。

「喂，季森嗎，你能來一趟嗎？我住在南北飯店301號房，我想跟你談一談。」老先生說得又快又急，鄉音有點難懂。

「我…」小吳猶豫著不知道該不該答應。

「我不會為難你的，我只是想要把事情做一個交代，你可

以來嗎？」

「…好吧！我過去一趟。」拗不過老先生的懇求，小吳沒有開口叫爸爸，但是心想還是再見個面好了。

「老爸在南北飯店301房，我過去一趟，晚一點回來的話，妳就先把店門關了。」小吳交代老婆之後，騎著摩托車出發，雖然沒有正面叫爸爸，但小吳心底很清楚，這是老爸，千真萬確的老爸，只不過「我能認嗎？我心裡想認嗎？」小吳不禁茫然。



站在飯店侷促的小房間裡，小吳與老先生相看卻不知如何開口，老旅店雖然整理得乾乾淨淨，但不知不覺間還是散發著一股老去的霉味，彷彿將兩個人的見面推向久遠逝去的年代。

「坐！」老先生開口後坐在床沿，小吳也在房內唯一的椅子坐下。

「你今年幾歲了，38還是39？」老先生問。

「39。」小吳回應。

「真快，我離開時你才兩歲…，唉！我對不起你們。」老先生一直在嘆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背叛媽媽、拋棄我們，到底是為什麼？媽媽不說，大哥也不說，從小到大，我什麼都不知道。」小吳有點火氣上揚，這是路上過來的時候，他心裡一直在盤算要問老先生的話。

「我慢慢跟你說，我先讓你知道，我們是浙江餘姚人…」老先生說，一直以來小吳的生活周遭都是台灣人，連他自己都是一口台灣國語，突然發現自己有外省籍的身分，讓他有點錯愕。

老先生接著說：「撤退到台灣那一年，我還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唸書，那個時節兵荒馬亂，一切都亂糟糟的，本來家裡的意思是先讓我過來，等情勢穩定下來，再考慮回去還是全家搬過來，沒想到一下子就變天了。」

「我有一位青梅竹馬的女朋友，也是念浙江師範，小我一屆，我們在學校時已經訂親，準備畢業後就結婚，沒想到會跟她失散。」

「苦啊！真的很苦啊！」老先生提起當年還是泛著淚光，「那個時候，有家回不得，人海茫茫沒有人可以依靠，身上也沒多少錢，還好遇到一位同鄉長輩，他帶我到這裡的糖廠，頂了一個事務缺，就這樣定下來。」

「那你怎麼會娶我媽媽？」小吳忍不住問了一句。

「剛開始一心想回去，根本沒想那麼多，只能夠慢慢打聽家鄉的消息，不過那個時候音訊完全不通，小道消息一大堆，通通不是真的，時間久了，心都冷了，眼看同事一個個都已經結婚生小孩，我也有傳宗接代的壓力，不能對不起祖先，所以透過同事的老婆幫忙介紹，跟你媽媽結了婚。」

「結婚那年我已經38歲，你媽媽24歲。」老先生說。

小吳看著老先生，再想著媽媽的國字臉，隱隱可以感受到那段動盪時代造成的悲劇，老先生長得好看，年輕時應該更俊秀，反觀老媽實在很難跟漂亮搭在一塊，兩個人的學歷又那麼懸殊，老先生好歹是個大學生，而老媽根本連唸小學都沒機會，小吳不禁聯想自己究竟是像老媽多一點還是眼前這個老先生？

「既然都已經生了我們三個，為什麼還要拋棄我們？」小吳又問。

「本來我已經死心，準備在這裡生活一輩子了，偏偏有一天，同鄉的那位長輩帶了一個女人來找我，我一看，傻了眼，

兩個人抱頭痛哭，她就是我那訂婚的青梅竹馬。」老先生邊說邊流淚，小吳聽了也不禁鼻酸。

「這下子我的心全亂了，她是趕搭最後一批船過來的，二十幾年來一直在找我、沒結婚，看到我之後，她說要離開，不要破壞我的家庭，可我不能這樣做啊！我對這個家有責任，可是我對她一樣有義務，她是我心愛的女人哪…。」老先生痛哭失聲，小吳不知所措，只好坐到老先生旁邊，拍拍他的肩。

沈寂好一陣子後，老先生恢復平靜繼續說：「我想了又想，實在沒辦法，只好找你媽媽商量，你媽媽很生氣，她不願意離婚，也不讓我把你們帶走，最後她逼我答應，沒有經過她同意，永遠不准出現在她和你們面前。」

「你媽是個好女人，很堅強！我對不起她…。」老先生黯然。

小吳站了起來說：「那…，那個跟你訂婚的阿姨呢？」

房門突然打開，大哥闖了進來。

「大哥！」

「博森！」

「我就知道，你一向沒主見、心太軟，我就怕你過來找他，偏偏你真的來了。」大哥很生氣地說。

「博森，是我找他來的。」

「別叫得那麼親，我不是你的什麼人，你也別想騙走我弟弟，三十幾年前，我們就已經斷得一乾二淨了。」

「走，跟我回去。」大哥轉向小吳，用力推了他一把，小吳沒說什麼，看了老先生一眼，順從地跟著大哥走出門外。

※

「我回去後越想越不放心，怕你做傻事，打電話到你店裡，果然你已經跑過來了。」大哥還在氣頭上，邊走邊罵。

我從來不知道爸爸的事情，你跟老媽也都不說，現在他人出現了，我怎麼可能一點反應都沒有，他真的是爸爸沒錯吧……。」小吳小聲地嘟囔著。

「他沒資格當我們爸爸，你不知道那個時候媽媽天天哭，我很氣，很想找到他，狠狠揍他一頓，但是我沒辦法，我才小學二年級，而你，才兩歲，什麼都不知道，今天還想來認老爸！」大哥說著又大聲起來。

「你也別傻了，以前我們需要他的時候，他跟人家跑了，現在老了、中風了，才想要回來認親，怎樣，你要養他嗎？你有必要去扛這個責任嗎？這樣對老媽公平嗎？對我們三兄弟公平嗎？」大哥語氣慢慢緩和下來。

大哥回家前丟下一句話：「別再去找他，不然不要叫我大哥。」

小吳苦笑著，從他有記憶以來，這個家除了老媽之外，所有事情都是大哥說了算，不僅因為他是大哥，也因為他的表現一直是全家人的驕傲，從小到大，他不曾否定大哥說過的話，直到老媽的突然去世，他才開始對大哥的權威產生質疑。



小吳相信老媽的身體是在那場車禍後變差的。

那一天，老媽到菜市場採買當天麵攤要用的青菜，說是菜市場其實是大馬路兩旁擺滿各式菜攤、肉攤、水果攤，大家戲稱「垃圾市集」的地方，早上七八點正是擠滿買菜人潮的時候，照理說這種地方開車、騎車都不是很方便，是不太可能發生車禍的，偏偏老媽在轉角路口被摩托車給擦撞了一下，整個人跌坐下去、爬不起來。小吳趕到現場時，看到老媽坐在地上，旁邊站著一位中年的婦女，一副心虛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小

吳問過老媽，想要扶老媽站起來，但老媽一直喊痛，小吳不得已只好連絡119，救護車很快過來，就這樣，老媽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復健療程。

有時候人們看到的往往只是表象，就算再親近的人也一樣，發生車禍前，小吳一直以為老媽身體不錯，車禍之後才知道老媽除了骨質疏鬆還有高血壓和貧血的毛病，雖然醫生說以同年齡的人來比較的話，老媽身體算是不錯的，但小吳知道老媽老了，那個小吳從小到大看著她一直忙忙碌碌、進進出出，從來不喊累的的老媽真的老了，一場小車禍卻讓她足足臥床兩個月，等到小吳可以扶著她在老家附近散步，已經是半年後了，而這還要靠俗稱鐵衫的護腰墊幫忙才行。

不過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傷勢可以慢慢復原、錢失去了可以再賺，唯有人心永遠是最大的挑戰。小吳沒想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並不是單純一句“我來做”就可以的。

「阿好姨，身體好多了，恭喜！」陪老媽走在路上，常會聽到左鄰右舍的關懷與祝福。

「阿好啊，恁大漢的呢？奈攏這個小漢的在陪妳？」

「今天氣色不錯喔！妳小兒子真孝順，老二呢？有回來嗎？」

明明是關心的話，卻像一支支利刃，刺向老媽的心頭，小吳不笨，只是很難理解，為什麼台灣人總愛用超高的道德標準，來衡量身邊的每一個人，除了自己之外。

陪老媽開始在戶外散步沒多久，大嫂就來找小吳老婆商量的。

「美惠哪，媽受傷這段期間讓你們辛苦了，我想是不是讓媽住到我們那裡，換我們照顧一下比較好。」大嫂說。

「大嫂妳別這們說，我也沒做什麼，只是就近照顧一下而已，家裡兩個孩子還小、店裡也要忙，所以也抽不出太多時間，我只負責三餐，主要還都是季森在陪媽的。」小吳老婆回答。

「季森真孝順！」大嫂讚嘆。

「那這樣好了，我會過去跟媽說一下，看什麼時候方便搬到我那裡住，季森回來，妳也跟他說一聲。」大嫂說。

小吳回來後，老婆美惠跟他說了大嫂的來意，小吳一想覺得不對，連忙打電話給大嫂。

「大嫂，妳說要媽搬到妳那裡住，我覺得不太好耶，妳那邊是公寓房子，又在四樓、也沒電梯，老媽要上上下下不方便吧！」小吳如實說。

「不會啦，總是也該換人照顧一下老媽吧！」大嫂說。

「還是老家比較方便，……不會、不會，我也只有晚上老媽睡覺前回去陪她而已，沒做什麼，不會影響生意的。」小吳在電話中跟大嫂再三解釋。

「可是現在外面已經說得很難聽了…。」大嫂幽幽地說。

「不要管別人怎們說，只要我們心安就好。」小吳說。

「你比較年輕，有些事情你不懂，我叫你大哥明天去找你好了。」大嫂說不過小吳，只好換另一個方式跟小吳說。

隔天的晚飯後，大哥與大嫂來了。

「媽，我看妳現在身體比較好了，就搬到我那裡讓我照顧吧，總不能都讓季森一個人忙。」大哥說。

「是啊、是啊，媽，換到我那裡住一下，對小叔比較公平。」大嫂跟著說。

「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你小弟不願意，說你那裡不方便。」老媽有點遲疑。

「媽住在老家好好的，不用這樣吧？」小吳質疑。

「話不能這麼說，你當然沒關係，但是你知道外面怎麼說我跟你大嫂？這樣不公平！三個兄弟應該輪流才對，我打個電話跟仲森講一下，這傢伙躲在台北當沒事人，老母是公家的，

怎麼可以讓他置身度外呢？」大哥理直氣壯地說。

老媽沈思之後說：「我看還是『輪伙仵么』好了，才不會讓人家說閒話，博森你打個電話給老二，跟他說一下，還有你」老媽轉頭對著小吳下了最後的仲裁令：「你也免煩惱，我的身體自己知道，無問題啦。」

小吳陪在旁邊插不上話，從小到大，只要是家族聚會的場合，他都只有聽話的份，既然大哥跟老媽已經決定了，他也不能再堅持。



「輪伙仵么」的日子並不愉快，小吳有種感覺，每次上台北或從台北回來，老媽總是悶悶的樣子，小吳問她，老媽卻說「天就好了。」

大哥跟大嫂很守信，時間一到就會來接老媽，比較麻煩的是要上台北時，卻常常找不到二哥仲森，這個時候老媽會先回到老家呆個幾天，大哥很生氣，卻也莫可奈何，小吳幾次想跟大哥說算了，卻不知如何開口。

從小鎮坐一趟車到台北要三、四個鐘頭，對年輕人不覺得怎樣，但是老媽畢竟脊椎受過傷，這樣的旅程對她實在是殘酷的考驗，幾次折騰下來，小吳終於找到變通辦法，老媽要上台北時，由小吳開車載著老媽到台中烏日站搭高鐵，到台北之後，老媽再自行搭計程車或公車到二哥家裡，回來的時候也一樣，這個辦法大大減輕了老媽的負擔，而且老媽的年齡已經可以享受半票優惠，不必在意高額票價，只是老媽每次都會說：「這樣太辛苦你了。」

小吳其實很享受載老媽去坐高鐵的過程，他覺得好像回到小時候窩在老媽身旁，幫忙洗碗、洗菜的時光，母子倆在不到

一個小時的車程裡，經常提到過去的一些趣事，老媽會笑得很開心，回想起來，小吳覺得這真是他與老媽美好的親子時間。

最後一次要載老媽上高鐵站時，老媽有點感冒症狀，不太舒服，小吳認為不必急著上台北，但大哥斬釘截鐵地勢在必行，說他好不容易才連絡上二哥，這個時候不上去，不曉得又要被他拖到什麼時候，小吳拗不過大哥的堅持，只好開車載老媽北上高鐵站，萬萬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跟老媽的相處…。



前一晚大哥打斷了小吳與老先生的會面，早上十點多，小吳送完學校預訂的麵包後，轉到南北飯店，希望跟老先生再見個面，卻發現老先生已經在八點多結帳離開了。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小吳心裡有點期待，期待老先生打電話過來，可是一個禮拜過去了，音訊全無，小吳心想，既然他都已經找回到這裡，應該會再連絡的吧，而且那天也來不及留下老先生的連絡資料，那種既不能主動又渴望再見面的矛盾情結，反覆糾葛著小吳，就這樣一個禮拜接一個禮拜過去，直到三個月後的早上…。

「歐吉桑，怎麼這麼久沒看到你？」小吳在運動場上看到歐吉桑很興奮。

「我爸爸過世了，前陣子在加護病房進進出出，最後還是沒辦法…，昨天才辦完他的喪事。」歐吉桑像平常一樣的爽朗、健談。

歐吉桑說：「老人家已經九十幾歲了，也都認不得人，能夠平靜地走，算是有福報了。」

聽完歐吉桑的話，小吳忍不住將自己發生的事情跟兩三個月來的等待，一古腦地告訴歐吉桑。

「歐吉桑，你認為我該怎麼做？我應該去找他嗎？」小吳不諱言自己的困惑。

歐吉桑說：「我不知道耶，我有一個想法，講出來給你做參考，但是僅供參考而已喔。」

歐吉桑接著說：「我年輕的時候，做事比較鹵莽、不知輕重，父親曾經跟我說：『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事時，心裡有種隱隱的不安，那就先不要做，想清楚再說；反過來，如果你覺得有些事情不做的話會有遺憾，將來可能會後悔，那就去做吧！』，最重要的是你要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而不是讓情緒拖著走。」

「這個世間沒有絕對的對錯，心安就好。」歐吉桑補充了一句。

小吳感覺到兩三個月來持續困擾他的心結總算打開，像太陽露臉，眼前那團迷霧逐漸消散，他很清楚地看到自己該怎麼做了。

因為老媽過世帶來的遺憾，小吳深刻體驗那種想做沒做的後悔與懊惱。

由於二哥的疏忽，讓老媽的小感冒轉變成肺炎，拖了好幾天到發高燒才發現，送急診之後，醫院立即發出病危通知，小吳跟大哥趕上台北時，老媽已經完全不省人事，躺在加護病房，留著最後一口氣，等候送回家，小吳每次想到這裡，心中就有錐心的痛。

辦老媽喪事期間，大哥、二哥吵得不可開交，小吳沒有加入戰場，一方面他氣憤二哥的不負責任，一方面也對大哥的刻板、斤斤計較感到失望，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懊悔：

「為什麼我沒有堅持不要『輪伙丐么』……」。



小吳打電話到台北給阿姨，問起阿姨與父親碰面的情形。

「你怎麼會知道我有跟你老爸見面？那天在醫院是我認他的，你爸沒什麼變，跟年輕一樣，就是比較老而已，我故意跟他講你媽媽過身的事，看他有什麼反應。」阿姨說著就激動起來。

「有啦，看他好像很難過的樣子，他說他那個外省老婆也過世了，好像沒有孩子，活該，變成孤單老人。」阿姨有家族共同對老先生的不滿。

「我沒有跟他留電話，那種人！我只是故意激他一下，怎麼會留他的電話，什麼！他回去找你們？不要理他，讓他做老孤獨，這是他的報應。」

提到當年事，阿姨還是氣憤不平，小吳得不到想要的資訊，只好跟阿姨寒暄幾句，放棄了這條線索。

從阿姨的談話中，小吳判斷老先生應該是住在台北，問題是茫茫台北人海中，要怎樣找人？小吳立刻想到一個人。

「喂，戶政事務所，麻煩請陳建章先生聽電話。」小吳想到了在戶政事務所上班的國中同學。

「老同學，我是吳季森哪，有件事情要請你幫忙。」小吳把尋人的難題告訴了同學。

「沒問題，請你帶著身分證、印章來，既然是你爸爸，我們來申請一張他的戶籍謄本就可以了。」沒想到以為很複雜、麻煩的事情，透過戶政電腦連線，簡簡單單就解決了。

拿到老先生在台北的住址，小吳還是先忙了兩天的時間，把麵包出爐的時間列出注意事項再三叮嚀老婆與助手，一些較高檔的糕餅類就暫時不做，還好正是暑假期間，學校合作社沒營業，不需外送麵包，否則還真是抽不出時間來。

雖然小吳在台北也呆過不算短的時間，但將近十年沒上台北，感覺台北變了不少，尤其永康街一帶，記憶中很安靜的宿舍區，沒想到現在人潮洶湧，變成台北市有名的美食觀光勝地，沿著永康街三角公園走下去，經過咖啡店、眼鏡店、泡沫紅茶、異國料理…，小吳越來越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地方，好不容易找到巷子轉進去，對照門牌號碼，小吳在一家拉麵館前猶疑著，最後下定決心走進去。

「請問有一位吳友直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裡？」小吳向櫃台邊年輕的工讀生詢問。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幫你問店長好了。」工讀生回身走向廚房，向一位廚師模樣的人問話，廚師擦擦手，走出來。

「吳先生是我們的房東，不住在這裡，有事嗎？」店長問。

「我是他南部的親戚，有些事情要找他，那請問在哪裡可以找到他？」小吳不敢說出自己的身分，只好輕描淡寫地帶過。

「我也正在找他，這邊租約快到期了，我想連絡他續約，打電話卻一直沒人接，這樣吧，我把他的電話還有住址給你，請你找找看，如果找到他的話，順便跟他說這邊要續約的事情。」店長很快寫好紙條交給小吳。

走出拉麵館，小吳開始打電話，打了兩三次，都是到出現語音信箱留言時掛斷，小吳就是沒辦法對著機器留言，他看老先生的住址在建國南路，離永康街不遠，乾脆走到信義路口，攔了一部計程車，心想到時候再看著辦好了。

老先生的住處是在建國南路巷子裡的一棟公寓大樓，小吳看到大樓有守衛室，喜出望外，連忙請教管理員。

管理員說：「吳先生在台大住院，已經有一段時間囉。」小吳正想問詳細情形，只聽管理員轉向著一位中年紳士打招呼：「徐先生，你回來得剛剛好，這裡有人要找吳老先生。」

「請問你哪裡找他？」徐先生問小吳。

「我……我是他兒子。」小吳橫下心來認了。

「你一定是季森對不對，太好了，趕快，你來得太好了！」徐先生二話不說，拉著小吳往外衝，到巷子口，揮手招來計程車，把小吳推進車內，自己也跟著坐進來。

徐先生說：「吳叔這幾天情況很不好，我正在考慮給你打電話，剛好你來了。」徐先生喘了一口氣接著說：「我爸爸跟吳叔是老朋友，住在同一棟大樓，吳叔家裡的事我們都很清楚。」

看到小吳還是一臉茫然的樣子，徐先生笑起來說：「對不起，我說得太快了。」

在計程車上，從徐先生的口中，小吳才知道，原來父親來找他之前，已經知道自己得了攝護腺癌，與小吳短暫會面後，回到台北，下定決心動了手術，沒想到術後狀況並不理想，癌細胞轉移到脊椎，三個月的時間幾乎都在醫院度過，雖然請了看護照顧，但所有雜務都是徐先生在幫他處理。

「吳叔從吳嬸過世後，心情就不好，後來又聽到妳媽媽也走了，可能這些都是讓他生病的因素吧！」雖然是初見面，徐先生倒是很熟稔地將小吳當弟弟一樣。

「這是吳叔要給你的信，你先收起來，呆會兒看到他的時候，心裡有個準備，不要讓他太激動。」徐先生再三叮嚀。



「吳叔，你看誰來了！」徐先生爽朗地叫著。

小吳看到父親瘦了一圈，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插著正在輸血的針頭，鼻子上掛著氧氣管，頭髮散亂、眼神虛弱，床邊一台偵測心跳、血壓的電腦螢幕，一閃一閃地讓人說不上的難過。

「季森！」老先生看到小吳，眼睛一亮，掙扎著想要坐起來。

「爸！」小吳輕輕按著老先生，突然間忍不住就放聲哭了起來。

哭了好一會兒，小吳感覺到父親的手正輕輕地撫摸著自己的頭，抬起頭，看到父親也是老淚縱橫。

「你來了，好！好！」老先生虛弱地說。

「爸！」小吳輕輕再叫了一聲，老先生看著小吳又疑惑地望著徐先生。

「沒，沒的事，不是我找他，是他找到我們大樓，剛巧被我碰上了。」徐先生笑著說。

小吳把找父親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老先生，老先生透出了滿足的神情，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徐先生接著離開，小吳坐在父親床邊，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只好輕輕握著老先生的手，整個下午護士小姐忙進忙出，黃昏的時候，醫生來了。

「您是吳先生的兒子嗎？」年輕的醫師很客氣地說：「有些事情我們要讓您了解一下。」醫師將小吳請出病房外說話。

「吳先生手術的情況並不理想，癌細胞有轉移擴散，目前比較麻煩的是胃出血現象，一直沒有辦法控制下來，照這個情況來看，隨時都有危險。」

醫師接著說：「吳先生在手術前已經簽訂放棄急救同意書，所以我們只能用藥物、呼吸器還有輸血方式來做治療，吳先生年紀也大了，你們可能都要有心裡準備。」

醫師離開後，小吳回到病床邊，看著父親緊鎖的雙眉，愁苦的病容跟前次見面大相逕庭，小吳不知道是誰在跟他開玩笑，母親離開後，送了一個未曾謀面的父親回來，現在又迫不及待地要收回去，上帝，是你嗎？為什麼？小吳心底空虛得只想大聲吶喊。

小吳抽出徐先生交給他的信，看著信封上大大的「吳季森先生收」，從蒼勁的字體中，小吳約略可以感受到父親當時的心情。「季森吾兒：

愚父不仁、愚父不義，愚父背棄你們太久了。

我不能用時代悲劇來掩蓋自己所犯下的錯誤，畢竟我真的對不起你媽媽還有你們三個兄弟，我很遺憾但不後悔，假如時間能夠重來的話，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請你體諒為父的苦心。

寫這封信的同時，我已經做好準備，這是一封向你們告別的信，你可以把它當作我的最後遺言，因為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見到你。

有關我的身後事，我已經交代給好友的孩子徐象先，他是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我走了之後他會連絡你，其實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但是我怕會造成你們兄弟的不安，所以還是做了一些安排，說起來，我還真是放不下。

我有兩間房子，一間在永康街巷子的一樓，目前出租給拉麵店做生意，一間就是我目前住的建國南路的公寓房子，我把這間留給你，另永康街的店面還有銀行未來剩下的存款，作為你們三兄弟所有孩子的教育基金，請你擔任管理人，一切細節，象先會跟你說清楚。

很抱歉沒徵求你同意就把責任推給你，但我真的沒時間了，前次見面，看到你們各自都有美滿家庭，尤其你能來旅社聽我說話，讓我稍解遺憾，有子如此，夫復何求，求的大概也是人生最後的安心吧！

父筆」

小吳邊看信，邊看著床上的父親，他感覺跟父親之間39年的隔閡憑空消失了，也許是父親離開時他還太小，感受不到傷害，也許是父親努力要修補父子關係，也許是因為父親跟他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讓他從一開始就沒有責怪父親的念頭；他想，我應該打個電話給美惠，叫她趕快帶兩個孩子上來，讓阿公看看兩個沒見過面的孫子，他再想，我是不是也該打電話給大哥、二哥，不管他們怎麼反應，這也是他們應該知道的權利。

他突然想到，幾個月前，歐吉桑跟他說過的一句話：「是孝道，即非孝道，是名孝道…」

他好像有點明瞭這句話的意思了……。



腐活》

短篇小說類 佳 作

游善鈞



游善鈞

個人簡介》

1987年生，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

曾獲》

99年大墩文學獎 佳作

99年喜菡文學網第三屆散文獎
首獎

100年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好詩
大家寫 佳作

100年海洋文學獎 佳作

100年基隆市第十屆海洋文學獎
徵文比賽 佳作

101年竹塹文學獎現代詩 第一名

評審評語》

本文書寫同志愛的悲歡，內在獨白多，頗具現代主義文學式的美感氛圍。文字優美，書寫也深刻，如「無論自身有多麼悲傷，時間終究冷眼旁觀流逝」。本篇屬心理描繪驅動的小說，情節少、節奏緩，這造就文章的完整，惜也趨於緩慢。或可適當以情節，改變節奏。

得獎感言》

感謝家人、朋友與評審。

腐活

她已經習慣這樣。

點燃一根香菸，然後一口未抽，捻熄在菸灰缸裡。

在這過程裡，或許，就像把玩那破腐不堪的感情一樣，總摻著那麼一點點幼稚的成分存在。

扭開水龍頭，水自然而然，流瀉而出。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將一切事物的發生視為理所當然。自然而然。極輕微，她晃了晃略發僵硬的頸子，將繁複的思緒攪拌得更複雜，而後，陷入某種巨大的思緒聚合體中，連自己也無法察覺，呼出一口混濁的空氣，她伸出如鳥爪般削瘦的雙手——乾燥的膚質每逢冬天，總會產生猶似雪花的細碎皮屑——用凹成碗狀的雙掌盛勻，以穩定速度竄流而下的水流，像是試探水溫似的，她習慣性放掉兩次裝滿，即將溢出的水。

於是日子一天天，彷彿按下了暫停鍵，又開始緩慢過了下去，於是脫皮的皮膚開始，發紅，犯癢。

她討厭十二月，甚至厭惡到想把所有印有十二月的月曆撕毀。也許是因為這提醒了她一年又即將結束；也或許是因為，這進一步讓她清楚意識到：無論自身有多麼悲傷，時間終究冷眼旁觀流逝——畢竟沒有誰，會真正為另一個人停留——她以為自己終於明白了這個道理。

於是用力擰緊自己，像關上一隻水龍頭。

呼吸繃促，試圖將竄動於雙掌間的水流染污，只是這些，與那些，都流逝太過迅速，無法捕捉，只能細細洗乾淨那張臉孔。

取火似的，在新買的毛巾上用力摩擦擠壓，不一會兒，前

一秒還光鮮亮麗的毛巾，頓時被豆大飽滿的水珠，染出一塊瘀青般的痕跡。被遺落在馬桶裡，擰熄的菸蒂，在她身後氤氳成一間更朦朧的浴室，踏進和屋外夜色幾乎密縫為一體的陰暗房間，她開啟電腦，眯細了猶未習慣光線的眼睛，迅速眨眼以拼湊出完整視線。無法理清今晚，失眠的原因，沒有飲用過於濃厚的茶，也沒有急待處理的工作，更沒有看到一半的精采小說。像是個偵探，她一一劃除所有可能性——當刪去所有可能性後，剩下的唯一一個，無論你再無法接受，但那就是真相——她想起不知在哪裡讀過的對白，並試圖背叛這僅存的解答。

「噀！」

忽地，在谷底般的深沉黑暗中，發出一聲聲響，宛如往冒泡的沼澤，擲入一顆石子，聲音立刻被周遭吞噬淹沒。對機器一點兒法子也沒有的她，不懂為什麼每當連上網路的瞬間，電腦總會發出這莫名聲響，儘管細微，可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卻難以忽略。不過既然一切系統都能正常使用，她也就自然而然不會繼續在意了。

是的，只要一切能正常運作，所有細小的摩擦都可以合理忽略。

每當網路異常緩慢，她總不免想像那個情景，想像一條不算寬敞且被挖得坑坑疤疤的道路，充塞了許多百無聊賴，像是夢遊，表情卻又像是睡不著的人，漫無目的，遊蕩，消瘦，成為一具具銀白的骷髏。這想像隨著網路的緩慢，益發鮮明，彷彿夜空被那一大叢骨骼，照得一片通亮，餘光落在擱置左手指尖前的馬克杯，純白杯緣弧度優美，隱約透著一抹淡紅色，彷彿黑暗是個嫵媚的女子，正細細啜飲著裡頭昨晚尚未喝完的咖啡。她覺得沖泡咖啡，真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了——只要將自己升溫、溶化、滲透，再倒入——光是這麼想著，她空空無

也的胃就隱隱刺痛。

終於，網頁開啟了。

和一般網路使用者不同，她的首頁，不是被浮誇廣告佔據的庸俗奇摩，而是歐盟的原文官方網頁，即使歐盟經濟體面臨危機，卻依舊令她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優越感。

她開始搜尋「我的最愛」，每次開電腦，她便会習慣將裡頭所有網站從頭瀏覽一遍。處女座的她，「我的最愛」的分類相當仔細——她卻也明白，並不是每樣東西都能清楚切割——將目錄拉到最底端，在沒有分類的那一區，她瞥見一個圍棋網站，這讓她想起東部老家裡頭，有個空置已久的房間，擺滿無數個獎盃——那全是她贏來的——從小，她就是個多才多藝的模範生，和現在的自己乍看之下並沒有任何區別。

那些粗製濫造大量複製一摔即碎的獎盃，有一大半都是參加圍棋比賽得來的，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圍棋她已然記不得，大概又是因為她那什麼都喜歡沾一點的父親臨時起意吧？然而她卻永遠忘不了一件事：她曾經喜歡圍棋多過於一切。因為這無須像排球和籃球之類的競技運動會有粗魯的碰撞或陰險的小動作，也無須被人們主觀的想法和價值觀所左右——因為後者，她早已放棄了文字——圍棋不一樣，她曾經這麼以為。

雖然一樣是有勝負的比賽，但完完全全是實力之爭。

黑白分明，相對卻又絕對的存在，對弈的兩人耗盡心思，在狹窄卻也同時極其寬敞的十九路棋盤上一決勝負——這才是她理想中的比賽——如此一來，就算徹徹底底輸給對方，也沒什麼值得埋怨的吧？

她曾經這麼以為。

每次發生爭吵，你和她不發一語，躺在床上彼此背對，假裝過於沉穩的呼吸錯覺入睡時，她總是將你那些缺乏理智的話

語在腦中反覆撥放，以為這樣能讓自己麻木，以為讓自己麻木之後，便能刪除所有意識。相對的身軀相悖的意識，影子卻往相同的方向流淌，儘管沒有任何交集的身長。

她無法說服自己為了安裝你，而反安裝了自己。

按下右鍵，開啟另一個嶄新的視窗。

愛撫著日漸消瘦乾癟的雙唇，她連到了Youtube，想著自己終究也有世俗的一面。其實早已擁有這張專輯，其實早已將這網頁存入了「我的最愛」，但她依舊習慣每次，都重新搜尋一遍，彷彿若不這麼做，這首歌就擠壓不出任何聲音似的。輕敲滑鼠，熟悉旋律立刻從覆蓋著灰塵的音響裡傳了出來，歌曲是點閱次數超過兩千六百萬次的“ Sometimes Love Just Ain't Enough ”。

聲音不怎麼清楚。

於是她好想好想，拆下自己的耳朵反覆檢驗，卻沒有發現任何瑕疵。

對她而言，這罕見的不是原唱，而是孫燕姿後來翻唱的版本。當然她是先聽過原唱後才在某次機會裡偶然聽到翻唱，但她不得不承認，翻唱版本的確更為觸動她的心。而這也成了她唯一會注意的華人歌手。

她只記得，你說兩個人的生活，太重。

每當回想起這句話時，她總不免露出一抹苦笑，因為她以為，一直以來那個揹著沉重行李的人，是自己。

她永遠無法忘記當你，說你從未聽過珍·奧斯汀這個作家時的震撼，這讓她覺得心中似乎有某個角落開始崩垮。這無關任何學識上的偏見，只是這令她深深覺得，時代真的和以前完全不同，而自己竟然沒有注意到絲毫更變，只能如久夢初醒般，強迫自己接受這種種跳躍式的演進。

0 1 0 0 1 1 0

1 0 1 1 0 0 1

「沒有一個女人在讀過《艾瑪》後還會想結婚的。」

她想起某本書裡的句子，不禁莞爾。好險現在想不起那究竟是哪本書——要不然就可以燒來取暖了——她自娛想著。

然後突然有股急欲逃離書房的衝動，她站起身，狼狽涉過一大漥黑暗。伸出手，握住門栓的瞬間，她突然覺得生活，就好比積滿污垢的門把，又或者，像是個怎麼用力洗刷也洗不乾淨的水龍頭，除非狠下心徹底拆除，換成一個全新的，否則那一圈圈或淺或濃的黃色污漬，根本不可能完完全全消失。她轉念一想，沒錯，這不就是我們所憎惡，可卻又不能輕易放棄的生活。

該死的生活。

踏出房間，以為跨離的思緒又沉溺入底——究竟有多久沒靜下心來好好看書了——那些人們口中所謂的經典文學。腦中記著的除了幾種經濟模型、經濟理論或者投資分析工具外，往前追索，或許還有幾本推理小說，再往前一些，就只剩在升上大學之前閱讀的世界文學名著了。在所有世界名著中，她最喜歡狄更斯的《雙城記》，因為她喜歡富有意外性與衝突性的情節，並以為所謂的犧牲或者奉獻大抵便是如此。至於第一次讓她痛哭流涕的是小仲馬的《茶花女》，當她看到那封至誠深情的信時，她哭了。而這也是她最後一次為書中情節落淚。

於是，你就這樣抱住了她。

在理應浪漫的那一剎那，她竟拼了命思索，究竟誰得是分子，又誰，得是分母？如此一來，兩人才有可能，將彼此從切割開來的個別存在，融合成無法動彈的唯一。

在溺斃之前，她浮上水面。

一如既往，電腦再度當機。

她眨了眨眼，搓揉著面孔，站起身，一把將如細根般攀爬入壁的插頭扯出，那瞬間，她覺得自己體內，彷彿也有什麼東西被撕裂開來。停格畫面消失，螢幕頓時暗下，無論那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從現在看起來，就好像根本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般。起點與終點，到底該如何劃分，又或者路途該拉得多長，才是具有真正意義的旅程？房間僅剩的光源消失，猶如失去火光引領的幼獸，她背對著蹲在空蕩蕩的插座前，細細感受某種東西，正從自己體內緩慢流走。

究竟什麼時候，在還沒拉開窗簾還沒推開窗之前，便能確信外頭早已是一片晴朗天明？

待在每個狹小房間每個狹小的她心想。

小時候，爸媽曾經很擔心她交不到朋友，因為國小時的她總是獨來獨往，甚少和別人玩在一塊兒。一直要等到上了國中以後，這種情況才稍微改善了些，也許是深知交際的必須以及人與人之間相處時應有的柔軟身段，她早已可以適度容忍並且調適。她曾經以為，自己其實並不是不喜歡和別人互動——或許有那麼一點點也說不定——只是無法負荷過多噪音，無法久處於像夜市和園遊會那種過於擁擠熱鬧的地方。

而她發現，自己似乎又回到了那個曾經。

她記得爸媽曾經說過，和一般小孩不大一樣，她從小就是個不怎麼哭鬧的孩子，總是安安靜靜的。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她討厭看見男人哭，或者該說，她討厭看到別人哭。她不能理解，究竟有什麼事值得，讓一個人如此崩潰，醜態盡出。這種示弱的舉動，她敬謝不敏。她曾看過一部日本電影，在那部純愛電影裡，男主角為了女主角做了許多犧牲，然而女主角卻理所當然地全盤接受。她還記得，當電影散場，眾人紛紛如

魚群般游離宛若破了個大洞的電影廳時，她聽見許多人這麼說：「那女主角也太任性了吧，什麼都不做，只是讓男主角一個人那麼拼命。」當時的她，似乎也這麼想。然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她發覺，女主角其實比誰都痛苦。

很多時候，袖手旁觀默默等待，比什麼都還教人難以忍受。

已經很久沒哭了。對很多事，心並不是完全不會感到傷痛，只是，不知從何時開始，她以為自己能將體內所有感受切割開來，用一部分去感覺哀慟，而用另一部分，冷眼旁觀。也許自己只是將大多數的意識遺落在後者而已吧？

她這麼解釋。

從來沒有人稱讚過她手巧，儘管學生時代的她，總是都被分配到美宣組。但她不明白，由一個人的外表或者字型甚至不足五十個字的自我介紹真的就能判斷一個人的適性嗎？然而無論如何，她相信不管被劃分至哪個區塊，自己都能泰然處之恰如其分。也許就是因為身處任何環境，都能故作若無其事，以致於讓她從不覺得，生活是否真的產生了什麼改變。

生活是否真的產生了，什麼跳躍式的改變？

天氣預報說今晚鋒面來襲，日夜溫差很大，凌晨時氣溫將下探9度。她特地調升了溫度，暖氣機發出僵硬的運轉聲音——像是作出久未練習的舉動——伴隨溫度的漸層，某種匿名的指紋，沿著她的脊骨潛行而上。如果遺失了指紋，如果遺失了觸覺——還有如果遺失了太多如果——呼吸逐漸轉為沉悶空氣，她感覺有些窒息，拉了拉略微鬆脫，失去彈性的毛衣領口，氧氣還是徘徊得好陌生。

她不清楚自己是否總是這麼理性。

並不是不想任性，只是，那些能讓她任性的對象，在無法確切憶起的時間點上——從身旁消失淡出，而餘留下來的自己

，似是僅存的負面參考。能否有一個人能完全接受另一個人完整的任性，即使只是暫時的偽裝，也好。不會撒嬌，或許正是自己最大的毛病，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是，只是要這麼厚顏無恥依賴一個人，實在太難。她不懂，明明自己一個人就能辦到的事，為什麼，為什麼需要另一個多餘的肩膀？

她喜歡，用小小的肩膀，背負巨大的包袱。

「女孩終究會長大的，不是嗎？」

記得一齣前陣子播映的熱門韓劇曾經有過這句對白，就是因為聽到這句話，她才放下了手中的遙控器。深夜裡空轉的戲劇，悄悄映照她的心情，沒有嘗試否認，當周遭的一切跼步遠離，柔軟卻冰冷的沙發上只剩她一個人。

她以為自己游出房間，沉入另一個房間。

掙扎地睜開眼，如相框般的電視螢幕幽幽透著光芒——所有節目已經播畢——逐漸朦朧的影像，眼前上演一場她無力涉足的戲碼，維持著躺臥的慵懶姿態，她拉起癱軟於椅腳的小毛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已經習慣在沙發中入睡，而當她逐漸習慣後，才了解：

原來一個人的生活，沙發和床，根本沒有任何分別。

米白色的沙發像是海綿，吸收了所有夜色——米白色並不是她最喜歡的暗色系——每次她都會這麼想，若是當初肯多花一點點錢的話，若是當初可以再堅持一下的話，若是當初，是自己一個人的話。

這樣的夜色會否重疊而溢出腦海裡的狹窄沙發？

她不斷這麼思索，覺得自己變得好潮濕。

將照片一一從螢幕中抽出，然而劇情仍恍若無人般，持續在眼前排練。沒有邊界的相片像是無所適從的幼獸，稚嫩眼神像是好久以前的事，悄聲秘語被放大後顯得無趣，出走的文字

試圖借宿為信件，可那些過於狹小的流浪足跡，似乎只能容納沒有她駐足的風景。

有時候她以為，總有什麼能用以填補那空缺，卻沒發現那試圖彌補的過程，卻讓那空虛變得愈加明顯。

就如她真的以為，日子一天天過下去，會好一些。

曾經，一個人時，她特別害怕看喜劇。一個人觀賞喜劇，尤其容易感到傷悲。所有笑聲，被鎖在眼前的盒子裡，連自己僅存的上揚嘴角，也一併剝下收藏——小心翼翼，以為是什麼珍寶——成了眾多目眩神迷廣告中的一份子，她才發覺，太多顏色會讓人拼湊出錯誤的自己，也發覺，太多聲音會讓人忘記說話的原因。戴上耳機，不是為了聽見什麼悅耳旋律，而是為了讓自己聽不見。

聽不見。

當她聽到同事們討論今晚的月亮是有史以來最大最圓滿的時候，雖然表面上故作若無其事，但回家的途中，她的確伸長了頸子，試圖從狹小車窗眺望遠處的月亮。但她卻沒有看見任何值得記起的月景，因為今晚的雲層太厚太重，整輛公車彷彿負荷著所有乘客的失落般緩慢了下來，夜裡的柏油路面霎時模糊了邊界，變得好長好寬，延展成一片寬闊無際的海面。

隨著公車細微的心悸，一瞬間，她以為自己擺渡成了一艘船，隨著潮汐靠岸離畔，潮濕的雙手如水墨般染開指紋，向外吞吐出一圈圈無法卜算的漣漪。但船就這麼沉了。她沉默著，想像自己正行走於廣袤蔚藍之下，光芒觸及之外。她有時會這麼想：如果自己是一座城市，會選擇如何消失？要成為滾滾黃沙底下的龐貝城，或是幽闇深海中的亞特蘭提斯？

如果自己能是一座城市，究竟要如何消失。

她將手指塞進鑰匙孔，卻打不開門。

她曾經是個怕麻煩的人，卻不得不承認搬家的確有個好處——能將所有不願記起的過往一併遺棄——就算故作若無其事，亦能毫無愧疚。然而她也清楚，真正重要的東西，無論怎麼搬遷，都無法徹底遠離。大概是教國際金融的教授曾經說過的吧？他說只要過了五年，所能記起的模型就只剩供給和需求了。現在想起來，那位教授課雖然教得不怎麼樣，不過這番話倒是說得一點兒也不錯。人生，抑或生活，不過是情感上的供給與需求，在超額間調整至均衡，然後對一切變動故作若無其事。

在地毯邊緣坐下，然後躺臥。用指尖掀起一大塊地毯，磁磚的冰冷觸感和房間裡的暖氣造成了微妙溫差，漸層在隨著年歲逐漸變得蠟黃的肌膚上。以前曾養過狗，和大多數人一樣，那是她從小便懷抱著的眾多夢想之一。如今，像這樣慵懶地躺著，彷彿還能聽見狗兒濕潤且柔軟的肉球，踩踏著光滑地板的聲音。她很喜歡那種帶著略微黏膩感的腳步聲，既細微又隱匿。轉念一想，想著這樣蜷縮在地板上的自己，讓她不禁想起吉本芭娜娜的那本《廚房》。在很多方面，她覺得自己或許和那裡面的女主角相當類似。

靜靜地，半夢半醒間，她想像有一隻狗從臥房輕輕步出，橫越自己的身子，留下一個個或深或淺的聲音。

她和你一起搬來這裡，已經將近三年，打包搬運時的紙箱，她一直好好收著，彷彿隨時準備再次搬遷。但並非所有事物都能完整轉移。她從沙發底下的收納箱裡捧出一個瓦楞紙箱——撕開膠帶時遺留的疤痕竟還清晰可見——裡頭裝著滿滿的錄音帶，如牙齒般整齊排列眼前，塞滿整個瓦楞紙箱的錄音帶上，用紅色簽字筆標註著數字，每個數字，都紀錄著她每個不成

——喀啦喀
農更深的黑。

她在你遺留下來的巨大空白中，試圖用自己的影子填補。

每一捲錄音帶，都紀錄著你遺留下來的空白。這讓她想起以前——大概還是小學的時候吧——由於每晚睡前總要聽錄音帶才能安然入睡，於是便和兩位姐姐一起天馬行空胡謔劇情，自己配音錄下來，然後在晚上撥放。還記得那時候自己總忍不住笑場，反反覆覆錄了好幾回。

整座城市的夜色尚未流盡。

她站起身，忽略影子曾經負載的重量，走進浴室，她皺起眉，彷彿能聞到昨晚噴灑的鹽酸仍瀰漫在空氣中，尚未完全稀釋。如廁後，她自然拉起坐墊，那瞬間，突然覺得這種習慣很可悲。

原來在你離開以後，她慣於遷就的症狀仍不時發病。

當整棟房子，因哭泣而劇烈顫動時，她已慣於充當個旁觀者，若無其事跟著節奏一起搖擺。當家俱紛紛錯位，她遊走在房間與房間之間，埋怨凌亂的足跡太多，待在原地太容易迷路。客廳窗邊擺著一台跑步機，以前的她是慣於原地奔跑的——像是遊樂園裡的旋轉木馬——但當遊樂園打烊，甚至久而久之荒蕪遺忘，無法奔馳，亦莫能掙脫。

在洗手台左側，有一排用透明膠帶固定，猶如首尾貼黏而起，宛如撲克牌般的物體，她湊近一看，發現那是一長串來自不同國家明信片拼貼而成的景色。若真有那麼一個國家獨攬這些景緻，那肯定是你，和她抵達不了的烏托邦。翻至背面，她發現後頭爬滿密密麻麻的文字——中英交雜——其中一張甚至還寫有西班牙文。她小心翼翼將那張明信片撕下，然後自以為天衣無縫將裂縫重新接合，故作若無其事。

而這一直是她想做，卻總是徒勞無功的嘗試。

她用如鳥爪般的細長手指，叼著那張明信片，走進廚房。

廚房沒有燈光，藉著客廳電視溢出的微弱光芒——她以為自己關上了電視還是她真的關上了電視——忽地，幽閉廚房被一星火光給驚擾，逐漸向外擴散，灼出一個窟窿。而她，蜷縮在那洞穴的入口，像個盜墓者——可她卻像是急於挖掘自己的墳——那團火開始嚙食那張紙，一瞬間，她以為那並不是明信片，以為一把火，便能燃盡所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看著因有物體可供燃燒，而愈顯活躍的火光，她將身子向前傾，不願只是想像氧氣逐漸被取而代之的情節。

——鈴——

電話突然響起，尖銳聲音穿透耳膜刺進她的腦部。她漲起胸腔，挺直腰桿，用力吸了一口氣，一場鬧劇於焉落幕。往客廳走去，電話還在響，電視還在空轉，身後的明信片還在燃燒，背部刺上的綿密文字還在掙扎。

而她還在。

還來不及接起電話，電話便恢復沉默，像是注射了鎮定劑的病人暫時假寐——她相信除了小孩，沒有誰能真正入睡——站在這裡，她能一眼望進書房，電腦螢幕的光線，勾勒出馬克杯的輪廓——還有那抹淡淡的唇印——她覺得自己站著的地方和書房之間，似乎隔著一道厚重卻無形的牆，所以對於那種遠離想像的真實，她錯覺那裡其實並沒有電腦，也沒有馬克杯。更沒有唇印。

她轉過身，將門闔上。

於是黑暗便探得更遠。

有時候她會有這種錯覺，錯覺這整棟房子其實是輛正緩慢駛動的火車。之所以會有這種誤解，大概是因為當她站立時，總覺得地面似乎，正輕微晃動，而當窗簾被全數拉上，無絲毫景色可供參考時，這種錯置感便愈顯鮮明。她曾經——受到阿

嘉莎·克莉絲蒂的影響——很想獨自一人拎著行李箱，跳上一秒即將駛離月台的通舖列車來趟長程旅行。綿延的火車彷彿能穿梭悠遠時間，駛進另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而在那裡，人可以置身於時間之外，也置身於所有人事物，之外。

她跳上火車，卻佇立月台。

目送那節空無一人的車廂，載走那遍尋不著鑰匙孔的行李箱。

坐在馬桶上，她望著空無一人的浴缸，裝滿黑暗。那會是什麼溫度呢？她心想，然後以為你走進浴缸，早已到達臨界值的黑暗順勢溢了出來，擴散到她的腳邊，和周遭的黑暗融成一片——突兀的存在彷彿不再存在，隱匿的輕盈或許仍然輕盈——她仰起頭，喉嚨將急欲迸裂的話語哽住，天花板上的冰冷瓷磚無法映照出她的面孔，她彷彿一隻鬼。

地獄，是不是就像這個樣子？她曾經想像過死後的世界究竟會是什麼模樣。而這似乎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記得母親曾說過，若是真給她遇著閻羅王，一定要向祂埋怨為什麼要讓自己不識字。那時的她只是覺得好笑，笑說為什麼要把這種事怪罪給閻羅王，雖然她也不清楚究竟該向誰追究。

那麼，如果自己遇著了閻羅王，該向祂抱怨什麼呢？她想著，然後環視四周——如果這真是地獄——她不斷旋轉著，思緒卻始終盤旋這個問題，直到自己再也壓抑不了嘔吐的慾望，她拔足奔向浴室，由魍魎鬼魅嘔吐回血肉之軀。

——那就怪祂為何讓自己讀懂文字吧——她想。

她突然好餓好餓。打開冰箱，看著如牙齒般排列整齊的紙盒，裡頭裝著的是各式各樣的濃縮料理。她曾經以為，所謂的美味就密封於此，標價得清清楚楚。她還記得有一天，早餐吃了牛肉捲餅，中午吃了紅燒牛肉麵，而晚上則是吃牛肉燴飯——真是個極端的人——她有時會給自己下這種結論。

想著，她笑了，因為不擅烹調的她，冰箱裡總是堆放了好幾天份的太空速食包，而她唯一的長處，大概就是將一個個紙盒排列整齊。你曾笑著說，最喜歡吃她微波的料理，而她竟也信以為真。當你逐漸減少共度晚餐的次數，她只是以為你患了夢遊而毫不在意。

因為她時常夢遊，並且你也尾隨左右。

在關上冰箱的瞬間，她發現裡頭擺了一隻錶和一副撲克牌。那是隻她未曾見過的錶——雖然是極為知名的品牌——但那副牌她倒是認得的。用腳尖將門擠壓回去，冰箱馬達過於沉穩的運作聲響有些刺耳——她以為房間變成了水族箱——走向流理台，抽出一塊森白的砧板，將那砧板當作賭桌似的，她開始發牌。

那牌，只發了兩人份。

她似乎忘了吃。

是你教會她如何玩橋牌的，她記得你當時還得意洋洋地說，這種遊戲的好處在於不一定要四個人才能玩，也有所謂的「三人橋」和「蜜月橋」，而蜜月橋顧名思義，只需要兩個人便可以成局。她繼續發著牌，發完後又收回來，搓了搓洗了洗，又再次發起牌來。

就這麼反覆，再反覆。

穩定規律的動作可以讓一個人的心平靜下來。她曾經這麼以為。她抽出一把看似鋒利的刀——右手或是左手——頓了頓，周遭黑暗朝她湧來，被團團擠壓的她忽地，鬆開了手，又重新握緊——還是左手吧——於是將刀換至不甚慣常的左手，在尚未重新洗牌之前，開始切割那副牌。至於料理的方式，她還得再仔細想想。

就先將一切製作成太空包吧。

方便攜帶，容易食用。一切要是都能這麼簡單，多好。

陷入平靜的過程像是踏入了幽幽宇宙，她試著尋找人們口中的蟲洞，卻又同時深深明白，有些事不管如何跨越時間超越空間，也無法逆轉無法重來。於是，人們逐一退出尋找蟲洞的旅途，置身於無垠，卻也倍受壓抑的空間，聽不見天體間的碰撞聲，剎那星火卻是多少光年前的歷史。

飄浮著，但她試圖不僅僅是飄浮著而已。

曾經，她也寫過：「活著，試圖不僅僅是活著而已。」之類勵志到令人作嘔的語句。幸好自己放棄了文字——因為害怕被拋棄，所以先一步拋棄了對方——她不禁想起這近乎詭辯的台詞，當初的反駁，卻無法輕易脫口。於是，只好張開嘴，用受潮已久的黑暗塞住口，窒息，沉默。

如廁後，她扳開水龍頭——指紋成了污垢的一部分——她覺得自己，好餓好餓。好髒好髒。於是輪到蓮蓬頭開始嘔吐。站在逐漸升溫，再升溫的雨中，她以為自己正在溶化——可是怎麼著，在灼熱的視線中，廚房被沖得好遠——那麼該如何經過滲透，然後倒出？製作過程中沒有一絲光線涉足，她以為自己的身體已然潮濕並且開始發霉，於是不斷地脫下自己的皮，直至一絲不掛。

究竟怎麼樣的沖泡方式，味道才得以純粹？

她一邊低語，一邊踏出浴室，一邊低語一邊經過一節節空無一人的車廂——至於這是哪裡的問題只濃縮成一句簡短的似曾相識——拉開沒有盡頭的抽屜，彷彿骷髏一般指節分明的雙手動作遲緩，挖掘出一把骨瘦如柴的鑰匙，將匍伏在地的自己仔細對折，從劇烈萎縮的雙人床底下拖出一個猶如棺材，外殼卻異常鮮豔的行李箱，把指紋盡褪的指頭用力塞進鑰匙孔。

門，無聲無息張開，她將自己小心翼翼地裝了進去。

裡頭好安靜，箱子無法緊閉，她發現有個空無一人的相框，被遺忘於此。

於是她將自己仔細對折，再對折。

——對折再對折——

——對折再對折——

卻無法把自己裝進去。

田庄的幸福美滿》

短篇小說類 佳 作

鄭莉君



鄭莉君

個人簡介》

1980年生，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畢業，南華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現職：國小教師

曾獲》

100年雲林縣「救希望分享愛」
漫畫比賽成人組 第一名

100年教育部「孝悌好兒童」全
國徵文比賽教師組 優等

評審評語》

本短篇小說選擇以農村婦人想再嫁引起家族爭議，透過博筭來作決定的傳統故事為題材，深具鄉土情趣。內容、情節既為大眾所熟悉，而結局的峰迴路轉，出人意表，張力可觀。全篇文字流暢，詞語熟練，實為難得。其中有關閩南語的穿插運用，雖可呈現農村的氛圍，然記音字的使用，過於浮泛，不免造成閱讀上的侷限與理解的落差；適切的使用，方能發揮營造鄉土氣氛之效用。

得獎感言》

財務金融碩士班畢業，卻在教育界扎根，文學界打轉，不按牌理出牌是我人生的最佳寫照，但「我喜歡」。人生最大的期望是有朝一日能退化為一枚無憂無慮的單細胞「寫作蟲」。

田庄的幸福美滿

在一片闐靜安祥的坪頂山脈上，澄黃的朝旭輕馱著鵝黃色的穗粒，如老翁登山般的緩緩東升，春日和煦熾熱大地，藤蔓似的光束慢慢地攀附而下，一寸一縷逐漸侵擾佔據整個大地。天剛破曉了，靜謐的三合院裡，大稻埕上三三兩兩的雞隻蹣跚而行的踱著步，時而蹣地啄土，時而抬首仰望四周，一隻光澤豔麗毛色釉亮的大公雞，吡腳遠眺，乍然蹦上三合院內朱紅斑駁的矮牆垣上，拉起嗓子，伸長頸項，「咕、咕、咕……」的啼叫，為寂寥的晨曦正式揭開序幕。

「我是真心誠意要娶頭家娘，請你們成全我們吧，拜託你們」李姓宗祠裡，一名年莫四十出頭，頂著一頭黑白摻雜，五分平頭的男子，其面容不知是因操煩過度，亦或是鎮日在田中務農之使然，顯得較一般人黝黑蒼然，其身上穿著土青色的粗布草衣裳，褲管上的墨黑色的補丁，展露出其家無儋石、筆門生竇的生活困境。言論激盪之時，臉上的魚形紋路也隨著他忐忑不安的心情，深刻在其眼尾、嘴角旁，跳動的皺紋讓他焦躁不安、刺促不寧的情緒無所遁形，沒錯，此時的他踟躕不安、如坐針氈，但在其炯炯有神的眼眸中，卻依稀可見他的堅決與勇氣。

「我不答應，攏幾歲的人了，改嫁什麼，卸世眾，伊不想做人，我攏想要在庄頭跟人騎倚。」國興口講指畫目皆欲裂，怒氣沖沖的站在宗祠內大發雷霆。

「是按怎袂使，敢講阿母伊就無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嗎？」秀珠不甘示弱的回以顏色，其氣勢之炎可不輸國興。

「好啦，你姐弟麥攏冤了啦！阿桃啊，人講一女不受兩

家茶，一馬不被兩鞍，我看妳也是攔想卡清楚一點。」二伯公連忙站起來勸架，並將目光投向一旁，始終莫莫不語，佇立於角落的中年婦人。

那婦人垂頭搨翼不發一語，心煩意亂的她選擇以沉默應對，約莫五十出頭，因長期縮衣節食忙於農事，顯著瘦骨嶙峋、營養不良，其脊椎亦不知是否是因農事操忙，或亦是其他緣故，而呈現微彎駝背之姿，枯白毛躁黑白分明的長髮髻著一條土茶色的碎花布，隨意的披附在那鳩形鵠面，枯瘦無光的面容上，使得那婦人更顯得鳩形鵠面、面若死灰。

「是啊！阿桃呀！要嫁不嫁妳也說一聲呀！」

「我看，不甬嫁了，妳攏有歲呀，享享清福就好了，不甬舉枷」一旁的眾人隨聲附和著。

「阿水呀！你按那講那對，阿桃老也時，也是要有個老伴呀，只有你們查甫人自私才會那麼說」

「喔！恁查某人是臭耳人，賢彎話，真番吶！」

眾人就這樣你一言我一句，喋喋不休、力竭聲嘶，安祥寧靜的宗祠頓時猶如白浪滔天，波濤起伏般的洶湧澎湃，將寂謐之晨間淹沒了。

「好呀！攏麥攔吵了，阿桃你既然沒辦法做決定，那就讓昆旺來決定吧！阿興你是李家的長子，你搏筊問一下恁阿爸好呀，到時陣不管結果如何，大家都不准再有意見，知影嚙。」

一旁的大伯公扯開嗓門斥責大夥，吼叫之聲震耳欲聾，凝滯的氣氛也隨之劃出一道缺痕，講到激動之處還奮力的拍了紅稼木桌，力氣之大連桌上的敬杯也「碰」的一聲震落於地，杯內的水如午後雷雨一般，急落於乾涸的水泥地上，一瞬間渲染成一大片的水漬，大夥頓時鴉雀無聲，波濤洶湧的浪潮，終究回歸於平靜無波之瀉湖。

國興的心中縱使有千百個不願，但礙於長輩聲色俱厲，他也只能悶不吭聲，默默順從地拿起李家公媽牌桌上那對釉紅、漆亮的筴杯，心不甘情不願的跪落於地，雙手握緊筴杯，口中喃喃自語。

「阿爸，我是國興，今日阿母麥擱嫁人，敗壞我們李家門風，你那是甘願給阿母擱嫁，就賜給我們三個聖杯。」國興對著紅稼桌上寫著「顯考李公昆旺之靈位」的牌位參拜一番，雙手往上拋擲，手上的筴杯圓弧線的拋出，猶如兩條甫撈上岸之鯽魚，跳動翻騰著，眾人踮腳引頸瞪大雙眼，團團圍著供桌兩旁，屏息以待深怕一個不慎，鯽魚就逃逸無跡。

阿桃隨著眾人浪潮推攘，被遠距於捕魚人後方，望了望躁動浮亂的群眾，黑壓壓的一片，阿桃的思緒宛如鯽魚一般游離著，曾經的過往，過往的曾經，如泛黃老舊的幻燈片，不理會觀賞者觀看的意願與否，一張一張的浮現在阿桃的眼前。

陳春桃一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鄉間女子，家中四壁肅然一貧如洗，身為長女的她，從小就被父母灌輸，做為長女的要懂得犧牲，要為家裡分憂，要為弟妹著想，這樣的觀念是從她懂事以來，父母教她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這叮嚀宛若糾結千年榕樹的根柢，緊緊的盤桓抓牢在她心裡那畝田，弟妹只要能吃飽，阿桃并日未食也無妨，弟妹只要能穿暖，阿桃衣衫襤褸也無所謂，付出的愈多，她這個做大姐的就會為自己的生命感到值得，全然的付出不求回報對阿桃而言就宛如旭日東升般的自然，阿桃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替「自己」想，因為在她的心中從來都沒有自己的存在，有的也只是嗷嗷待哺的弟妹，辛勞耕耘的雙親。

十七歲那年，天公不作美旱魃為虐，農事欠收，農人們一整年的收入付諸流水，如此讓人無法抗力的天災，讓平日就寸

縷無存的家更是雪上加霜，父親憂勞成疾一病不起，母親淚流滿面日坐愁城。

此時隔壁村的阿春嬸想要替自家的兒子找一門親事，見阿桃聰穎靈敏又篤實打拚，就這樣用了一萬元的聘金娶了阿桃過門。

阿桃永遠記得那一晚，弟弟妹妹第一次吃著從未摻蕃薯的白米飯那歡喜的笑靨，父親的病情也因看了醫生吃了藥而日漸好轉起來，那晚阿母紅著眼眶啜著淚水到她的房裡。

「阿桃，這世人多謝你的逗三工，阿母也真毋甘，希望你嫁過去，可以有好日子過，不要再跟阮吃苦了。」講完這句話阿母早已淚如雨下。

「我會啦，我會啦」阿桃輕拍著阿母的背，抬頭仰望窗外的月亮，今晚一大片雲霧籠罩月光，月色堪堪昏沉暗淡，跟她的心情一樣的沉，一樣的重。

她從來不曾看過昆旺，只知他是家中次子，是位莊稼漢，做人木訥老實。她的好姐妹秀如說她是個「憨大呆」，竟要嫁給一個自己從來都不認識的陌生人，但只有阿桃心裡明白，與其說是嫁過去，倒不如說是賣過去還貼切一點，就像阿爸拿了那五千元去跟阿火伯買了一頭黃牛一樣，但起碼阿爸知道他買的是一頭怎樣的黃牛，而她呢？連知道自己買主是什麼樣的機會都沒有。

意念一轉，知道又能如何呢？她的命運依然繫在別人的手上，無法改變，就像阿爸繫在牛栓上那頭牛一般，只能乖乖順從。阿桃不斷地告訴了自己，若她的人生能為家中有所貢獻，能為父母分憂解勞，能為弟妹克盡己力，這樣也是圓滿呀，望著烏雲漸漸散去，阿桃對著蒼白的月娘輕喃一聲。

「值得了，值得了」然而滑過臉龐的淚珠，卻不因言語的

值得而得到舒解。

隔日阿桃帶著幾件粗衣破衫，徒步行走到了李家大門，也邁進了她和昆旺的婚姻裡。嘉禮初成後阿春嬸分了一些田地，要他們夫婦倆自個在外打拚，於是他們就搬到田地旁的一間土塙厝，開始了自給自足的生活。個性靦腆不擅言詞的昆旺，與總是沉默不語的阿桃鮮少對話，往往一天下來總是說不到十句話，一人插秧一人整苗；一人施肥一人除草，偌大的田地中只能聽見微風徐徐輕撫稻苗，樹上小鳥高唱歌謠。

這樣的冰冷的相處直到隔年，他們的長女秀珠誕生而逐漸溶化，夫妻倆才漸漸有了共同的話題，慢慢的開始交談著，但對於戀愛是否開始滋長，阿桃自己也不可而知，只知影昆旺對自己不錯，對囡仔也不錯，她的一生滿足了，他夫婦倆就會這樣平淡安逸的渡過這後半輩子了。

離水過久的鯽魚因長期缺氧，緩緩的停止跳動了，最後奮力一戰，翻轉一個白浪後，停止跳動了，眾人屏氣凝神撐大雙眼望著那對停止掙扎的魚。

「是聖杯，阿母，是聖杯」秀珠高興的喊著，幻燈片嘎然而止，阿桃的思緒劃破時光的洪流被牽引回來了。

「妳是在狗吠火車，只不過是第一個而已，高興什麼，大驚小怪」國興斜睨秀珠一眼，忿恚不平的將筊杯拾起，心浮氣躁的朝神龕走去。

「阿爸，你是在盹瞌睡喔！你目矚就要擘金，不甬跟人共家某！你也是甘願做一隻烏龜，你就擱給我一個聖杯。」隨之將手中之筊杯奮力擲出。

從天而降的筊杯宛如兩粒渾圓透亮的南洋珍珠，被上天之手扯落於人間，「砰、砰、砰」拋擲於堅實的水泥地上，眾人鴉默雀靜聚精會神的盯著這稀世珍寶，阿桃垂閉雙目傾耳而聽

，砰砰的聲響，再度開啟了時光之門，時光飛梭交錯的回到了過往。

民國四十年初政府施行一連串的農業政策，其目的為扶助自耕農，提振台灣農業之發展，例如「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等等利農之農業政策，不認字的阿桃是「青盲看告示」－嘸知影頭毋知影尾，只知道因為政府的這些政策，讓他們家的經濟頓時好轉了起來。然而這天外飛來的一筆財，對阿桃而言真不知是福還是禍？

喜悅的是阿桃從此不用再為三餐而煩憂，憂愁的是所謂有錢朋友多，沒錢沒人理，自從昆旺一夜致富後，外披羊毛，內藏狼心的朋友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一隻隻披著羊皮的狼，巴著昆旺的肉，吸著昆旺的血，蠱誘著他的精神，昆旺從此之後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酒池肉林、醉生夢死，看著昆旺鎮日漿酒霍肉揮霍無度，即使個性再好的阿桃最後也無法忍受，夫妻倆開始吵吵鬧鬧，家中的氣氛也降到了冰點。

面對阿桃整天啐唸，昆旺索性往「菜店」跑，菜店的女人溫柔又美麗，最重要的是她們不會向阿桃一樣整日碎碎唸個不停。

那天半夜昆旺又喝醉了，回到家中，阿桃正在爐灶旁忙，看到已經三天沒回到家的昆旺又是一身酒味，夫妻倆的戰爭一觸即發。

「昆旺啊你真不是款咧！田裡的農事要忙，我一個查某人要嘸閒厝裡，攔要嘸閒厝外，要照顧秀珠，攔要嘸閒收耕，真是嘸閒麥過來，你嘸來逗三工，顛倒每天在喝酒，天天醉，醉天天」阿桃在一旁咳聲嘆氣好言好語相勸著。

「幹！囉嗦！查甫人喝酒，恁查某人是管什麼，恁爸是沒給你飯吃嗎？」昆旺止不住搖搖晃晃的身影，左搖右擺著。

「人講起厝動千工，拆厝一陣風，有錢也袂用那樣開，那水沖沙不知搏節，而且你這樣天天喝，天天醉，真的對身體很不好，阿木那群人阿沙不魯，不是什麼君子，你還是不要跟伊走太近的好。」阿桃急忙穩定昆旺的身子。

「恁娘咧，叫你麥攔囉嗦，你是耳空重聽嚙嗎？啊！我不跟恁查某人講呀，查某人番。我要去睡了」昆旺疾言遽色的怒罵著，轉身欲從阿桃身邊走過。

「你今天要是不答應我要戒酒，我就不讓你睡」阿桃死命拉住昆旺。

就在這你拉我扯的情況下，昆旺一個失手將阿桃推倒在地，看著倒地的阿桃，昆旺轉身離去，阿桃奮而一躍，巴著昆旺的背，昆旺一個重心不穩，踉蹌的退了幾步，一個不慎撞落桌上的熱茶壺，茶壺的水如漲潮時的浪濤一波一波的拍打吞噬著阿桃背脊，「吡、吡、吡」的聲響在空氣中迴盪，浪濤無情的水花兇猛地拍打在阿桃的背上，痛楚無限蔓延著，白騰騰的煙霧夾雜的水氣直衝而上，剎那間屋裡白茫茫的一片徘徊不去。

阿桃伏趴在地上，痛入骨髓嘶啞哀嚎的慘叫著，三歲的秀珠被父母的吵鬧聲吵醒，來到了廚房，看到這個情況嚇得魂不附體哇哇大哭，空氣中痛不欲生的慘叫聲，夾雜著幼兒驚嚇嚎啕哭聲，在深夜寧靜的村庄裡聽起來格外的淒厲冷颼。昆旺看到這般情境，嚇得六神無主，拔腿就往門外跑去。

幾天過後，阿桃在村裡的醫生館慢慢的醒來，趴在病床上的她望一望四周，只看到隔壁的阿撿嬭在一旁守候，張開乾涸的喉嚨，阿桃第一句話便問。

「阿撿嬭，阮昆旺在叨位，伊怎沒在這，伊是去種田，還是攔在跟我起性地。」阿桃氣若游絲的問著。

「你才醒，不要講那麼多話，先生講你的背整片都燒傷，

要休息個一年半載才會好，攞講什你的筋什麼受縮，將來要是照顧不好，可能會曲痾，反正我也聽嘸，等你卡好再家已問先生啦」阿撿嬌急忙倒一杯水給阿桃。

「阿撿嬌呀！我是在問阮家昆旺在叻？你有看到伊嗎？」動手接過水杯，阿桃覺得背後火辣辣的一片，背好像燒起來一般。

「伊就.....，伊就.....」阿撿嬌支支吾吾待說不說，走來走去。

「伊攞跑出去喝酒，講都講不聽，田要收割了，他還嘸要嘸緊，真是僥倖咧，等我回去再攞好好呀跟伊講」看著阿撿嬌欲言又止的樣子，阿桃不難猜出昆旺一定又是去喝酒了，阿桃輕嘆了一聲。

「毋是啦！其實... 昆旺在你出事那天，生狂跑出去，一個無細膩就跌落大圳溝..... 死了。」紙是包不住火的，該面對的總是要面對。

阿桃聽完後，整人呆若木雞，過了一會，她苦笑了起來。

「阿撿嬌，你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阮昆旺是不是怕我會罵伊，所以躲起來了，好啦好啦，你甲講我以後不會再罵伊了啦！」阿桃非笑非哭的說著。

「奇怪又沒下雨，醫生館的天篷那會漏水，攞滴在我的面，真是甲害呢」阿桃摸了摸臉龐，斗大的雨滴撲撲簌簌就像這兩顆南洋珍珠般滴落個不停。

宗祠裡的珍珠停止了轉動，靜止了，那阿桃的淚珠呢？

「攞是聖杯，攞是聖杯」秀珠高聲大喊著。

「阿爸，你是青暝，也是無目矙，我看你規氣再給我一個聖杯，給我跟秀珠規氣改姓周，不甬姓李，到時你的公媽牌就你自己拜」國興目光簇簇瞪大雙眼，忿忿然地噲起自己的父親

來了。

「死囡子，你很無斬節，這樣跟你阿爸說話，你麥擱搏換你阿姐搏」大伯公在一旁聽得發怒疾言遽色，奪回筴杯將它交給秀珠，國興忿忿地看著秀珠，索莫無言面如土的在一旁站立者。

「阿爸，我是秀珠，阿母一生跟你同走同命吃很多苦，之後又一個人搨屎搨尿辛苦的把我們扶養長大，如今孤孤單單一個人，你若真的有疼惜她，那就賜我一個聖杯吧！」秀珠雙手捧筴，叩首後起身，將手中的筴杯拋擲而出，萬目睽睽下，筴杯如兩個到人間嬉戲的小頑童，東一頭西一頭，跟大夥玩起捉迷藏。

阿桃凝神思索，小孩的嬉戲聲充斥在耳邊，腦海裡湧現秀珠與國興小時候，往時又歷歷浮現在眼前。

躺在病床上的阿桃一方面要忍受身體上的折磨，一方面還要打起精神照顧秀珠並幫昆旺辦理後事，心力交瘁痛苦萬狀的她已經袂堪得，勒緊的橡皮帶隨著轉動的輪軸應聲斷裂，急欲尋找解脫而日愈游離的魂魄，拾起了透著晨光閃動的刀刃，無聲無息輕輕的滑過手腕上跳動的脈搏，停止了，解脫了，她陳春桃苦難的一生終於得以在此畫下句點。

「阿母，阿母」秀珠的號啕哭喊聲乍然響起，揪住阿桃的心，恍然覺醒，不可以，不行，為了秀珠，我還不可以死。

「醫生，救我，救我」耗盡全身的力量，阿桃大喊著，這一切的一切只因為她不捨得秀珠一人，這一夜他們母倆相擁而泣直到天明。

從此阿桃獨自一人形單影隻，寡鵠孤鸞的撐起了一個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宵衣旰食忙忙碌碌，藉由這樣忙碌的生活，讓阿桃得以暫時淡忘昆旺之死，直到那天，一個穿著鮮艷桃

紅衣裳的女子，出現在她家門口，這令她才又想起了昆旺的存在。

「這就是昆旺他家，還蠻舒適的嗎，我想你應該就是昆旺嫂吧！」濃妝艷抹的女子問道。

「嗯！」阿桃點點頭，打量其一番，塗脂抹粉的臉龐，搔首弄姿的儀態，朱紅色的唇，柳葉般的細眉，明萌的大眼，嫩白細緻的肌膚，身穿著桃色碎洋裝，散發出一種迷人暈眩的香氣，其手裡抱著一襁褓，這樣的女子，我應該不認識吧，阿桃自忖著。

「我叫牡丹，是桃花源的紅牌，之前慫昆旺有答應過我，若我能為李家傳宗接代，他就要娶我當細姨，如今他死了，這件事就這樣準拄算，但這孩子，伊可要負起責任」那女子氣勢高揚的說著，完全無畏他人異樣輕視之眼光。

反正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從小就被親生父親賣入紅塵，萍飄梗逐的伊，早已學會漠視一切，為了成長，為了出頭，她把自己的自尊藏起來，藏了太久了，連她自己都忘了它是否真正存在過。

「原來是菜店查某，袂見笑搶人的尪，攔敢來囂排」隔壁阿笑姨看不過，跳出來破口大罵。

「就是講呀！誰不知影你菜店查某人人騎，誰知影這個囡仔是昆旺的，還是你客兄的。」阿撿嬌戲謔的捲起衣袖，口說手指的筆畫著。

「就是講呀！就是講呀！」附和鄙夷之聲此起彼落。

左鄰右舍你一言我一句的，斥責之聲漫天而起，空氣中充斥著酸言酸語的氣味，一道道鄙視的眼神將那女子射殺得體無完膚。

「這小孩當然是昆旺的，你倘若不信也沒關係，那我就把

伊淹死，看到你死後怎麼跟李家祖公祖媽交代。」牡丹環視大家一會，嗤之以鼻毫不在意的對阿桃說著。

其實她早就料道了眾人可能會有這種反應，但為了能繼續生存下去，她萬不得已才那麼說的，一個菜店查某帶著一個囡仔，要怎麼過日子，而且她也無法把握能給孩子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另外一方面，她也想賭一把，給自己一個重新來過的機會，她的前半輩子都給父母給決定了，後半輩子她想給自己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不想再做一個讓人瞧不起的菜店查某。

人說虎毒不食子，大夥想不到牡丹如此心狠手辣，這不認孩子的事小，但若因此而害到一個無辜的小生命，那就是大夥所不願見的結果，於似乎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卻也不敢再幫阿桃出主意。

此時那女子手上的孩兒突然號啕大哭，殊不知是因為即將離開母親而感傷，還是為了自己來日不多的生命而哀號。

「你要多少錢，直接說吧！」阿桃斷然決定，無論是信是不信，亦無論是真是假，那總是一條生命，一條跟自己一樣坎坷不遇、命運乖舛的歹命人性命，即然小孩都有想要存活下去的意念，那自己又怎忍心將他推向死路呢，或許這真的是昆旺留給她，最後人生的一個禮物吧。

懷著這樣的心，阿桃接受了，接受了這個跟自己毫無血緣的可憐人，也為這孩子乖舛不順的人生，另外找到了一個出口。

「五萬元」牡丹笑迎迎的說著。

聽到剛剛阿桃的允諾，牡丹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望著懷中的孩子，她心想著這樣就好了，孩子有了新的人生，不用再跟她這個菜店查某吃苦了，長大以後也不會被別人瞧不起了。

「好，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阿桃轉身回到房裡。

牡丹呢喃的在幼囡耳旁輕訴訴著：「囡仔，你是阿母的心肝，可惜阿母不能陪你長大，你自己要保重」這是最後一次揣緊手中的小孩，深深的吸入一口氣，她將孩子的氣味吸入肺中，也烙印在心裡的深處，將小孩抱給了阿桃，頭也不回的踏出了大門。

「真夭壽，菜店查某就是菜店查某，無情無義，要走了也袂看囡仔一眼」阿撿嬭不屑的啐了一口痰在地上。

但此時只有牡丹自己知道，她不能也不行回頭，因為只要一回頭，她心中所偽裝的堅強就會崩解，對孩子的不捨，就會像潰堤的洪水般，一發不可收拾，她的心就宛如扎上數以萬計的針，痛徹心扉，但為了孩子的將來著想，這一切的一切只能往肚裡吞。

抱著手中的幼囡，阿桃仔細端詳的看了一番，詫然苦笑，想不到這小孩竟比當年的自己還要值得呀！

一眨眼秋收的季節將至，在這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刻，又增添了個小娃兒，讓阿桃更是忙得焦頭爛額，鎮日無盡無休的工作，疲憊日夜不停的交錯著，就在這營營擾擾之時，阿撿嬭介紹來福來幫忙。

周來福一個外地人士，一家三口來坪頂這謀生，剛到沒多久，他的妻子就身染重病而亡，來福一個人帶著小孩，舉目無親日暮途窮，所以熱心的阿撿嬭就介紹他來幫阿桃的忙。

阿桃看他甫受喪妻之痛，又要一個人帶著一個幼囡，讓她想起了當初失去昆旺那時的情境，或許就是在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境下，阿桃僱用了來福，並請他幫忙處理田中的大小事物，且因體恤他一個大男人帶著一個小女娃的辛苦，所以常常自告奮鬥的照顧其女兒-寶惜。

前一陣子村子裡流行起長水痘，村裡的小孩大多和在一起

玩，所以這個疾病迅速的在村子裡漫延開來，秀珠、國興、寶惜，這三個小孩也無從倖免，紛紛長水痘、發高燒。

三合院裡阿桃與來福一個忙著幫小孩擦汗，另一個忙著添柴加水；一個忙著擦藥，另一個就忙著照料，兩人跼步不離，目不交睫徹夜未眠的守護孩子們，直到天剛甫亮，露出其浮白的魚肚，三個小孩沉穩入睡，兩人才得以稍加寬心。

歷經了這漫長疲憊的一夜，倆人同憂相救、共同扶持，這是阿桃與昆旺夫妻多年所未能體會的，就在這一夜她對來福有了不一樣的感覺，一株不知名為何物的嫩苗在她的心中慢慢的滋長著，以無人所知之姿緩緩的茁壯著。

隔年秋節本應是歡愉的收穫季節，但無奈今年天公不作美，昊天不弔，連日下起了幾日的大雨河伯為患、波臣肆虐，水勢一瀉千里，阡陌縱橫的稻田頓時也成了汪洋一片。

「天公伯呀，你怎這樣作弄人，都要收割了才下起這陣大雨，稻穗都泡在水裡發芽了，你這樣叫我們這些作田的要怎麼過活。」阿桃望著窗外的連日大雨，喃喃地念著。

「袂用得，我一定要去田裡巡巡看看，看可以救多少就救多少，秀珠你在家好好照顧國興，萬一有什麼事，你再去隔壁找你來福叔，知影嚟。」阿桃交代完畢後，迅速拿起斗笠穿起蓑衣心狂火熱，頭也不回三步併兩步的往田裡奔去，嘴中默念著：「希望攔袂赴。」

身體好重好沉，意識在虛無縹緲的太虛幻境中遊盪著，一切的一切是那樣的真實卻又那麼的虛幻，波譎雲詭迷離惝恍，在濃濃的煙霧中，阿桃看不清一切，她努力的想要撥開動重霧，卻感到力不從心，就在這窈窕冥冥如幻如夢的五里霧中，彷彿站了一個人的身影，那個人的背影蒙著一層層的白霧，模糊而不可見明，卻讓阿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她愈想往前邁進

看個清楚，那個模糊的影子就愈往後退，眇眇忽忽間阿桃聽到一個聲音。

「阿桃呀！真歹勢，失禮，我真的很對不住妳，讓伊受那麼多苦」那個語氣中充滿了哀傷與歉疚，沒錯那是昆旺的聲音沒錯，可是為何她就是無法看清楚昆旺的人，難道在她的心中已漸漸的將昆旺給遺忘了嗎？

那個聲音再度響起「你快回去，快回去，囡仔擱在等妳，這不是妳該來的地方，等到時間呀到，我自然就會去接妳。」聲音突然在阿桃耳際邊響起，雲消霧散了冥冥中有人推了阿桃一把，她回頭一望，是昆旺沒錯，這一次他的身影，他的面容，變得好清楚好清楚，清楚到他臉上的不捨愧疚表情，都被阿桃看得一清而楚，也深深的烙印在阿桃心頭。

阿桃奮力的張開雙眼，她覺得全身的骨頭就像是被拆開，又重新焊接回去一樣的痛，想動動雙手，卻清楚的發現，在其右手上有一隻溫暖的手，緊緊的握著她，那股暖流讓阿桃感到一陣溫暖，是誰？是昆旺嗎？是昆旺嗎？阿桃緩緩的將目光移轉過去，就算是做夢也好，她深切的希望那個緊緊握著她，給她溫暖的手是昆旺的手。

「喔！是來福啊？」輕輕的一語猶如鋒利的白刃，血淋淋的劃破了自己的美夢，是該醒來的時候了，望了一下來福，他趴在病床上，雙手緊緊的握住阿桃的手睡著了，從他浮腫不堪的黑眼眶，滿臉的鬍渣，都顯露出他應該很久沒有好好的睡過了。

「阿桃姐，妳醒了，妳跌下山溝，渾身是傷，差一點就麥加我驚死。」望著乍醒的阿桃，來福突然淚如雨下，這是來福第二次在女人面前落淚，第一次是在他牽手阿月過世時發生的事了。

「一個查甫人哭得那麼慘，會給人講笑談，快把目屎擦一擦」阿桃安慰著來福，並試著將手輕輕的抽離。

「阿桃姐...」來福脈脈含情欲言又止，將阿桃的手握得更緊，深深吸一口氣，想將勇氣吸入胸膛，就好像漏風的孔明車一樣，只要充飽氣就可以出發了。

「嗯，什麼代誌，是囡仔出代誌嗎？」看著來福如此不安，阿桃整顆心懸在崖上不上不下。

「不是啦！是我...」雙眼凝視阿桃泛白的臉頰，紅著臉的來福搔首摸耳。

「你，你是按怎，不是好好倚在這」狐疑的看了來福一眼。

「我...，經過這件代誌，我發覺妳對我的重要，我袂當沒你」充滿氣的孔明車出發，只是不知是否能如所願的騎到目的地。

「你是在講什瘋話，我聽攏嘸，先生有說我什麼時陣能出院嗎？厝裡攔很多代誌在等我回去做」阿桃心口碰碰跳著，全身血液奔竄，時空好像凍結一般，滴管內食鹽水滴滴滴的聲音，夾雜著阿桃的心跳聲，在安靜的氛圍下聽起來格外明顯，空氣中充斥著異樣的情愫，一點點的緊張夾帶著一絲絲的羞澀，五味雜陳，不知如何喘息的阿桃，只能選擇以擡首望外以對。

「我是講我尬意你，想要跟你牽手一世人」來福無所畏懼，跌倒了就再爬起來，跌倒了就再爬起來，他相信只要他堅持下去，有朝一日，他一定可以騎到目的地的。

漆黑的夜，寂靜的房，曖昧的氛圍，一股不言而語的訊息在他們之間傳遞著。

嬉戲玩耍的小仙童，很快就找尋到其躲藏的最佳祕所，掩咯雞的遊戲正式的在李家宗祠裡展開，眾人莫不瞪大雙眼引領而望，仔細地尋找他倆的蹤影，寶惜東翻西找的，最後終在紅

衫木雕的木椅旁找到了一個落入人間的小仙童，伊正因太過疲累而臥臥在木椅的影子下休憩著，欸！另一個小仙童呢？

「甬免搏呀！我已經決定了」阿桃一言即出，猶如一顆原子彈投入日本廣島般將低頭苦尋的眾人震醒了，大夥紛紛停下尋找的脚步，豎耳傾聽。

只見阿桃緩緩走向來福，「來福，你的心意我了解，這樣就夠了，我只不過是一個大你十幾歲的老寡婦，毋值你這樣為我犧牲，去找一個更好的女人吧」本想反駁的來福看到阿桃眼中的堅決，他知道沒用了，只要是阿桃決定的事，是沒有人能加以動搖的。

「國興，你這個憨囡仔，阿母知影自從你捌代誌以來，就活在不安中，你懷疑你是不是恁阿爸親生的，你怨嘆為什麼你有那款老母，甚至連庄裡的囡子攏笑你是雜種仔囡，但是阿母袂甲你講，自從我陳春桃將你抱回來的那刻起，你就是我跟恁阿爸的囡，不管別人怎麼說，你永永遠遠都是李家的子孫。」被一語道破心中的痛的國興潸然落淚，淌血的傷口若不加理會只會流膿惡化，與其逃避不如勇敢的面對。

「嗯！」國興覺得那化膿的傷口似乎不再淌血了，痛也不再那麼深刻鮮明了。

阿桃挪步至秀珠面前「秀珠，你細漢時就跟我吃盡苦楚，你總是怨嘆恁阿爸不負責任，沒好好照顧倆母女，但是阿母要跟妳講，對恁阿爸我無怨無嘆，要不是伊，我早就餓死街頭，要不是伊，阿母的後半世人那有你這對姐弟的陪伴，所以阿母感覺真的值得了，放下你對恁阿爸的怨恨，給你自己一次歇喘的機會吧。」阿桃緩緩道來，秀珠早已聽得淚流滿面點點頭。

阿桃走到昆旺的公媽牌頭前，「昆旺，你現在在那裡好嗎？有吃飽穿溫嗎？我不在你身邊你要好好照顧你自己，咱兩人

做乜某一世人，我甲只想要對你講一句話『真多謝』，因為你給我感覺我的人生很滿足，也很圓滿幸福，昆旺呀！多謝你啲！」一句道盡心中永藏的話語。

夕陽漸漸落下，橘紅色的光澤渲染了大地，阿桃拖著孱弱微駝的身體，踽踽獨行的邁出宗祠，她的影子附映在昆旺的公媽牌上，就這麼重疊交錯著，就像兩人註定要一輩子在一起的命運。

阿桃暮然回首輕道：「對了，昆旺呀！到時陣你要記得來接我喔！不甯讓我等太久」阿桃的嘴角邊浮出笑容，滿足也悄悄的爬上她的臉龐。

曲終人散，幸福圓滿，秀珠望向紅稼桌腳下被眾人遺忘的笏杯，微風輕吹，笏杯輕輕搖晃著，就像阿爸微笑的對阿母說：「我會記得，我會記得」。



晒穀場上的四季人生》

短篇小說類 佳 作

周盈秀



周盈秀

個人簡介 》

1980年生，嘉義大學中文所碩士
現職：學生

評審評語 》

透過四季的時序推移，描述人事之間的滄桑變化，寫來自然流暢，能夠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之中，流露出涓滴的情感，真摯而且動人。本篇另一可圈可點之處，在於人物對話的活潑與生動，皆能肖其形狀聲音，故讀來頗能引人入勝，會心莞爾，寓幽默於溫馨之中。

得獎感言 》

謝謝評審，謝謝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我們永遠在面臨春夏秋冬，但寒冷不是終點，總會在某個地方，重新長出嫩芽的。

晒穀場上的四季人生

一、春

裕錦一早就穿戴整齊，坐在賴家神明廳外的門廊前，等候大人的發落，今天他特別不一樣。褪去終日穿著的國中運動服，阿母給他買了件白色短袖襯衫、格子長褲，還有全新的黑皮鞋，還在他的領口上，別了個深紅色的領帶。

他面向的整片晒穀場只剩下幾處水漬，麻雀在一旁跳躍啄食，梅雨連下了好幾天，今天卻出了太陽。難怪阿嬤說今天日子好，他最小叔叔等等就要去給未來漂亮的嬸嬸戴戒指了。阿公阿嬤說，身為長孫的他也應該去訂婚宴湊熱鬧，一定得穿著體面才行。他看起來像個帥氣的小紳士，儘管手肘前幾天才騎腳踏車跌出一個血口，但也結痂了。就是有些癢，他忍不住邊等候，邊抬起手肘，審視手肘上紫黑色的硬皮。才手賤的剝點痂皮，外面就一輛大卡車駛進來。驚動晒穀場上的麻雀，慌亂地展翅竄回屋頂。

裕錦連忙跳起來，張開嘴巴楞楞地看著那輛大卡車，還沒呼喊，屋內還忙著張羅的大人小孩們，已經聞聲從屋子裡走出來。

「哇！」裕錦年幼的堂弟裕賓率先衝向前，也把自己手上的模型卡車舉高，回頭對大人們尖叫：「大車車！」

裕錦連忙跑去把裕賓抱起來，走回屋簷底下。裕錦的阿公阿嬤、阿爸阿母、四位阿叔、三位阿嬸以及剛好在場的堂兄弟姐妹五個小孩，全擠在門廊前，與晒穀場上那突如其來的大車子壁壘分明、遙遙相望。

卡車外觀是全白的車身，車頭印著天地舞台四個大字，駕

駛座跳下一位身材壯碩、面貌不善的中年男子，掃了眼這群人然後笑說：「噯這邊係淹大水喔，幹什麼擠做一團？」然後又打量空盪盪，就只是停著幾輛汽機車的晒穀場：「奈噯搭棚仔？不係今日正午辦桌？」

裕錦的阿嬤聞言氣極，連忙打了裕錦阿公的肩膀：「今仔日係訂婚！免訂車啦！攞有郎噯要舞台！噯要唱歌！你攞請、你攞請！看你安怎跟兒子交代！」

裕錦的阿公又惱又氣地揮掉妻子的手，「好好仔講就好！做什麼起腳動手！」才這麼說，西裝筆挺的準新郎官已經跳下門廊，往卡車老闆的方向衝去，裕錦的小叔叔昌華抬起下巴、指向大門口：「請你出去，我們沒有請電子花車！不要脫衣舞！今天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字正腔圓的國語夾雜著憤怒的顫抖，中年男子聞言挑高眉毛，呸掉嘴裡的檳榔渣，不回應昌華的憤怒，只是伸長脖子，從昌華平舉的手臂上看向已經趕來扳動昌華的其他人。

「伊台北郎喔？」

「噯啦，這阮家最細漢的弟弟阿華，去台北讀冊吃頭路回來娶某啦！」裕錦的爸爸昌祥把昌華往身後推。「可能頭家你日子記錯了，不係今仔日啦！今仔日只是訂婚，袂用到舞台啦！」

「結婚也不會用到！」昌華又在後面出聲抗議，諸位哥哥連忙又把他的嘴巴摀住！

中年男子也不爽了：「噯係咧給我裝瘋仔喔？」

裕賓此時在裕錦的懷裡突然爆出哭喊：「大車車！我要大車車！」，裕錦連忙把裕賓抱進屋裡，其他的兄弟姐妹們也一併被大人趕進去。

已經讀高三的大姊淑惠進屋後把門關上，卻又跟著擠在窗邊並且迅速整理情況：「所以是阿公做主叫脫衣舞來又記錯日

期嗎？小叔叔快氣炸了！」說完，她把嚎啕大哭的裕賓接過來安撫。小孩們雖然被趕了進來，卻仍然隔著紗窗觀望晒穀場上火爆十足的戰爭。

裕錦興奮地嚷著：「阿公好像堅持要請脫衣舞耶！好噁喔！」他那開心又覺得罪惡感的心情，使他的表情相當矛盾。

才剛讀國小的堂妹淑宜好奇地問：「怎麼沒看到跳舞的人？」淑宜的姊姊淑芬罵道：「笨！不會現在來啦，她們都是跑攤的，時間快到才來，妳以為車頂一掀開，脫衣舞孃全在裡面嗎？」

就在裕賓繼續哭喊著：「大車車！」的時候，只見媳婦們也下了長廊圍繞過去，高分貝的爭論著。開著卡車來的中年男子，一時間竟然也無法應付十幾個成人這麼多張嘴，罵了好幾聲髒話之後，忿忿地跳上車，把車子倒退開回大門外離開了。

看著怒氣未消的大人們，繼續站在晒穀場上，氣呼呼的互相指責。小孩們卻已經收拾起好奇心，淑惠無奈的嘆口氣，把抽噎的裕賓放下來：「所以又要吵到什麼時候了？」

裕錦：「不是中午要去戴戒指？我都穿成這樣了耶！」他扯了扯脖子上難受的領結！

淑芬跟淑宜已經坐回客廳椅子上：「不知道啦，反正他們吵完會進來叫人。」

裕賓：「大車車……嗚……大……嗚！車車。」

裕錦用指頭彈裕賓的頭：「車你的大頭！麥擱哭啦。」就在裕賓扁起委屈的嘴，就要繼續爆發更大的哭聲時，芬宜姐妹突然異口同聲的尖叫：「賴裕錦！你流血了！」然後像看到恐怖片那樣，瞪大眼睛盯著裕錦的手肘。

裕錦結痂的傷口不知道何時裂開，已默默流下一條細細的血痕。而裕賓哭的主題迅速在一秒鐘之內轉換：「嗚哇！哥哥流血了！」他推開紗門，往晒穀場眾議中的母親奔去。

淑惠翻白眼用手捂住耳朵，起身時踢了他弟弟一腳：「自己去擦藥了！」然後就在後頭追著裕賓跑了。

芬宜姐妹抽起面紙，丟給裕錦之後，也一起奔向晒穀場。

裕錦又是一個人了，跟剛剛不同的是，半小時前，他一個人在屋外，其他人都在屋子裡面忙東忙西沒人理他；而現在他一個人在屋子裡面，晒穀場上卻聚滿了親人。

他透過紗窗，看著除去農務，今天都特別衣著整潔的親人們，雖然永遠怒氣沸騰，爭吵不休，可是他們佇立在陽光下，就像晒穀場的金黃色稻穀一樣，璀璨、耀眼的粒粒分明！

嘖，他今天真是好詩興，看來無法看一場脫衣舞孃對他來說，讓他傷心又流血又成為作家了。其實有花車有人唱歌跳舞也是好的！就是小叔叔受不了，四叔結婚時，主持人吟的句子他一直記得呢！

「今日是好日子、兩姓來結連理，祝福新郎新娘今年開花、明年結子」裕錦自得其樂的唸著，然後嘟嘴對已經乾涸的傷口吹氣：「手牽手，天長地久；嘴嘟嘟，萬年富貴！」接著，他又對著空氣閉上眼睛嘟嘴複誦一次：「嘴嘟嘟，萬年富貴！」

二、夏

賴家的人口旺盛到極致，當年裕錦阿嬤一連生了五個兒子，已經在村裡小有名氣，每個兒子又都栽培到高中以上、有正當的頭路，都娶了媳婦，各生下好多孫子孫女。村裡一聽到賴家，全豎起大拇指羨慕賴家的祖先庇蔭，有人畜興旺的福報。

祖傳的田地，現只剩下大兒子昌祥夫婦在耕種，其他人都往外地發展。晒穀場在農忙時間，昌祥夫婦就曝曬自己的花生或稻米，用釘耙積推成一條條的小丘。非常偶爾的，才會讓這些暑假回鄉探親的小朋友們，幫忙處理一下農作物。

自從大姊二姊相繼嫁人之後，裕錦免不了成為晚輩們的頭頭。就算他已經高中畢業剛考完聯考、也算是個成年人了，只是暑假待在家裡，也得負責看照這些回來玩的小蘿蔔頭。像現在，他搬來一大袋的花生放在前廊，兩張篩網，幾張凳子。開始想以大哥的姿態吆喝弟弟妹妹們過來幫忙。卻發現大家根本不理睬。

這樣的大熱天，他只穿著一件汗衫短褲，才午睡醒來沒多久，就已經全身濕黏，他看見女孩子們在蟬聲唧唧的龍眼樹下，站成一圈吃著枝仔冰，不知道議論紛紛什麼。然後已經讀國小的裕賓跟他的弟弟，又躲在房間裡面玩電動不肯出來。更年幼的弟弟妹妹們，他根本不期待他們除了蹲在排水溝旁邊觀察蟾蜍以外，還能有什麼作為。

裕錦嘆了口氣，自己坐下來，開始落寞地剝著花生殼，俐落地用食指與拇指的力量一掐，再將花生殼裡頭兩顆飽滿的花生倒在篩網上。慢慢地篩網已經佈滿了淺淺一層花生仁。

此時淑宜跑過來：「賴裕錦我問你。我爸他們那輩是昌祥、昌正、昌永、昌文、昌華對吧！然後淑蕙、淑菁、裕錦、淑芬、淑宜、淑蓉、裕賓、裕成、淑蓁、裕明、淑萍……。順序有錯嗎？」

「沒錯啊！」

「那為什麼只有我一個女生的名字沒有草字頭？」

「這本來就沒人規定了啊，妳應該問妳媽吧？還有妳叫那群女生過來幫我剝花生啦！」

淑宜面容慘澹地說：「難道我不是親生的？」她拉了張凳子坐下來。揀起花生也開始加入代工行列。

「妳是親生的啊，我有嬌嬌懷妳的印象。」他好心的安撫。

「不，我不是，難怪我長得比較漂亮……。」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淑宜，聽不見堂哥的任何話，她繼續為自己可憐的身世瓊瑤著。

淑芬牽著最小的堂妹走過來，對著正無言的堂哥交代：「哥，我帶淑萍去買仙女棒。賴淑宜這個瘋子你不用理她，她最近瓊瑤小說看太多了。」說完就默默走遠了。

裕錦張著嘴，看著理智的大堂妹離開他，只能回頭自力救濟：「賴淑宜，妳要幻想可以，手不要停啊！再幫我剝五十顆花生。」

「我剝這個手好痛，回家就不能練鋼琴了，這應該讓男生來做阿！」淑宜剝了幾粒花生以後，拍拍手就站起來朝屋內大喊：「賴裕賓！賴裕成！你們再不出來我就跟嬭嬭說你們在玩電動！」

話音剛落，裕賓跟弟弟裕成，就神色緊張地衝出來：「妳很奇怪耶！爪耙子！」賴淑宜凶巴巴地回罵：「你們本來就在玩電動不幫忙啊！」

裕賓憤懣地嘟囔一句：「虎霸母！」

裕成有樣學樣地跟著罵：「虎霸母！」兩人說完，調皮的對堂姊扮個鬼臉以後，就一溜煙地繞著晒穀場跑。

淑宜踢開凳子，杏眼圓睜地追打：「不要以為年紀比我小就放過你們！一年就見這麼幾次面，你們再這麼皮，我見一次教訓一次！」

裕錦搥搥痠疼的後頸，他不想管教小朋友的無聊爭執，只能站起來伸伸懶腰，小嬭嬭此時挺著肚子走出廚房喊：「裕錦，你去叫阿公阿嬤可以準備吃飯了。」

四嬭也探出身問他：「裕錦，你有看到裕明嗎？剛剛不是還在旁邊看蟾蜍？」

淑宜也突然衝回他的身邊紅著眼說：「賴裕錦你幫忙做證，剛剛賴裕賓跟賴裕成罵我！」

嬸嬸們緊張地問氣哭的姪女：「罵妳什麼？」

賴裕錦一次要面對好多個問題，他簡直要瘋了。晚餐前花生還沒剝完會被阿母罵，沒人幫忙就算了，又要仲裁弟弟妹妹這些無聊的小事情，他是要成為大學生的人耶！為什麼他的暑假生活這麼不酷！他不是應該要去練幾首吉他、談個戀愛，要不，去考個駕照也好啊！

他才要不顧一切的也來發場脾氣而已，屋後豬舍的地方就傳來裕明驚天動地的哭聲。

鬧紛紛的每個人，都停下動作，往聲音的方向奔去。

裕錦就看見他阿爸撿回來的流浪狗小黃，正嗅著裕明的小腳丫，而在後院散步的公雞也被哭聲驚動地咯咯直叫。再加上後面豬隻等各種叫聲。才五歲的裕明，差點沒被自己誤闖的動物世界給嚇暈。

四嬸又好氣又好笑的走過去把裕明抱起來：「我帶他去洗腳，裕錦，你幫忙把公雞趕回去喔！」

裕錦忍住氣，彎下腰一把抓住公雞的翅膀，不管四散紛飛的雞羽毛，就把他們給扔回鐵絲網裡。大受驚嚇的公雞，還突然噴了幾滴屎在他的鞋子上。他不禁咒罵連連，就說大家族一點也不值得羨慕！這麼多親友這麼理所當然地回來度假，農事也不幫忙，就兀自把這裡當廚房那樣走踏，小孩子也吵死了！吵吵鬧鬧也就算了，他還要當他們的褓姆一般的服侍。

他發誓去讀大學以後，他一定不回家了！他要在外面，闖出自己的自由的一片天。他討厭這樣的青春！這樣的家庭！跟這樣的暑假！全部都又熱又黏的，最討厭了！才這麼說著，抓在手上的最後一隻公雞，又漏了滴屎……。

三、秋

涼風蕭瑟的晒穀場，所有的作物都收起來了，烤肉架還遠遠擱在牆邊，今年中秋節是萬萬不能烤肉了。但他們照樣在月圓的這天，在晒穀場上升起火，全部的人手牽手圍繞著火，讓火光照應在他們每一張迷茫憔悴的臉上。

不一會，裕錦的爸爸昌祥，再把紙紮的房子給丟進火焰中，火焰竄起的高度，比他們每個人都高。

「火好大，要不要澆水啊？」裕錦牽著阿母的手，側身問道。

「袂當啦，要讓伊自己燒光。」裕錦的阿母回答。

小叔叔昌華滿臉不以為然：「這樣要燒多久？把我們站在這裡的每個人都烤乾了吧，在地上灑點水也好。」說完，就獨自去前廊旁邊接水管。

昌華才一離開圈子，大家都驚叫了。

「怎麼了？」裕錦問。

「聽說圓圈不能斷，不然孤魂野鬼會趁隙把你阿公的庫錢搶光。」其中一個叔叔多跨一步，補起昌華的空位。

然後，大家又無言了。

現在夜空底下，火焰吞噬的是要給裕錦阿公的庫錢、衣服、紙紮的屋子、車子。說這樣阿公在那個世界，也能不愁吃不愁穿。

「應該多燒幾個僕人的，阿公什麼家事也不會做。」已經讀國小的裕明，突然童言童語的發表意見。

「燒嚟夠喔？我打電話再叫人提來？」張羅一切的裕錦阿母，有點擔憂的說。

「阿母，免啦，兩尊有夠了。」裕錦連忙阻止她的忙碌：「太多阿公會嫌吵。」

四孀連忙喝叱自己的兒子：「賴裕明不要亂講話。這種事

輪不到你出意見。」為了轉移話題，她又問：「三哥，嫂子跟裕賓、裕成怎麼沒回來？」

老三昌永停頓片刻，彷彿正在思索一個答案：「老二要基測模擬考，我讓老大教他數學，出殯那天，他媽媽會帶他們回來。」

「裕賓數學好像很好。」裕錦搭話。

昌永一提到自己的孩子，就忍不住驕傲：「是阿，資優班第一名。他們老師已經先讓他跳級做些高三的題目了。」

「好厲害，小時候只是一個頑皮搗蛋的小孩呢。」淑芬也忍不住感慨，然後扯一扯妹妹的手：「妳小時候還常跟他吵架。」

淑宜扯扯嘴角，沒多說話，只是繼續看著竄升的火焰，再往上看，彷彿離月亮也不遠了，這火焰的力道，似乎連月亮都想吞下。

裕錦突然感慨地笑了：「其實以前淑宜跟裕賓最會吵了，現在都變得好文靜。青春期的威力果然不一樣。淑宜小時候好恰，都叫我全名，還跟我抱怨只有自己的名字沒有草字頭……。」

淑宜突然打斷堂哥的回憶：「我去看看阿嬤。」說完直接轉頭走人了。淑芬嘖的一聲，連忙又補上淑宜的空缺，對著淑宜的背影喊：「就說不能隨便走開的。」

裕錦有點緊張地問淑芬：「我說錯什麼嗎？」

淑芬只是搖搖頭：「沒有啦，她怕大人們話題裡提到她，會有壓力。」她繼續壓低嗓音補充：「上次也是問完誰的功課然後再問她的，回家以後哭好久。」

昌祥忍不住插嘴：「囡仔攏大漢了，心思都變敏感囉，早前暑假回來玩還不甘離開，現在這樣的日子，還不一定看得著面。」說完略有含意的看弟弟昌永一眼。

昌永不滿回話：「就跟你孩子說有重要的考試啊，嚟你叫

他們要怎麼跟學校請假？特地為頭七請假然後從北部下來？這些事我們大人忙就可以了。」

裕錦連忙緩頰於爸爸與叔叔之間：「好啦、沒事啦。我們人手本來就很多啊。」

昌華也不知道何時接好了水管，在周圍噴了一大圈水，雙關地說：「滅火滅火……。」

裕錦阿母趕緊再提醒：「袂當淋到火喔。要燒光光才對。」

「迷……」昌華話還沒說完，就挨妻子一記狠瞪。乾脆閉上嘴巴，繼續往周邊的石地上撒水。

裕錦聽到了，卻也忍住氣，避免再跟叔叔們有任何不愉快。裕錦的阿公沒熬過感冒引起的肺炎，痼疾加上新病，撐不到兩個禮拜就去世了。阿嬤承受不了這突然的打擊，這幾天一直下不了床，阿公的後事只能全由阿母跟阿爸他們張羅。

雖然說好一切儀式低調，可是頭七燒庫錢是一定不能簡化，只是大家守靈了好幾天，每天又哭又喊的，長輩們都明顯瘦了一圈，現在靜靜地站著也累了。原本拉住的手，也不自覺放掉，大家只是閒散的杵立，圍在火邊發呆。失去大家長的迷茫還沒結束，好像許多問題與紛爭還沒來得及討論。譬如，以後留病弱的阿嬤一個人怎麼辦？

幾年前分完家產，他加上大姊、二姊的工作積蓄，他們為父母在田地上蓋了間透天厝，搬離陳舊的宅院，早已跟阿公阿嬤分開住了。裕錦就算不問也知道，已經年邁的阿爸阿母不想一肩攬起照護阿嬤的重責，畢竟家裡有五個兄弟，每個人輪流幾個月，應該比較妥當。況且這老三合院往後如何處理的問題，還有得吵。

只是現在大家都不想再談話了，神明廳裡停放好幾天的冰櫃，被他們刻意、短暫的忽略，大家都直挺挺的繼續站在晒穀

場上，裕錦總覺得阿公離他的肉軀已經很遠了，反而離這團火焰比較近。在星空與月亮的陪伴下，繼續等候氣勢凶猛的紅色火焰，吞噬所有的祭品。雖然疲憊，但眼睛就是離不開在氣流中亂竄的星火，彷彿盯久了，他們心中的傷心、疲憊與茫然，都會被撫平。是那深夜裡，他們唯一的光源，儘管他們都知道，再怎麼旺盛的火焰，都有熄滅的時候……。

四、冬

裕錦阿公的客廳裡有一面牆，在樑下由左至右懸掛五個兒子結婚時的全家合照。從左至右，其實可以看到裕錦的跳躍般的成長過程，二叔昌明結婚時，裕錦還是被抱在懷裡的寶貝長孫，小叔叔昌華的結婚典禮時，他已經是被新娘子嬌嬌摟在旁邊的國中生；十年前，阿公阿嬤都還在世的時候，他們還有一次家族大合照，大學剛畢業的裕錦被安排站在阿公阿嬤座位的正後方，雙手搭著他們兩人的肩膀歡喜笑著。裕錦身後的親人多到塞滿整個相框。

轉眼間，裕錦也三十好幾了，兄弟姐妹們嫁的嫁、出國的出國，過年時能聚在古厝拜祖先的，反而不及相片裡人口的到五分之一。平時這一老厝空屋，就由裕錦的阿爸阿母偶爾過來打掃落葉，擦擦茶几地板，清明時節掃墓時，叔叔們從各地回來才叫一桌外燴，大家在神明廳前面吃一吃，不到一日掃墓完又作鳥獸散。

為了讓今年的新年能有點不同，昌華提議粉刷一下老家的牆壁，把空房子換換新氣象。所以讓裕錦先來整理客廳的照片與雜物。

已經連續兩年沒回來祭祖的裕賓，也被指派來幫忙堂哥工作。裕錦跟堂弟已經生疏很多，只好沒話找話聊，他站在桌上

，拿下昌華叔叔結婚時的照片，指著被阿嬤抱在懷裡的裕賓：「你看你當時有多小。才四、五歲吧！」

裕賓笑笑，低頭用抹布抹著桌子。這幾年，他也成熟許多，已經是個大學生。明年要升研究所了。

裕錦回想：「那天本來要請脫衣舞的，後來昌華叔叔跟阿公大吵架，據說後來阿嬤還是多付一倍訂金，對方才把舞台車開回去。」

「不是結婚，好像是訂婚，阿公記錯日子了。」裕賓抬頭糾正：「哥你那天還流血了。」

「對！好像是阿公搞烏龍，哇，你怎麼會記得？不虧是高材生！我倒是不記得我流血了。」他想了好久，怎麼樣還是想不起來，只好繼續把所有的相框拿下來，然後雙手合十的拜了拜，再把阿公與阿嬤的遺照捧了下來。端正的放在一旁的茶几上。

「我記得昌華叔叔之後的囍宴，就再也沒有任何舞台表演了，我兩個姊姊嫁的時候，就是規規矩矩的擺了二十幾桌。我記得阿公每一場婚禮，都喝超醉。」

「晒穀場好像空曠很久了，淑芬姊姊幾年前應該回來這裡歸寧的，哥今年結婚也在這裡宴客吧！」裕賓誠懇提議。

裕錦看著屋外的晒穀場，牆角的釘耙、竹掃把都腐鏽、陳舊了；門邊的龍眼樹在某年颱風給吹斷了。倒是隔壁人家種植竹林，每到冬天，就吹進漫天飛舞的落葉，堆積在晒穀場上的各角落，掃都掃不完，更添老厝的蒼涼，現在不耕田了，屋內也無人居住，上次還聽阿爸阿母說，有人來問是否願意出租，似乎打算拿來當隱蔽的賭場。阿爸差點答應，夫妻吵了許久。最後，還是同意維持原狀。

「可是語梅希望可以在餐廳請客，她說的有道理，這裡畢竟很難找。離公車站至少二十分鐘，除非我的朋友們全部都開

車來。」未婚妻的考量相當務實，這陣子為了婚事，忙得他焦頭爛額，老婆說什麼就是什麼了。

淑宜突然拎著水桶走進來：「長孫結婚耶，你不想讓阿公阿嬤也能看見嗎？」裕錦愣住：「妳怎麼回來了？不是去台中陪妳姊姊坐月子？」

淑宜聳聳肩：「我是去幫她把老大抱回來帶，讓她專心跟老二相處。我家沒地方讓小孩跑，就帶回來鄉下走走了！你没看伯父伯母逗得多快活。所以你也快點生一個讓他們開心開心。」

一直默不做聲的裕賓突然笑起來：「好久不見的淑宜姊，好像又變活潑了！戀愛的關係？」

淑宜撇嘴，轉頭看著堂弟：「高材生我還是看你不順眼。這桶水給你擦的！我進來打聲招呼而已，去給阿公阿嬤搥香了！搥！」

「車車！車車！車車！」淑芬的大兒子，突然在晒穀場上指著阿姨的車子大喊。他正在學說話，看見什麼都要講上好幾次。

長輩們全圍在身邊，看著呵呵直笑。彷彿看不厭這個胖呼呼的小男孩，每個都纏著要他喊：「外公」、「叔公」、「伯公」。

裕錦看著窗外景象，只是個小生命，突然讓荒涼的老厝，開了一朵清新的花蕊，他頭也不回跟賣力擦桌子的裕賓說：「想起來了，是手肘受傷啦，騎腳踏車跌的！」他彷彿看見年幼的自己，穿著國中運動服，獨自在晒穀場上放開雙手練習騎單車的模樣。

笑聲繼續從廣場上飄來，這片晒穀場，好久沒有鋪曬任何農作物了，而裕錦知道，真正需要太陽的，從來不只是農作物。

關於婚禮宴客的地點，或許他態度可以堅定些。

搞不好，還能請一台電子花車呢！

----全文完----



稻道》

短篇小說類 佳 作

張蕙玲



張蕙玲

個人簡介》

1991年生，現職學生。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令人感到哀傷的好故事，娓娓道出雲林農家的無奈，以及青山這位老農夫的典型個性。如果作者可以對故事發生的年代有設定，並且注意敘事人稱的一致性以及情節的合理性的話（例如女兒阿寶在外念書卻都沒有回家，這點需要交代），這個故事將會更加出色。

得獎感言》

首先，真的很榮幸這次能夠得到評審的肯定，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寫小說，雖然是短篇小說，但對我而言也算是一種挑戰，有這樣的成績我覺得很開心。感謝為我提供歷史背景的媽媽，欣賞我作品、鼓勵我的朋友，還有我所居住的故鄉，也感謝雲林文化處舉辦這樣的文學獎活動，鼓勵創作、陶冶文化藝術的風氣。

基於這次的成績，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未來有機會我會繼續在這一塊上耕耘，期許自己能夠有更亮眼的成果！

稻 道

一個身材壯碩的中年男子，頭戴一頂很普通的帽子印著農業公會的字樣，腳上穿著一雙沾滿泥土的雨鞋，一件白背心襯托出那黝黑的膚色，在金色的陽光下，汗水在身上閃閃發亮。他的左手牽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綁著兩邊整齊的辮子，身穿一套可愛的洋裝，想必女孩一定擁有一位心細手巧的母親。

從大馬路的一端走到盡頭，繞進鄉間小路再沿著田埂走，途中到處都是黃澄澄的稻田，經過的幾戶人家，前院的地上也都鋪滿飽滿的稻穗，婦人家正彎著腰撥弄著。在埕內里，大部分的農家是買不起烘乾機的，但是這種日曬法反而讓這裡的稻米吸滿日月精華，有著其他產地的稻米無法比擬的香氣。

「阿水伯，辛苦啊！」

「不會啦，再過幾天這些就都可以收割完了。」男子與田間開著收割機的伯伯相互喊著。

當男子準備繼續往前走的時候，女孩拉了拉他的手說：「阿爸，我的腳酸了耶，我們到底要去哪啊？」他抱起小女孩，那和藹的目光流露著暖暖的情意：「再走一下就到了，阿爸要帶你去看看我們黃家的祖業。」

在虎尾溪畔，他停下腳步把女孩放下來。女孩被眼前的一片光景所吸引，開心地往前奔跑嚷嚷著：「哇——阿爸，這裡看過去好漂亮耶！你看你看，日頭照下來，虎尾溪金閃閃的就好像我們成熟的田！」

「阿寶，你喜歡這片田嗎？」男子微微笑著。

「喜歡阿！我最喜歡在五六月的時節走在田間唱歌，風中

稻田就像一片翠綠色的海洋翻滾著綠波，和著我的歌聲在跳舞。」女孩依然非常雀躍。

「你注意看喔，阿爸剛才帶你走的路，所有經過的田地，都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都是很寶貴的，我們要珍惜它，顧好它。」他深情的眼神中帶著絕對的堅持。

「這麼大都是我們的喔！阿爸，那為什麼叔叔他們要分厝和現金，不要這些田？」女孩疑惑的看著父親。

「囡仔人，不要問這麼多，我們只要把這片土地顧好就對了，走！」牽起女孩的手，他們開始往家的方向走。

黃家是虎尾鎮的大地主，世代都以種田維生，前一陣子當家的惠美過世，家中的五個孩子分完家產後也就各分東西，大兒子青山繼承田地留在家鄉繼續以種田、收田租維生。

青山在埤內里可是出了名的忠厚老實，孝順又聽話的他在里內很受長輩們的疼愛。和隔壁人家的阿瓊是青梅竹馬，早早結了婚，是人人稱羨的夫妻。只可惜天公似乎不怎麼疼惜這個憨人，他們結婚七年才終於懷上一個孩子，但阿瓊卻因為難產而過世，命運就這樣狠狠拆散了這對連枝比翼。

如今媽媽走了，弟弟們也都到都市發展，家，也就只剩他和女兒守著。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一眨眼就是四年，再三個月我就畢業了，終於可以回家了。

「阿爸，我不想去台北讀書啦，這樣就要跟你分開了，我不要，我要陪在你身邊。」阿寶很生氣的對著我說。

「阿寶你怎麼都不了解阿爸的苦心，送你去台北讀書是為

你好啊。」我幾乎不敢和阿寶的眼神有任何交集。

「我不要就是不要啦，說甚麼都是為我好，一定是你不愛我要把我送走，我最討厭你了。」

看著她衝出家門，我卻沒辦法開口叫住他，這個傻囡仔，我怎麼會是不愛你，不要你呢？就是因為想要你更好才把你送走的。阿瓊，我答應過你要好好對我們的孩子，可是…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讓他明白，唉。

不知道過了幾天，阿寶對我總是愛理不理，我也不想多說甚麼，我知道她還在跟我賭氣。

直到昨天下午，老師來到家裡找我。

「老師這裡坐，家裡比較簡陋請多多包涵。」

「不會，謝謝。我今天來是想找您聊聊阿寶的事。」老師的口氣聽來有些沉重。

「阿寶？阿寶怎麼了嗎？」阿寶在學校的表現一向非常優異，是會有甚麼事情？一瞬間一切可怕的假想意外都在腦中湧現。

「黃先生你不要緊張，只是聊聊而已。事情是這樣，上週是這學期第二次段考，這禮拜成績出來，阿寶一直都是班上前三名，但這次她卻考了班上第二十五名。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問她，她也回答不出來，所以才想說來打擾您。」…

晚上阿寶一回家，我難掩氣憤的情緒要她跪在廳前，更拿起藤條往她身上打，我氣她這麼糟蹋自己，不懂得上進。

依稀記得阿寶哭喊著：「我只是不想離開家離開你而已阿，這家就只有我們兩個，如果我…」接著突然的一陣心悸，在一片黑暗中醒過來就在醫院了。阿瓊，是你不忍心我這樣打阿寶所以才掐了我一下？唉，這豈是我願意的，其實每舉起藤條我的手都無力地顫抖，但我還是逼自己必須揮下，打在我們女

兒的身上卻也是抽打在我的心。

記得以前阿爸跟我們說過：「要你們下田你們就喊苦，以後要養小孩的時候怎麼辦？養孩子可不是像種田一樣簡單，種田只要按部就班，甚麼時間要做甚麼就做，接下來就是看老天爺了，如果一切正常它們就會長成一株株讓人歡喜的稻子；但孩子是有情緒的，有時候不是你給他甚麼他都會接受，更不是你好意地甚麼都給他，希望他長得好他就會長的好。」現在我總算知道那時候阿爸阿母要養我們五個孩子是多麼不容易。

*

*

*

即使是千百個不願意，阿寶還是答應去台北讀書。

離別的前一天，青山帶著阿寶沿著田地散步，太陽即將西下，前方的雲一層層的繾綣，在光線的折射下成灰暗的紫藕色，這般沉鬱的色彩正像這對父女此時此刻的心情。

看著晚霞，青山開口了：「一眨眼你就長這麼大了，阿爸只是一個不識字的種田人，無法教你很多東西，不過你從小就很懂事，也沒甚麼事好讓我擔心的。這個世界其實很大，我不能教你的就讓這大環境去教你，讓你去外面闖一闖一定會有所成長的。」他閉上眼深吸一口氣後又繼續說著：「你要記得，我們做人就要像稻子一樣，裝得越多越謙虛，你看那稻子長越大頭低的越沉，人越謙虛能裝的東西也就越多。還有，去到台北千萬不要忘了家鄉的這片稻田這片土地，遇到困難不要害怕，阿爸永遠是你的靠山在這等著你，知道嗎？」

「嗯。」阿寶仰著頭簡單地回答了。眺望著遠方，眼前的一片綠油油隨著風吹一陣一陣搖擺著，就像在和阿寶道別似的。他一句話也不敢多說，只怕這一說，含在眼眶的淚珠便會不爭氣的傾盆而下。

青山起了大早幫阿寶檢查行李，毛巾、杯子、衣服…怕少

帶了甚麼。阿寶睡眼惺忪地走向青山：「阿爸，你昨天已經看過了，沒缺甚麼啦。」

「喔…對啦，我是怕有東西被漏掉，再看一次，沒有就好。」一起身看見阿寶紅腫的雙眼，青山知道，女兒一定也是一夜沒睡好。轉過身，他不想多看女兒一眼，所以催促著阿寶說：「你快去衣服換一換，洗洗臉，等一下我幫你綁辮子，我先去幫你買早餐。」

「嗯…」

出發前阿寶不忘叮嚀著：「阿爸，去先生那邊抓的痲痛藥，你要記得照三餐吃喔，不要一忙就忘記了，還有阿…」

不讓阿寶說完，青山打岔地說：「好啦，我都知道，再說下去火車就趕不上了，台北比這裡還冷，冬天的時候記得多穿一點，東西要吃饱，該買的就買不用省。等一下我跟人家約好要去田租，就不跟你去火車站，自己小心一點。」

「好，阿爸，我先出發了，再見…」阿寶提起行李踏出家門，她的腳上猶如綁了千斤重的石頭，腳步是如此的沉重。

隔沒多久阿英姨來到青山家，一直對他說：「我剛剛看到阿寶往火車站走去，你怎麼沒和他去，坐在家裡恍神？青山，青山，你是有沒有在聽啊！我還拿了一些水果讓她在車上吃…」但青山只是呆呆地望向大門口。阿英姨繼續說：「對了，再過兩天環保局就要來做土地檢測，相信我們一定又能得到好結果。」

*

*

*

阿爸，為什麼你這麼久都沒寫信給我？是世賢老師太忙不能幫你寫嗎？不過沒關係，我再過幾個月就畢業了，我就可以回家看你了，你有開心嗎？…

「阿寶，你又再寫信給你爸爸囉？」美琴是我的室友，她老是喜歡在我寫信的時候跟我聊天。

「對啊！」

「畢業之後你想要做甚麼呀？」美琴邊收衣服邊問。

「等我回虎尾，我想當個老師。」

「當老師？堂堂一個法律系的優質生，你要當個老師？」美琴簡直不敢相信地看著我。

「雖然我也想發揮專長當律師或當法官，但我更想回虎尾國小教書，讓更多鎮裡的孩子了解這多元而快速變遷著的社會。況且，我阿爸年紀也大了，我不想讓他一個人，當老師比其他工作還要有時間和空間好好陪他。」看著桌上的相框，阿爸牽著我的手，這是三叔結婚時人家幫我們拍的。

「像我是考不上，不過我爸會讓我去他公司上班。有時候真不知道你這樣第一名畢業跟我這種倒數的有甚麼不一樣，還不是都領一樣的畢業證書！」美琴抱著衣服嘮叨著。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有甚麼差，只是我答應過阿爸會好好努力讀書，阿爸要是知道一定會很開心，開心到笑掉大牙，哈哈。

「我出門寄信，要不要買晚餐？」穿上薄外套，我準備出門。今天寄的話應該禮拜三就會收到了吧。

「等我，我快好了，我們一起去吃。」不一會兒美琴匆匆地跑出浴室。

走在街上，美琴雀躍地說：「學校附近開了一家新的簡餐店，我們去吃吃看好不好？」

「好啊！」反正我也不知道要吃甚麼。台北就是個不夜城，晚上八九點還開著的店家多如牛毛，沒甚麼好稀奇的，燈火通明的大街上，到處是光鮮亮麗的人群，但就像一個龍蛇雜處

的大鍋，我還是比較喜歡虎尾靜謐的夜空，一到了收成季節，空氣中充滿稻香味，想起這些心情就會很開闊。突然，好想吃王媽媽的當歸鴨肉麵線，那可是虎尾道地的老味道。

還記得有一次阿爸去收田租跟人家聊得太晚，沒買到當歸鴨肉麵線，一整個晚上我心情都很失落。隔天從早就開始下大雨，一整天沒停過，沒想到阿爸卻還是去幫我買回來，只見他穿著蓑衣衝進家門，一手拎著兩包麵線一手用斗笠幫它們遮著雨，想去幫他拿一件衣服來換，他卻一直叫我趕快趁熱吃，他說，我不愛吃冷掉的食物，再不吃就涼了。有時候真覺得他是個傻阿爸，但卻也是我心中最好的阿爸，那晚我開心極了。

「阿寶你看，這家店有電視耶，好棒喔！我們以後都來這裡吃晚餐好了！」美琴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機。

「可以呀。」

雖然已經快八點，店內還是有四五桌的客人，我們挑了一張正對著電視的桌椅坐下、點餐。整家店的裝潢以橘白色調為主，桌上擺著各種樣式的可愛瓶子，原來是裝調味料的，牆上掛著幾幅圖畫，其中一幅是畫著三個婦人彎著腰撿拾稻穗，遠處似乎還有馬和馬車，不知道在國外是不是都用馬幫忙耕田的！如果沒記錯的話這幅畫應該是一位叫做米勒的畫家所畫的，相框上刻著1857，想必應該是作畫的年份吧。

「維新他們在約暑假的時候一起去日本玩個幾天，你有要一起去嗎？」美琴問。

「嗯…應該不會吧，出國很花錢的。」其實也不是沒有錢去，這些年透過獎學金的申請，讓我能把阿爸給我的學費省下來，沒有花完，只是我想把剩下的錢帶回家用，我知道這些讓我讀書的錢是阿爸一點一滴存下來的血汗錢，而且我想快點回家，真的很久沒回家了。

還記得最後一次回家是在大二的寒假，年剛過完就被阿爸趕回台北，他常說，讀大學又花錢又花時間的，不該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不必要的地方，即使心裡有點生氣有點難過我還是一個人默默地回到宿舍。那時明明只離開一年多，阿爸卻顯得蒼老了，如今一隔兩年半，不知道阿爸現在怎麼樣…

「唉唷，一起去嘛！很難得和大家一起出國！」美琴皺起眉頭，試著想說服我。

我輕輕地搖搖頭。

「好吧。」她看起來有些許的失望。隨後便接著問：「對了，你爸爸會來參加畢業典禮嗎？」

我想了一下才回應：「應該不會吧，他總是覺得這樣一趟很浪費錢。」

「大學畢業也才這麼一次。」

「那你爸爸媽媽呢？應該會來吧！」雖然美琴爸爸媽媽總是忙於工廠的事，但對她可是非常疼愛的。

「會呀！我還叫我爸要買一束花當天送我呢！」

畢業典禮這天學校來了好多人，所有畢業生都穿著一身黑色的學士服，像是西方世界的魔法師一樣，大夥兒臉上滿是笑容，禮堂內嗡嗡的人群聲，好不熱鬧。仁峰帶著家裡的相機到處幫人拍照；維新果然是學校的人氣王，好多女同學搶著要他簽名留念；美琴的爸爸果然送她好大一束百合花，看她樂著，笑得合不攏嘴的模樣，也跟著她開心了起來。另一頭，愛哭鬼小琪已經哭到不行，她最受不了這種離別的場合了。

四面八方傳來的聊天聲、歡樂聲，心裡好感動，卻也有那麼一點淡淡的憂傷，畢竟今天過後就要離開這待了四年的校園，這些人的臉孔曾經是那麼熟悉，這一別後各奔東西，下次再

見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了，也怪不得小琪哭得這麼傷心。

在典禮上，我代表畢業生站在台上致詞，這一刻，聚光燈打在身上，光線亮到我看不清台下到底有多少人在看著我，倒也消去我的些許緊張感，就這樣，短短的五分鐘我不疾不徐地把準備兩個禮拜的演講稿誦完，有那麼一瞬間，就一瞬間，真希望阿爸也站在眼前的這一片黑暗之中看著我，我能感受到他那驕傲的神情，內心大喊著：「那是我女兒喔！」

晚上的謝師宴結束，有些人續攤去歡唱，也有人趕著和家人一起回家鄉，我回到宿舍開始收拾行李，準備坐明天早班的火車回雲林，回我家。

通過暗暗的地下道，火車站一點都沒變，快到剪票口時前方傳來熟悉的聲音：「阿寶，是你嗎？你回來囉！」是阿土伯！我驚喜地往前小跑幾步喊著：「阿土伯，好久不見了。」

阿土伯是斗南火車站的老站長，一待就是三十幾年的光陰，每逢年節他總是忙到連年夜飯也無法回家吃，他總說只要他多排一個班就多一個人回家陪妻小吃年飯，他這樣的精神深受大家的敬愛，就是有這樣的人存在，大家的生活才能越過越平順。

「回來了就快回家看看吧。」阿土伯語重心長地說。

已經十二點半了，卻不見阿爸來接我，明明在信中有提到的呀。在車上折騰一整個上午，索性就到賣挫冰的攤子上吃碗冰，再等等看阿爸會不會出現。這裡一到中午很多小吃攤都會推上街，有賣切仔麵的，有賣魯肉飯的，還有賣麵包的小貨車在巷弄裡穿梭，一個只要十塊錢，買五個還加送一個，每次開到我們家附近，我總是嚷嚷著要買那沾滿糖粉的硬吐司，甜甜的可好吃了。

送上來的八寶冰是用斑駁的瓷碗裝的，小小的碗裝著滿滿

的餡料，雖然只是路邊一台小推車加上隨便幾張桌椅形成的攤子卻有著濃濃的家鄉味，比起城市裡美輪美奐的精心店面，賣著的精緻餐點，我還是比較喜歡這一味。吃著冰，我的視線卻沒離開過人來人往的道路，只怕一個不注意就和阿爸錯過，但直到我吃完冰，還是不見阿爸的蹤跡，不知道是不是太忙忘記了，只好叫一輛計程車坐回家。

「都已經十二點半了，再想也不會有結論，不管怎麼樣，我還是先去接阿寶回來，該知道的早晚都要知道。」

現在是六月初，剛施肥過的土壤一定是充斥著濃濃的雞屎味，小時候不管我怎麼捏住鼻子，那股味道彷彿就是有辦法滲透你的皮膚到達你的每寸細胞，讓你感受到它無所不在，而如今它卻也成為令人懷念的家鄉味之一。

微微的風吹著好涼快。離開市區後，沒想到迎接我的不是那想像中的氣味，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黑黃的乾瘠大地，放眼望去如此遼闊的田地一寸稻田都沒有。怎麼了？休耕？不可能，休耕不會一次這麼一大片的面積，就算休耕，也應該會種上油菜花之類的呀，而且土的顏色也太不對勁了吧，到底怎麼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熟悉的臉孔從遠方的對向車道緩緩靠近，我激動地說：「停車，停車，世賢老師，老師！」

「阿寶！」老師緊急煞車，掉頭回到計程車旁說：「下車吧，我來接你的。」

「老師，這些田怎麼了？」坐在後方，我忍不住問。但老師不發一語，只管往前騎。

回到家，阿寶沒有看到阿爸，只看見阿英姨和三叔伯在客廳，愁容滿面地候著，到底怎麼了？阿寶心裡滿是疑惑。踏進

家中，阿英姨表情五味雜陳，看見阿寶時露出燦爛的笑容卻在下一瞬間收起並皺起眉頭，詭異的氣氛圍繞在四人之間，大家似乎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青山現在躺在加護病房，昏迷中。」終於，三叔伯開口了。

「蝦？」阿寶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看著。

在六年前，就是阿寶升高二那一年，青山最小的弟弟青輝來到家中，千拜託萬拜託希望大哥可以賣掉一些土地讓他開工廠。青山非常不願意把家裡的祖產賣掉，畢竟那不是一般的農地，那是曾經種滿一家子口的希望，更是充滿回憶的土地。可是身為大哥的他也覺得照顧好弟妹是他的責任，況且，青輝也承諾一旦賺到錢就會先把土地買回來，於是青山賣掉四甲的地讓弟弟開了工廠。

工廠開兩年運作一切正常，也賺了不少錢，卻不見青輝去把土地買回來，青山到上游工廠找人，他卻總是避不見面。

直到某天，環保局在虎尾這一帶做土地檢測時發現這裡的農地早已受到嚴重的重金屬汙染，必須立即休耕。鄉民們都很不服，大夥兒都是靠這些生產度日子的，整片都要休耕，已成熟的還必須被銷毀，是還要不要我們活啊！抗議聲浪不斷，身為地主的青山也出面，找上環保局人員想好好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坐下，青山就急著解釋道：「我們的肥料都是很天然的，沒有亂加甚麼雜七雜八的東西，不信我這裡有帶來，你們可以檢查看看。說不定是甚麼檢查環節出錯檢驗錯了。」

「黃先生，問題不在你們的肥料。據這幾天的深入調查，我們發現是你們用的水受到汙染才間接造成你們的田地受到汙染。」環保局人員說明著。

「那這是要怎麼辦？難道除了休耕以外就沒有其他辦法了嗎？」青山努力地想多挽回局面，力求挽回的方法，只可惜…

「你們的污染已經是很嚴重，我們也不可能把污染的元素從作物中剷除，所以只能銷毀那些已經成熟的作物。至於休耕，那是唯一的方式讓土地恢復。我也知道你們很辛苦，可我們也是照規定來，真的很抱歉。」

青山黯然地起身，臨走前又問了一個問題：「最後再跟你請教一下，我們的水源到底為什麼會受到污染？」

「這我們目前也還無法確定。不過因為這是金屬，鎘，造成的污染，初步推測可能是在溪上游開設的工廠，沒有好好處理廢水，直接讓這些廢水排到溪裡，才導致水質污染。鎘在工業上常被用來染料、塗料色素等，這兩天我們的檢查人員就會到上游的工廠做檢測，到時候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這樣就麻煩你們了，打擾了，我先走。」

青山失落地騎著車，緩緩經過那些他深愛的稻田，種種的昔日場景不停在腦海中撥放：小時候總是和阿母在大太陽下走去田裡送便當給大家，叔叔伯伯們在樹蔭下有說有笑地吃，那時光好歡樂；第一次阿爸教我插秧，插了一排歪歪扭扭的害阿爸哭笑不得，但阿爸還是直說我很有天分；阿瓊還在時，只要一有空就會跟著來田裡幫忙，我很感謝老天爺賜給我這麼好的姻緣，我過得很幸福…

遠處已經有人準備要銷毀農作，青山的心好痛，好痛，但自己卻甚麼都不能做。才剛送阿寶離開，就接著發生這樣的事情，當下青山好無助，空，空了，整個人都被掏空了。越往前騎，畫面就越來越靠近，也越來越清晰，淚水在眼眶高漲。

突然間，許多農民拿著掃把一窩蜂衝向工作人員，一群人扭打成一團，有的人甚至擋在機器前，不願意離開，婦人都哭

倒在地使勁叫喊：「你們不要這麼狠心，放我們一條生路好不好，這是我們的心血是我們的土地，你們有甚麼資格。」這些行為沒辦法得到認同，而是被當作妨礙公務，請來當地警員協助處理。

原來那家紡織廠就是責輝開的，埕內里的里民知道後都氣得要他快出面處理。隔天他便出現在青山家中，連三叔伯都來了，外面的里民都等著要責輝給個交代。

三叔伯狠狠往責輝頭上一打，怒斥：「你這個死孩子給我跪著，你怎麼會做出這種傷害這片土地、傷害大家的事情，今天我沒打死你我就不姓黃！」嚇得責輝躲在青山後面直說自己不是故意的也不知道會這樣。

「不管怎麼樣，事情都發生了，總是要給大家一個交代。」青山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護著弟弟就對不住農民。

廳前一陣安靜，看上去，責輝根本也沒在認真想解決之道，一旁的世賢實在是看不去，於是說：「不然這樣子好了，工廠營運兩年也算是有賺錢，就由責輝出錢當作是給農民們的一些補償，也算是生活補貼。責輝也要保證以後不會再排出這些污染的東西，要好好處理這些排放物。」

三叔伯點點頭：「這是個好主意，好，你就照世賢說的去做。」

責輝眉頭一皺，連忙說：「三叔伯，我沒這麼多錢啦，工廠才開幾年哪有甚麼賺頭，而且後天環保局就要來調查了，要是被查到是會被罰錢的，我怎麼拿得出這麼多錢，何況那些處理汙水的系統設備很花錢，要是設置那些東西工廠怎麼賺！」

阿英姨在外聽到他的辯詞，氣得拿掃把衝向責輝，往他身上落了好幾下：「剛剛不是說你不知道，不是故意的，原來是

怕花錢，人家我們種田都是照甲子在走，該做甚麼就做甚麼，都不敢做錯一步。你到好了，這樣在賺黑心錢，我跟你說，有一天你會遭天譴的，你會有報應啦。」

「我不管你要怎麼樣，就照世賢提議的去做。」三叔伯說。

那天晚上青輝在青山房間苦苦哀求：「大哥，我真的沒這麼多錢，你一定要幫我，不然我就真的死定了。」

「之前你要開工廠我就已經賣掉四甲的地，你答應我會再買回來，結果呢？再說，土地現在變這樣賣也不值多少錢，你要我怎麼幫你。」青山無奈地說。

「那…你總有一些存款、現金吧？」青輝抓著青山的手臂追問著。

「我幾十萬的存款都已經匯到阿寶的戶頭，讓她去台北讀書用的，剩的也只是零頭。」

「我這下真的死定了啦！」

「誰叫你自找的，省小錢來花大錢，做人就是要腳踏實地，該做的就不…」

「哥…你現在講這些也沒有用。」青輝開始顯得有點焦躁。

過一會青輝再度開口：「不然你幫我去跟銀行借錢！」

「借錢？這樣好嗎…那你怎麼不自己去借？」沒向人借過錢的青山遲疑著。

「我…我不能去借，之前開工廠時就借過一筆，都還沒還清，再借信用會不好。大哥，你就再幫我這一次，只要度過這一關，之後我一定會把錢還清的，拜託。」青輝一而再再而三地央求，青山也只能無奈的答應。

「大哥，我就知道你不會放著我不管的，謝謝你，謝謝。」青輝緊握著青山的雙手。

「晚了，今天就在這休息吧，這裡給你睡。」青山拍拍青輝肩膀，離開房間。

隔天青山照著青輝的話到銀行借了一百萬。不過，就在他把錢交給青輝的第二天，農民沒有拿到補償金，紡織廠連夜撤走，廠房成了一個大空殼，從此就再也沒有青輝的下落。

「為了向大家有個交代，青山又去跟銀行借五十萬來補貼農民。之後，他就到處跟人家去做工，哪裡缺人他就去做，可是這工作也不是天天有，偏偏像我們這種作田的，根本找不到甚麼好收入的穩定工作。一百多萬真的不是小數目，而且還要算利息。就在兩年前，青山開始收到一些恐嚇信，大家都在猜應該是銀行私下找來討錢的。這就是為什麼你最後一次回家時，青山叫你不要再回來，說甚麼怕浪費時間浪費錢那只是要讓你同意的理由，其實他是不希望你知道這些事情而受影響。」三叔伯說著。

世賢接著說：「幾個月前他們越來越明目張膽，常常…」世賢停頓了一下，嘆口氣：「常常把你阿爸圍起來打，就在上禮拜青山叔被發現倒在虎尾溪邊渾身是傷，到現在都還昏迷不醒。我們實在是不知道該不該讓你知道這件事，因為青山叔一直不希望這樣，可是也沒辦法再瞞下去。」

「我要去醫院，快點，帶我去醫院。」早已成了淚人兒的阿寶哭喊著。

「阿爸，你怎麼老是這麼傻，我是你女兒耶，我可以一起跟你分擔阿，看你這樣我有多難過你知道嗎？」阿寶輕握阿爸打著點滴的右手，眼淚不停地流。

「你放心，從今天以後有我在你身邊，我會保護你，照顧你，我也會讓那些不肖份子繩之以法的，你要快點醒來阿。她

不斷不斷地對青山呼喚著。」

*

*

*

朦朧中我好像看見夕陽在稻穗的陪襯下發出橘紅的光芒，
搖曳的一整片稻田是在說我也該回去了？好像有一個人在等我，
一個女孩她在等著我…

窄門》

短篇小說類 佳作
廖怡如



廖怡如

個人簡介》

1979年生，文學路上的迷途者。
。師範院校畢業，不務正業成了行銷企劃，並出國流浪了一年。
曾任職管理顧問公司，為了工作與家庭的平衡，開始思考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現職：自由工作者

評審評語》

寫阿源參加考試、遭遇的愛情的考驗、女友到國外就業問題、與女友有愛情結晶，每一件事情都考驗著他，就像每一件事都是生命中的一扇扇宅門，必須運用智慧才能度過。

得獎感言》

這是送給出生兩個月女兒的第一份禮物。

第一次寫小說，連小說怎麼寫都不清楚。但總算踏出了第一步，如蹣跚學步的小童，心虛而膽顫的開始了文字之旅。

感謝DDT的鼓勵與支持，小說才能順利產出。

希望能一直保有那種深夜敲打鍵盤的動力。

窄門

再一次，阿源推開了那扇無聲的門。

裡面被黑暗所籠罩，只有桌燈散發出的微弱光芒，指引著正確的方向。一張桌子，囚禁著一顆跳動的靈魂，等待著被解放。

身為家中的長子，唯一的男生，阿源從小就受到父母特別的關注與控管。從小讓他上私立學校讀書，怕他交到壞朋友；安排最好的補習班，希望他在學業上高人一等。阿源在課業上勉強算中等，但不同於其他會反抗父母安排的孩子，他靜靜的接受父母的每個規劃，就連別人最擔心的叛逆青春期的他，也不像其他人一樣會反抗權威，只是開始帶起耳機，沉溺於自己的小小音樂世界。

「阿源，你又在做什麼，一直搖頭晃腦的？」關心他一舉一動的媽媽問。

「沒有啦！在聽歌。」阿源簡短的回應。

「耳機不要開太大聲，對耳朵不好。你的耳型像你外公，是有福氣的寬耳，要小心保護，不要像你外公一樣後來耳背聽不清楚，很辛苦的～」媽媽不放心的唸了一下。

「我知道啦！我會注意。」阿源總是這樣回覆，但耳機一直都是他的標準配備，無論去哪裡總能看到他耳機不離身。

年少的時光如風一般迅速的飛逝，一轉眼，阿源從大學畢業了。一畢業，阿源便參加銀行的招考，順利成了金融界的一員。長相斯斯文文的他，不是散發熱力的陽光男孩類型，但帶點

憂鬱的氣質讓他在滿是女生的環境中頗受歡迎。然而，進入外表光鮮亮麗的金融業上班，原以為可以輕鬆過日子，卻在幾個月後便開始扛業績的生活。不太會推銷，但要滿足上司的要求，他只好找親戚、朋友幫忙，欠下大筆的人情債，讓不喜歡求人的阿源感到相當挫折；業績要求與日俱增，龐大的壓力讓他幾乎喘不過氣來。試了一陣子，阿源覺得自己不適合這樣的環境，於是在旁人建議下轉換了行業。這幾年，不知是不是運氣不好，陸陸續續又換了幾份工作，卻始終沒能找到一個待得長久的工作。這些壓力與苦悶無處發洩，他只能對珍珠說。

珍珠是他大學時代交往的對象。

人如其名，臉型圓潤但秀氣，永遠帶著笑容，讓人感到舒服又自在。這樣的女生在學校是眾所矚目的，但她卻喜歡上表現不是很亮眼的阿源。還記得有次聯誼活動，每個參加的男生都使出渾身解數找女生聊天、逗女生開心，只有阿源淡然的坐在一旁當個陪襯的角色。珍珠在聊天之後，仔細觀察了參加的人群，好奇的發現，這個男生雖然不是團體中的焦點人物，但常常一開口就直中核心，獲得週遭人的認同。她好奇的走近阿源，隨口聊了幾句：「你怎麼都不太講話？在這種場合不太容易被注意到喔！」

「我喜歡聽別人講話。而且我相信磁場相同的人自然有機會接觸的。」阿源平靜的回應。珍珠主動過來聊天讓他有點訝異，她清揚的嗓音讓阿源感到如清風拂面般舒服，他喜歡這個女孩的聲音。

「是喔！你的理論還蠻有趣的。對了，你都在聽什麼呀！常看你掛著一對耳機在身上……」這是他們第一次交談。之後，陸陸續續有過幾次接觸，阿源善於傾聽、溫柔的特質，讓感

性的珍珠覺得受重視，每每忍不住把心中的想法、苦水往他那裡倒；有些人喜歡吹噓自己的優點，像孔雀般展示自己的華麗，但阿源始終如一的態度、不疾不徐的分析及鼓勵，慢慢擄獲了珍珠的心。儘管沒有浪漫百分百的表白、轟轟烈烈的追求，珍珠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這個超好用「垃圾桶」，兩人終於成為受人羨慕的一對情侶。

畢業之後，因為珍珠的外貌及能力都很優秀，在工作上表現如魚得水。反觀阿源，雖然人際上沒什麼大問題，但始終沒辦法過自己想要的生活，這讓他有些苦惱。他希望當個可以依靠的好男人，但在生活上，似乎只能達到勉強打平的地步，要給珍珠更好的生活，自己還沒有那種能力。然而，家裡卻開始給他成家的壓力。

阿源的爸爸是非常傳統的小學退休老師，在他心中，只有找個穩定的工作、傳宗接代才是最重要的事。他常交代阿源，工作穩定就可以趕快結婚了。一向都盡量滿足爸媽期待的阿源，對於要快結婚、生小孩的事情非常排斥；首先，珍珠還在衝刺事業的階段，根本沒想過馬上組成家庭，更別提生小孩了。而他？工作還沒穩定，連養活自己都嫌勉強。他曾晦澀的提示父母：自己沒有這麼快結婚的打算，但總是被爸爸直接無視了。就在他被工作與家庭壓得喘不過氣來時，一個新選項出現了。他終於決定跟隨市場腳步，準備公職考試。這個選擇過去從未出現在他的生涯規劃中，但為了暫時堵住爸媽的嘴，也希望有個穩定工作，能給珍珠一個可靠的未來，他決定給自己一個機會。

「你以前不是覺得公務員的工作很枯燥嗎？而且現在競爭很激烈耶～」珍珠其實並不看好阿源這個決定，她認為考試不

是他的強項，應該找個「適性」的工作做。

「每個工作都有好跟壞的一面，這幾年工作後，我覺得專業的行政事務是我能勝任的，所以我想試試看。」在阿源反覆的溝通下，珍珠最後終於決定支持他的選擇。

決定準備考試後，阿源開始尋找適合的讀書環境。

原本打算在圖書館長期抗戰，但除了每天一早要飛奔去排隊，還要跟高中生們搶位置，委實有些麻煩；運氣不好時，遇到小情侶在旁邊的座位上打情罵俏，那細細瑣瑣的聊天聲每每讓阿源感到心煩意亂。當然，偶爾也能見到認真的女學生，孜孜矻矻的讀著書。就這樣，日子在圖書館、補習班、自己的房間這三個空間中慢慢流逝。

半年前，阿源第一次考試的成績放榜。

原本支持他考試的父母，看到他落後錄取總分一大截的成績，終於坐不住了。

「阿源呀！補習班的進度都有跟上嗎？要不要換一家補看看？」媽媽還是一副慈祥的模樣，但言語中卻透露出焦急的心情。在她眼中，阿源的年紀不小了，卻遲遲不肯結婚，也不知要幾年才會考上，抱孫的日子似乎遙遙無期。

頭髮半白的爸爸也打破沉默，叨叨絮絮的說：「你給我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唸書，心要定，不要老戴著耳機閒晃。趕快考上好結婚生小孩……」聽到爸爸又開始催婚，阿源忍不住一把無名火直竄上來，拋下一句「我先去念書了！」就甩開大門轉身往外走。老舊的深褐色大門受到過度用力的開關，不流暢的卡啦聲頓時停滯，急轉成「蹦鏘」的撞擊聲，爸爸的話語聲驟然停止，媽媽微微的嘆息聲也一併被留在了門後。

父子間的對話越來越少，家中的氣氛也越來越糟，阿源決定找個可以安心唸書的地方，不用每天去圖書館搶位置，甚至可以不回家睡覺。找了一陣子，他發現南陽街有個不錯的地方，出租一小塊空間專供晚上睡覺用，雖然淋浴間、廁所要與別人共用。

白天讀書的地方，阿源選擇了一家安靜的K書中心。走進接待處的長廊，呈現沉穩的咖啡色系擺設，兩幅現代派的畫作掛在牆面上，其中一幅是樂師彈奏鋼琴，另一幅則是小提琴雙重奏。休憩走道有飲水機、小茶几，以及一個雜誌櫃讓人取閱雜誌書報。最重要的是，讀書處的隔間設計大方，每個人有自己的私密空間、檯燈及書櫃，感覺那個發出微光的小方寸之間，是真正屬於他的。沉重的隔音木門，把外面的聲響嚴密的隔離在房間外，地上鋪著厚重的褐色地毯，開關門沒有任何聲響，就連穿高跟鞋走路都不會聽到聲音。在這裡唯一適合做的事，大概就是打開自己的書，開始閱讀。

真要說這裡的缺點，就是太安靜了。曾經帶著自己的隨身聽跟耳機去唸書，想要一邊偷聽音樂，卻在半小時後被管理人員客氣的請出去談話…有客人反應他發出的音樂聲太大，請他換一個不會影響別人的耳機…阿源不知道哪一種耳機設計可以密不通風，只有自己的耳膜能聽到聲音，所以就放棄了聽音樂這個念頭，絕對的安靜或許有益讀書吧？

每天每天，他習慣性的聽著別人的翻書聲、劃線聲、拉開筆袋的嘶嘶聲、以及學生帶著電腦來寫論文、打報告，傳來的喀啦喀啦打字聲。偶爾，會有沒來過的小情侶，在桌子邊小小

聲的交談，但無論如何壓低音量，還是無法阻擋音波在黑暗中迅速傳遞；終於，他們手牽著手，小心翼翼的離開了這個聲音無所遁形的地方，找個私密的空間繼續他們的戀人絮語…

白天讀書，晚上回到那個1坪大的小隔間睡覺，成了他每日的固定作息。嚴格來說，那也不能算是個「隔間」，屋主利用書櫃等大型家具圍了幾個空間出來，上面的空氣是相通的，還可以聞到隔壁室友帶回來的便當飄散出來的香味。比起家裡，這裡的居住品質只能用惡劣來形容，因此，在那裡的住客，清一色都是經濟拮据的男性重考生。房間外有洗衣機、烘乾機可以使用，但多數人為了省錢，都把衣服掛在「房間」上方陰乾，形成萬國旗在小隔間飄揚的景致。阿源不在那裡洗衣服，他愛乾淨，每個星期定期把衣服拿回家，媽媽也總是把衣服曬的香噴噴的，整理成乾淨的一包讓他帶走。

偶爾珍珠也會去找他。

這次他們約在旁邊的一家咖啡廳。地板是水泥砌成，沒有磁磚或其他修飾，營造出粗曠的風味，天花板是裸露的，彎彎曲曲的管線統一用單純的黑色裝飾，唯一熱鬧的是兩旁的牆面，不同區域用不同顏色區隔，中間的鵝黃沙發區還放了一隻大熊，只要是帶著小孩的家庭進來，都會發出驚喜的歡笑聲。

阿源點了杯拉堤咖啡，珍珠則點了杯花草茶，兩人靜靜的坐了下來。

「最近讀書還順利嗎？」

「嗯。還不錯，那裡很安靜，適合讀書。妳呢？工作上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還是老樣子！機車的MH在公司的一天，我們就很難輕鬆。」

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在阿源決定準備考試之後，珍珠忽然發現兩人的話題變少了。以前會互相吐吐苦水、聊聊公司發生的瑣事，但她怕自己的情緒會影響阿源準備考試，也就減少了抱怨的次數。

敏銳的阿源，早就發現珍珠的沉默，習慣傾聽的他，相信珍珠想說的事會自己講，也就沒特別說些什麼。

兩人就這樣默默的，喝著自己的飲料，直到阿源補習的時間。

在規律生活下，時間不知不覺的過去，已經來到考前倒數三個月。隨著考試旺季將至，K書中心讀書室內亮起的燈光越來越多，如大海中的盞盞星光，照耀著每個人心中的盼望。房間裡發出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唸～唸～的聲響是前方小妹妹在書上劃線，筆直的線條沿著尺的邊緣，有條不紊的延伸到書頁下端，在書上留下專屬的刻紋。後面的高大男生，正趴在桌子上小憩，發出極力控制下的微微鼾聲，有時聲音不小心大了些，還會被自己驚醒…阿源常聽著這些聲音出了神。

珍珠越來越少出現。

兩人還是常通電話，但阿源發現她越來越沉默。曾經試著在電話中詢問珍珠，但她總是欲言又止，因為看不到表情，阿源沒辦法判斷珍珠的狀況，想想再過幾個月就考完了，於是決定不再煩心這件事，先專注的準備考試。

下星期六就是珍珠的生日，過去阿源總會安排驚喜給珍珠，即使是很普通的點子或禮物，都能獲得珍珠甜美的笑容與讚許。

這次阿源準備帶珍珠去宜蘭度假兩天。珍珠很喜歡到處玩、享受美食，因為準備考試的關係，兩人很久沒有一起出遊，阿源有點愧疚，想趁著珍珠生日給自己放兩天假，彌補一下這

一年無法陪伴珍珠的時光。

星期五下午，沒有通知珍珠，他悄悄的來到珍珠公司附近等她下班。過去阿源常來接珍珠下班，她總是一臉開心的走出來，跟同事們互道再見，挽著阿源的手幸福的離開。

他先到旁邊的咖啡館，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離珍珠下班的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因為目前沒工作的關係，他不想面對珍珠同事的眼光，所以打算晚點打電話約珍珠來咖啡館會合。

沒想到才剛點了杯咖啡坐下來，竟然發現珍珠從公司走了出來。

一陣子不見，珍珠變得有些憔悴，彷彿一夜沒睡好，眼角還隱隱泛著淚光。後面有個人追了上來，定睛一看，是珍珠半年前新進的男同事Ken，他好像正在安慰珍珠，不知在說些什麼…兩人後來一起搭著計程車離開了。

見到這個場景，阿源忽然不知該做何反應。或許，真的冷落珍珠太久了。他落寞的走出咖啡館，一時卻也不知要去哪，茫然的往前走…

晚上，阿源還是決定打電話給珍珠，或許她只是心情不好，並沒發生什麼事。阿源隱晦的詢問她最近的工作情況跟心情，珍珠沒說什麼，只說最近身體不太舒服。

「我訂了明天晚上在宜蘭的飯店，你週末想出去走走嗎？」

珍珠愣了一下：「讓我考慮一個晚上好嗎？因為我最近身體真的不太好。」

「喔！好，沒關係，真的不行也不要勉強，以後還有機會。對了，生日快樂！這陣子辛苦你了。」

忽然，話筒那端傳來珍珠微微的啜泣聲，阿源不知該怎麼安慰她，是打算跟自己分手但說不出口嗎？他心中有種酸酸的感覺。

「明天我再打電話跟你確定好了，或者找時間見面就好，

不一定要出去玩，妳今晚先好好休息，好嗎？」

「嗯，明天再說好了。晚安，Bye Bye.」珍珠帶著濃濃的鼻音，掛斷了電話。

這天晚上，兩人都沒睡好，想著各自的心事。

將近中午時分，判斷珍珠應該已經起床，阿源撥了電話過去，若無其事的道：「Hi! My little pearl. 昨天睡的好嗎？生日大餐想吃什麼？」

「都可以呀！你決定吧！我今天好多了，應該可以去宜蘭。」珍珠的聲音聽起來有精神多了，今天是她的生日，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吧！阿源要讓珍珠度過一個難忘又愉快的生日。

兩人碰了面，照著他的規劃，去了以前常去的冬山河、運動公園、羅東夜市。以往總喜歡在夜市大吃大喝的珍珠，這次吃的並不多，但心情及精神明顯好多了。阿源很開心能聽到珍珠的笑聲，她的聲音總能讓人忘掉憂愁。

深夜，他們終於回到飯店，這是難得屬於兩人的獨處時間。

這間飯店走的是設計風，黑紫色的裝潢展現大氣及神秘感，房間很大，走到陽台可以看見中庭的露天游泳池。

看到豪華的按摩浴缸，以及舒適的大床，疲憊的珍珠迫不及待先去洗澡，一邊泡澡還隱約可以聽到愉快的哼歌聲。

阿源拿出準備很久的禮物，在房內靜靜等著珍珠。

這是去年在百貨公司逛街時，珍珠很想買的裝飾品。青藍色的水紋環成一個弧形，因為是琉璃材質，顯得晶瑩剔透；其中包裹著一個大地色的核心，散發出溫暖的色澤。店員說這個作品有家的意味，很多人買來當做慶祝成家的賀禮。當時珍珠很喜歡那個設計，但因為價錢並不便宜，而且似乎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擺放，於是便打消了購買的念頭。

事後，阿源偷偷回去買下這個禮物，打算有機會要送給珍珠。他不知道這次是否是個好時機，但他真心希望珍珠能過的幸福。

當珍珠看到這個禮物時，顯得十分驚訝。當時她非常想買下這個富象徵意義的作品，但後來卻放棄了。之後再回到那家店，卻發現已經被買走，當下其實有些惆悵，沒想到最後一件是被阿源買去了。

「謝謝！我很喜歡這個禮物。」感動的珍珠收下了禮物。

「希望這個禮物能為你帶來幸福，生日快樂！」阿源再次送上祝福。

「對了，有件事一直沒跟你說，公司可能會派我出國半年，原本打算拒絕，但實在是個很好的機會，你覺得呢？」珍珠問到。

「自己一個人去嗎？」阿源問。

「嗯，要去紐約協助合作廠商籌劃一個大案子，如果順利拿到案子，有可能會在那裡設立辦公室。」

阿源知道珍珠一直夢想著要到國外工作，聽起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是如果進行的很順利，可能要待在那裡不只半年，甚至會留下來好幾年。而且你…」珍珠遲疑的說。

「如果這是妳想要的，就放手去做吧！不用擔心我，沒問題的。我會再想辦法。而且妳也不一定會留下來呀！」阿源說道。他很清楚，自己如果考上公務員，要走的就會是與珍珠截然不同的路。但為了考試投資了這麼久的時間與心力，他覺得不管如何，還是要盡力完成。

珍珠的狀況也是如此。阿源相信，即使兩人要分離一段時間，但只要珍珠有心維繫，距離不會是問題。如果珍珠真的想離開自己，即使心痛，也會送上祝福。又想到那天看到的畫面

，阿源掙扎了一下，還是忍不住問了出來。

「喔！原來你有來公司找我喔～因為我本來打算拒絕老闆外派的要求，結果被罵了半天，說我不懂得珍惜機會，Ken追出來安慰我，順便跟我說老闆讓我再多考慮幾天。然後我們就一起去拜訪客戶了。」珍珠很俏皮的笑著說，她很開心聽到阿源去找她，而且感覺在吃醋，讓她有受到重視的感覺。

「害我擔心了一整個晚上，以為妳不要我，要跟我分手。」阿源裝作傷心的說。

珍珠哈哈笑著，兩人很久沒這麼開懷的聊天，好像又回到過去的時光。

終於，到了考試的時刻，這也是阿源給自己的最後一次機會。快速的擠上一班即將開走的公車，他到了考場，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來。拿出這一年多以來的筆記，默默的讀了起來。教室裡大概有二十幾人，男女老少都有，有幾個學生模樣的人可能互相認識，正小小聲的聊著天，似乎不在意即將到來的挑戰。監考老師早就站在前方，正在黑板上書寫今天的考試科目及時間。

一切都跟第一次考試相差無幾，但阿源清楚的知道，自己改變了。不只是知識上的精進、考題的熟悉，更多的是心態上的調整。第一次來的時候，帶著好奇與不確定，到底自己的程度如何？能不能打敗數量龐大的對手？他一點把握也沒有。這次考試，沒有測試程度的想法，只有一個單純的念頭，把自己會的展現出來，戰勝自己就足夠了。這道窄門，他走了很久，也到了抉擇的關卡。

又想到半個月前，珍珠寄來的一封信。

裡面提到，她在美國的工作及生活一切順利。但是，她懷孕了。

其實早在兩個月前，珍珠就已經知道，但她怕打擾阿源考試的心情，也還沒想清楚該怎麼做。現在，到了決定該不該留下孩子的時刻，珍珠覺得應該讓阿源知道，所以寫了封信給他。

剛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阿源十分震驚，沒想到父母成天掛心的事情，忽然之間成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課題，甚至比工作還重要。他立刻告訴珍珠，考完馬上到美國找她談，請她先不要做任何決定。

阿源希望兩人經過充分的面對面討論，婚姻，或者小孩，都是人生必要之重。

每個選擇，都有如一道窄門，進入之後難以回頭，但又不能只在門外徘徊，人生的單行道是不允許暫停的。

中午，還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下午時分，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或許是太過燥熱的關係，天色猛的轉暗，原本翠綠的枝芽抹上了一層墨黑。阿源望了一眼窗外，真是難以預料的天氣，等會可能要冒雨回家了。

但是，相信明天還是會轉晴。

雲林

報導文學

第八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首獎：從缺

第二名：廖紋伶「尋訪延平老街」

第三名：黃文榮「消失的桃花源——尋訪褒忠龍巖糖廠及其社區」

佳作：郭喜斌「西濱明珠麥寮拱範宮拭塵記」

佳作：張清海「跟隨東勢國小百年樹人腳印」

備註：佳作不排名依報名順序排列



尋訪延平老街》

報導文學類 第二名

廖紋伶



廖紋伶

個人簡介》

1978年生，現職國小教師。

曾獲》

96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散文類 優選

96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新詩類 佳作

100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散文類 佳作

評審評語》

這篇作品對西螺地區的西螺大橋、延平老街的歷史、建築的美學、市場的興衰，做了詳盡的報導，透過歷史文物與廟宇，說明時代變遷與地景的變化，也說到泰山石敢當的故事，文中有生計與危機、存在與隱沒等問題探討，讀起來有一種淡淡的哀傷。

得獎感言》

我常走在這條街上。但身在此街難見其美的習常中，只是匆匆路過，不曾細看或駐足，也認為她更趨近於實用功能。這幾年來，沸沸揚揚的社區活化中，她像一顆從蚌殼中取出的珍珠，自樸實的包覆中蛻出，展現華麗的光澤。在探訪中，我看見老街庶民的、藝術品般的過往；驚見老街的青春，那些父執輩也在其中的時光，並開始享受蝸步慢行的節奏，成為稱職的老街住民。

尋訪延平老街

緣起——在假日午後

在假日午後的延平老街上，總能看見青年們三五成群到訪此處。

似乎是一路走過來的樣子，周邊找不到他們的代步工具，他們的扮相一致，牛仔褲搭T恤「制服」的後面是清瘦高挑的體格。男女相間的成員裡，人手一支手機，雷達似的偵測，隨性取了幾個景後，便盤踞街角一隅，埋守觸控螢幕，幾句共識的徵詢，然後就偕往附近小吃方向走去。

好奇生澀的樣子，一眼就認得出來。

而家庭的訪客也是有的。他們多半開車前來，路邊有限的停車格很快就被占滿。年輕的父母帶著稚嫩的小孩們擠進東市場，東摸摸西看看，有時介紹裡面與時代隔閡的傳統物件，更多時候是掏錢購買，因此，消費能力強的他們在街上是特別受歡迎的。

而這樣的風景是近幾年內才有的。

記得十幾年前在外地念書時，來自四面八方同學們總好奇著別人的來處。因此，在自我介紹中，好像這樣才完整似的，我們還得在名字說完後再加上自己的家鄉地。

我很快發現，有別於同學們以居住縣市名稱作答，我所慣用的答案——「西螺」不但能贏得聽者的普遍了解，也是一種更趨近於實際的應答方式。後來我才了解，西螺的名號背後有一個相互環扣的知識網，具體對應到諸如「西螺大橋」、「濁水米」、「西瓜」、「醬菜」……等等地景或地物，藉此指涉相對正確的地理想像。

而這樣已經很了不起了，至於拜訪的慾望卻是怎麼樣也不可能發生的。

但在這幾年來，成群出現在街道的青少年們，捨棄亮麗的、屬於他們的彩色世界來到這個古樸、安靜的西螺小鎮，極大的反差背後或是一種偶發，但肯定也有其深沉的時代意義。

如果探究原因，顯性的幾個不外乎下列。首先是拜媒體之賜。身為每年大甲媽祖出巡必經的路線，小鎮街景在實況報導中以背景的姿態出現，有時更搭以額外的花邊尋訪，吸引饕客或探險家的目光。而有線電視勃興，將異地文化拉到眼前，小鎮小而美的溫柔力道，也招來許多遊客；如果再加上大專院校中鄉土尋訪課程中作業、專題的要求，就不難窺見小鎮回春的秘密。而最重要的應該就是拜社區營造之賜了。近幾年來呼應在地精神的社區營造活動，讓小鎮有了新面貌，而社區營造也將範圍收斂在延平路上的老街區，讓旅者有一個半日或一日、線形而集中的有限範圍。

守候了半個世紀安靜、耐心、收納許多歷史與變遷的延平老街就像畫卷那樣展開。

而今日永安里延平老街路段，便是西螺最早發展的地區，前瞻與回顧兼容於此，是西螺繁興的第一站、老街崛起的第一章。

話說從「頭」——市仔頭的崛起

順著延平老街的深褐色指標直行，在堤岸旁的土地公廟轉九十度的大彎，便能到達永安里。

永安里舊稱「市仔頭」，說明此為西螺街市的開端，也道出依傍濁水溪而居時美好、饒富流動的時代。永安里在當時又稱「新街」，象徵商業行為的勃興與舊時代的沉澱終結。

但那是相對的時間關係，所謂的「新時代」遠在清初年間。

據西螺「口店文史協會」的廖先生說，早期的『市仔頭』是渡船口所在地。在西螺大橋尚未興建之前，濁水溪兩岸居民依靠渡船往來，位於濁水溪南岸的西螺是中南部地區橫渡濁水溪的水陸轉運站。西螺靠近水岸的地區因為與濁水溪對岸的東螺有小型船隻來往而漸形成渡口，提供貨物轉運與商旅行進，形成車水馬龍人潮熙攘、旅社、飯館、菜店林立的繁華聚落，非常熱鬧。

而當時渡口的上岸處便在現今文昌路與延平路一帶，也就是在西螺行政區域劃分中土地面積最小、居住人口最少的永安里。當地的「口店土地公廟」就是保佑民眾往來平安順利的在地神祇。口店土地公廟是西螺第一間土地公廟，也是鎮上唯一一間「鎮廟」等級的土地公廟，與一般僅屬一個庄頭的土地公廟不同，現今的她雖然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土地公廟，卻是西螺早期發跡的見證。

大河時代—永安的渴望

市仔頭發展與濁水溪的淵源是黏稠而悠長的。對水源的依賴是他們最初的連結，奠基於此的交通輻散更延續其優勢，提供繁榮的必需與支應。但是今日的「永安」之名卻也是因應濁水溪經常氾濫潰堤而取的。



當初此地因濁水溪而蒙其惠，之後卻也因其患而擔驚受怕。

由於當時濁水溪經常決堤，在距今將近二百年前，居民在街頭興建了一座土地公廟，奉祀福德正神，名為永興宮。在西元1827年（清道光七年）所立的泰山石敢當更是震懾洪水、去邪解厄的渴望與作品。

根據林衡道教授研究證明，此為全台第一大石敢當，五尺六寸高的她，威力含蓄於「獅子咬劍」的凜氣磅礴，與一般不能輕易寫上的「泰山」二字中。「泰山石敢當」石碑上還有三個別字，「泰」下面的水少一點，就是希望溪水少一些；「石」中多一點，說明此為法力加持的石頭，具無邊神威與法力；而「敢」的耳無下突，意為齊放穩固、不動如山。

各具涵義的三個別字，表現出人的渺小與渴望，或也因為知道大自然反覆無情，崢嶸悖骨之中大概還得有一些幽默與調皮。

但是「泰山石敢當」的身世卻在其後幾經流轉。原本立於濁水溪畔的她隱沒在沙礫中，直至光復後整建堤岸時才被挖出，供奉於大同路一百七十八號巷內的民宅，後因道路開闢，又搬遷至濁水溪堤岸旁現址。時至今日，洪水不再氾濫，鎮公所為他籌建基地、圍牆、欄杆並在周圍進行綠美化，更有地方人士認養維護，興建一座加裝護籠的「拱照亭」，以免遭破壞。

那或許是一種平衡法則，關乎生計與危機、存在與隱沒、保護與被保護。

流轉與規整——街廓的布局



東西向恆互於大橋路與建興路之間的「大橋路一巷」舊稱「西螺第一街」，總長度650公尺，位於現今座北朝南延平街屋的後方。其路面窄仄區折，單單是電線杆便已占住路面三分之一的寬度，僅見兩三台車輛窘迫貼停於屋子旁邊。

但是這樣剛剛好。

傍晚時分，巷弄裡的微風流進巷弄，復循路的方向往前竄去。路旁的住戶搬了椅子在外面隨性坐下，或圍成小圈或三兩錯落，星點在巷道上，像一條銀河。座位的落點更以彼此聲音可以傳達為範圍。他們說到住外地的子孫、自己與別人的身體狀況、政府的福利之類的話題，或有人僅端坐不語，彷彿他只是以「應到」的身分出席，否則話題便會從自己的缺席講起。

他們自外於熙攘的世界，像時間睡著了那樣安詳。

那麼當年文獻中所述，光明熙攘的「第一街」怎會變成今日的「暗街仔」呢？

據住戶張李老奶奶所述，在最早期，現今座北朝南的延平街屋之正面面對「西螺第一街」，當時街道狹窄，僅人力車可通行。之後，後方座南朝北的街屋陸續建成，因延平路較寬大、可容馬車通行，座南朝北的街屋隨即轉向，改面向延平路那

端為正面，像火車掉頭一樣，只消走到另一邊、把車尾當車頭即可。西螺第一街頓成延平街屋後方的巷道，又因太過窄小幽暗，因而稱為「後壁街仔」或「暗街仔」。這種現象也造成現在面向「西螺第一街」的原始立面，如金玉成商會、螺溪齒科之後棟，其建築精緻程度皆不亞於前棟的情況。

從正面到後方、第一街到暗街仔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反差，是此地興盛擴張與彈性變通的展示。

但對於延平路目前的街廓來說，那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日治昭和10-12年(1934-1936)之間的「街市改正計畫」也就是都市計畫，為延平路規畫了筆直寬闊、有紅磚、人行步道、車輛分道的道路藍圖。而此改造計畫更因1935年中部大地震的破壞而加速完成。

在路面擴張的過程中，店面改建工程因配合當時所強調的商業需求，形成「亭仔腳」建築。當時的街道規畫是以格子狀的市街計畫為基礎，因此其整齊畫一、棋盤狀的街廓格局與早期城鎮常見的輻射狀街廓有很大的不同。另外還有先進的「人車分道」的設計，人行步道兩旁也設有排水溝渠，電線桿筆直林立、開始供應居民用電，家家戶戶都有了電燈，加上人行道兩側的洋樓街屋一一坐落，路過此街的人無不稱羨當時西螺延平街所擁有的優美環境。

據世居此地的陳先生轉述祖輩的說法，當時道路兩旁更種植柳樹，以為行人行走遮陽；而當時延平路上的招牌更以統一設計置於騎樓柱子上，不但一目了然，更深具整體美，對照今日各出奇招、高低各異、大小不一的招牌，雖然變得現代卻有亂象。

當時的這些建築元件雖非盡善盡美，但許多部分保存至今，成為現代西螺日常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成為今日街景整治的

參考。就像延平路兩側目前尚在鋪設的連鎖紅磚步道，雖然兩旁路樹改以楓香代替，但走在寬巍的十五米路上，享受人車分道的安心休閒，當年浩大工程中的遠見與睿智、執行的魄力與號召力，又彷彿在眼前。

對照記—東市場的衰敗與再生

因為昔日曾為濁水溪渡口出入口的緣故，「市仔頭」上商旅往來平常，且經常需要在此休息或過夜，因此這裡產生了許多供客商住宿的「販仔間」與喚作「貓仔間」的風化場所。此地販售的物品眾多，除了有食品、竹細工店（五金雜貨、器物雜貨）、金銀銅磁、冶鐵、農具等生活必需品外，還有舶來品、當時稱為吳服店的布莊以及中西藥品。

綿密相接的店家便是繁華的密度。



位於市仔頭「廣合商行」旁的「東市場」便是見證西螺繁華史的地方。

「東市場」是西螺年代最久的公有市場，建於清朝末年，因位於西螺渡船頭驛站附近，便成為重要南北雜貨交易的場所，也是延平路上的商業活動重地。

舊時的「東市場」是一座木造的建物，分為前棟臨街一條龍的店屋，與後棟竹管厝商店與菜肉攤位。內部的建築形式類

似日本東京造街時期的「牌樓厝」建築，西元1965年後改建為鋼筋水泥建築，並利用美援時期建造「西螺大橋」所賸餘之建料進行建造，使得「東市場」成為見證清末、日本時代至光復後，西螺地區產業歷史與延平歷史街區空間發展的重要資產。

但在西元1978年（民國67年）後，由於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且「西螺大橋」因鐵、機動車共用帶來危險，再加上台糖營運不佳而停用原本在大橋上的鐵軌，「東市場」的重要性開始消退，加上建興路的拓寬工程及其上「中央市場」的機能發揮，東市場在人潮、車潮及機能衰退的多重影響下，結束熱絡風光的年代。

住在中央市場旁的林阿嬤說，她還記得中央市場最熱鬧的年代。大家都知道去中央市場就可以買齊所有的東西，而她自己也在這個「高級地段」買房子、做生意，變成「市仔人」。

據阿嬤所說，那時候東市場已經「退流行」了。隨著交通路線改變、商圈轉移，年久失修的東市場甚至出現安全上的疑慮，在1993年更被鑑定為危險建物，之後存廢的問題便浮上檯面。

2008年雲林縣政府將之提報到中央修繕。其中2200萬經費中的一半將拿來修繕舊結構，而另一半則拿來做為空間活化。在2009年，東市場再造工程完工，今日並以無償使用的方式吸引許多特色店家進駐。雖只在假日東市場才有人潮湧入，但榮景似乎是可期的。雖不能與當年繁盛商業現象相比，但是此地連結了昔日的大橋文化，自然會激起人與文化的連結，一種新的榮景或許就要發生。

戲夢人生—西螺大戲院的美麗與哀愁

西螺戲院約建於西元1940年代，位於西螺早期最繁華之「東市場」區域的公共活動中心點。

早期西螺戲院稱「西螺座」，又稱「舊戲園」，建造約在1930年代(昭和5-14年間)，為 R. C. 加強磚造結構的建築物。其建築空間格局左右對稱，樓梯分設於雙邊。一樓有舞台與觀眾席，舞台左右側配置檜木夾層工作空間，中間檜木屋架結構完整。二樓觀眾席木構造夾層及放映室空間保存完整，深具歷史意義。

在當時，西螺戲院門口儼然成為一個新興商場，甚至有「西螺西門町」之稱，由此可見當時繁華景象。附近的觀音街、市後街一帶，在當年也可說店家雲集。早年的西螺戲院是曾躬逢其盛的老年人們印象深刻的地方。聽附近張老先生說，他曾聽父輩輩說，年輕時在戲院看完電影後還會到附近的小攤「續攤」吃點心，感到特別滿足。

戲院除柱面貼面磚之外，其餘皆洗石子。其外觀正立面的一樓凸出，形成二樓的陽台，二樓再以一個大山牆橫跨三間，以大片弧形山牆象徵早年商業建築之意象。在山牆之上尚有氣窗及百頁木窗設計。不僅在外觀上具日治時代建物的特徵，內裝座椅的背後還有置杯架，是非常貼心的設計。



西螺大戲院山牆的藝術造型



西螺大戲院全景

大戲院的榮景一直延伸到電視普及後。在歲月的磨蝕中，今日的大戲院隱身在破敗荒廢、牆面剝落的外牆背後。入口處的柵門早已鬆開，留下一道無人敢走入的鬼魅，亭仔腳成為附近住戶停車的地方，外壁被地震撕裂的縫隙更伸出蒼鬱的草木。

她在安靜的年代熱絡，卻在喧嘩的年代沉默。西螺大戲院始終以一種矛盾的方式存在著，繁景不再的她因為是私有地的關係而與政府產生一層隔閡，而更多的阻礙則存在私人力量中所欠缺的大筆金錢、擘畫能力以及一份如東市場那樣的機緣。

蜃樓誌—街屋的裝飾派風格

早期延平路稱之為「西螺街」。遠在1723年(雍正初年)時，西螺街的街廓即已形成。但是現今延平街上的建築景觀則大部分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

延平街屋的建築風格受一九二〇年代全球盛行的裝飾派建築風格「Art Deco」影響，將輪廓明潔、線條流動的幾何圖案作組合變化，用來修飾在建物外廓上，再搭配傳統建築的裝飾細節如吉祥圖樣或商店店號，讓傳統與現代作出融合。像這樣將台灣傳統裝飾花紋以靈活線條呈現在建築上，以強調表現主義的美學風格，形成台灣裝飾派藝術，也就是「Taiwan Deco」。

在歲月洗禮中，部分延平街屋雖已失去舊貌，但是站在市街的起點極目遠眺，還是看見兩旁建物直挺護持住這條看不見盡頭的路。

延平街屋的外觀多為樸實的洗石子或貼面磚立面，屋樑騎樓以木造居多，還有共同尺寸的約束，唯一凸顯的就是立面裝飾的變化。大部分的建築為二層或三層樓，其門窗形式以瘦長型為主，二樓為三開式，即中間為門、兩側為窗。在街屋立面的二樓皆有大陽台，女兒牆的出簷較深，除了有銜接屋頂、雨

天排水的功能，亦可藉其上的柱子與各式圖案花樣來區隔牌樓面，而四柱三間便是典型的分段面方式，有時還會出現三等分不一的變化。山牆形的屋頂立面上常印有姓氏、店號，讓人可以直接得知屋主的姓氏與職業，再加上幾何圖形、線條的裝飾，瀰漫著優雅復古的情調。沿途還可見許多水泥藝術的運用，如開模印花、泥塑裝飾便是常見手法。



街屋跳脫實用主義的桎梏，像這樣願意多花心力、金錢在看得見卻吃不到的裝飾物質上，甚至達成區域性統一的建築形式，與當代地方的繁榮有直接的相關。在二、三〇年代，便能於建築中添加裝飾派風格的元素，顯示出這裡在商業思維的指導下，經濟實力與美感攜手超前的現象。

這些立面上的裝飾至今仍緊實牢附著。經過六、七十年風化雨蝕的摧殘，看起來竟不顯舊。在當地住了七十幾年的廖老先生說，這就是洗石子的好處，時間並不會讓她變髒，相反的，幾場大雨就能把石子間的溝縫洗乾淨。因此，雖然洗石子成本較高，但可以使用很久，又有很好的防水功能，是值得推薦的建築工法。

在他看來，如果將時間成本一起計算下去，洗石子可謂超值。雖然這樣的看法具有許多功利成分，但是功利在今日也許是好的，如此，街屋的存在或許因被視為節約良方而得到更周全、更長久的保護。

方寸之間—延平街屋的容顏

現在仍保留完好的延平路老街如其他多處城鎮老街一樣，都呈狹長的街屋型式，由外至內分別涵具店面、廳堂與內室這樣多功的用途，再加上日治時期的街道改正計畫，每一戶街屋立面都有中西融合的味道。

來這裡的遊客喜歡聚集在位於大橋路與公正路區段間的延平路上，也就是當年稱為「市仔頭」的地區。此處連綿而無間斷的街屋皆維持舊貌，未曾改建，許多舊商號還黏附於立面，而有些老屋雖已數次易主，但舊屋主的姓氏稱號不曾拆除，仍牢印在屋頂立面的山牆上。



位於延平路66號的「螺溪齒科」是一棟三層樓的建築。以單獨一間為單位的立面裝飾中，最為特別的部分在三樓上、有人說看起來像一顆「大白齒」的兩個不對稱的大弧，其後還配以三角形的哥德式尖頂木窗，右方另有一圓拱形狀配以小陽台的窗戶。二樓部分的落地窗被風翼箭形的窗櫺切割成橫斜錯落的小塊落幾何圖形，一樓騎樓的牆面上更刻有招牌「齒科」二字，說明所執業務。獨樹一格的設計堪稱裝飾派風格的代表。

從外面往內看，齒科還維持舊式的布局。屬於舊式診所慣

常使用的白色木製屏風，在入口處曲折開展，遮住窺探的視線；空曠客廳中不見人影，只有一部摩托車置放一隅，它與潔淨的空間展示了子孫仍居住其中的生活氣息。

根據附近居民廖先生所述，此屋子的主人是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後回來建屋、開業的「李其雄」先生。他曾擔任西螺第一任民選鎮長，其胞姐李德和更曾是「莢社」也就是當時西螺詩社的成員之一。現居者為其公子—李派澤先生，是西螺農工退休老師，因為職業的關係，此店面才得保留原貌至今，政治與文人的世家傳統也得以在此延續。

而位於延平路74-78號之間的「金玉成商行」也頗為可觀。當時因為販賣鐘錶、金飾的關係而將時鐘鑲嵌在建築物上，以為廣告效果。在裝飾藝術的風潮中，自闢蹊徑的將商品置於建物上，可說是一種極富創意的生意頭腦。

因為曾是同一家族所共有，外型的立面是三間一體的形式。其外貌為洗石子樣式，陽台則是尖拱、圓拱並用的鐵圈護欄，更輔以非對稱的曲線建構外型，外觀豪華而富貴。當然最具代表的地方就是左方三樓上突出的歐式鐘樓，雖然時間已經停擺，但仍昭示金玉成商店在那個年代中，販賣與生活無關奢侈品的雄厚財力。而今日的她仍以一種瀟灑華麗的貴族氣息矗立一方，成為延平老街上一處醒目的地標。

捷發乾記茶莊則是一棟兩間式的建築。因其90號鄰棟屋舍在兄弟分家後轉手他人，獨留92號屋舍可窺得舊日茶莊形態。

捷發乾記茶莊顧名思義為茶葉買賣的店家，買賣來自大陸與台灣本地的茶葉。八十幾年前開業之初，茶莊交易熱絡，親戚紛紛投靠的結果讓茶莊在虎尾、斗六、嘉義、台中等地都有分行，但因西螺商業典範的轉移，在民國78年已結束茶莊生意，今日則無償提供螺陽文教基金會將老屋作為「延平老街文物

館」使用。

捷發乾記茶莊是旅客必訪的景點，從外而內趨入可以看見一個家庭繁盛時期的生活面貌。其建築體為三層樓建築，縱深很長，共分為前、中、後三座，立面以吉祥福運圖案為主。捷發乾記茶莊一樓為寬敞店面空間，右牆設木櫃展示茶罐，櫃台旁還有長凳，可窺見昔日店家與客戶買賣交易情形。穿過店面，有一處栽花植草的天井，此處即為日治時期街市改正（都市計畫）前之西螺第一街，而今日此段已被封存於此。中棟一層樓磚造建築，原本左為製茶烘培間，現為名人堂—廖文毅展覽室；第三棟為西元1933年改建而成，全棟為三開間二樓半，磚造木構洛可可式洋風建築。一樓大廳前銜掛「瑤林衍派」四字，氣宇萬千；廳前是天井，天井中鑿一水井，為內眷洗衣、洗菜和談天的聚會所。

在小小的空間中，擷取了地理，也濃縮了歷史。

街屋遵循同一種建築風格，卻又展現與他人區隔的個人風格。諸如在女兒牆上磨石子的「茶」字鏤空造型與羅馬拼音的店家商號，又如同分別象徵平安、富貴、鷹揚的各家山牆。立面上的種種從不願規矩的相似或收斂，他們喜歡以一種表現的、大方的，與內外直接對應的方式進行。

那便是當代的語言，被收斂在一長排的歷史街屋中，有著稍稍落魄的外表，卻十分貴族的氣質。

展望與絮語——老街的未來

對延平老街來說，即便是滄海桑田的變化都與當初地利之便的榮景一樣，是機運的、被賦予的。毫無選擇餘地的後果，常常只能被動接受，像當初水運之便為這裡帶來的繁榮，又像之後高速公路將這裡的繁榮帶走那樣。

後來的景況大概是這樣的。

在舊時包辦生活必需品的柑仔店拉下了鐵門，年輕一代早已另謀高就，老邁的一代或隨兒孫去了他鄉。而擁有縱長進深的打鐵行深處一隅，滋滋鏗鏘的刨鋼烙鐵聲已換成輕緩的舊時代曲目，雙按扶手藤椅上的老闆，正要在規律的擺晃中樂天知命的度過一天。而當年的「西螺第一街」已隱沒成大橋路一巷，被風打著吱嘎作響、哆嗦直起的聲音，則是街上僅存的表情。而此地雖然沒落，但是地價仍高居不下，願意守護祖業的後輩們以一份敬意守護此地，並在此老去，而產權持有的繁縟細節、整修經建的大筆費用，都讓此地停駐在一個舊時空中，不願前進，以一種悲觀、安靜而漠然的方式應對。

但在近幾年來，住民們對於自己資產的定位、其價值的估算或拆不拆除的爭議問題，有了自己的意見與參與意願。因此，老街跳脫了居住地的圈圍，在報章雜誌、媒體廣告與日常生活中，以一種主動的姿態出現，並藉著引介歷史來為自己定位，接續其後而來的建設及改裝則讓年代久遠的古味更加和諧的融入現代。

這彷彿是一種敬畏與勇敢，是對歷史的，也對現在。

或許後來會是這樣的。

除了在假日來到這裡，也有年輕人也住在這裡，做起文創小生意或者只是在此安居。而東市場上的藝文活動勃興，每個週末都有團體進駐，附近的旅社與小吃也因為他們而打響名氣

。而老人家們當然笑不攏嘴，他們依舊聲如洪鐘，擔任導覽志工時，總能說出一堆書上沒寫的事情。而我們攜家帶眷在此尋幽訪勝，有時也因為看見柱身上用漆著舊式電話號碼「107」的可愛畫面而開心大半天、趕緊拍照留念，然後吃一份好吃的三角大水餃，帶走一壺自己DIY的豆豉，也就滿足了。

而這些願望的實現還未可期，也許就如同此地興衰流轉的命運一樣，還得靠幾分機緣。

◎ 參考資料

1. 《西螺鎮志》西螺鎮公所編印
2. 《螺陽風華》雲林縣政府編印
3. 《探訪西螺大橋的鎏金歲月》財團法人西螺螺陽文教基金會出版

消失的桃花源尋訪
褒忠龍巖糖廠及其社區》

報導文學類 第三名

黃文榮



黃文榮

個人簡介》

1977年生，現職國立女中歷史
科教師、中正大學博士生

曾獲》

- 95年雲林縣文化藝術獎/文學
獎/報導文學類 優等
- 96年嘉義市社造在諸羅徵文
比賽 首獎
- 97年雲林縣文化藝術獎/文學
獎/報導文學類 第二名
- 99年雲林縣文化藝術獎/文學
獎/報導文學類 第二名

評審評語》

消失的桃花源：梳理雲林縣褒忠鄉褒忠龍巖糖廠歷史。記述詳實，清晰交代糖廠的沿革，並透過對地方人士的訪談，進一步刻畫。本文結合史料與親訪，客觀呈現。惜說明成分高，文學的浸染與發揮都嫌不足，未能更上層樓。

得獎感言》

能夠獲獎除了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肯定外，也謝謝家人對我的支持、鼓勵。對我而言，每兩年參加一次報導文學競賽，是促進自己進一步了解自己家鄉的機會，也希望透過自己的文章可以讓更多人認識雲林這塊土地，了解這麼美麗的地方。

消失的桃花源尋訪褒忠龍巖糖廠及其社區

提到雲林縣褒忠鄉，相信不少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五年千歲廟、吃飯擔、花鼓文化節或是鄧麗君小時候的居住地，卻少有人知，這裡曾是日治時代最後誕生的龍巖糖廠所在地。近年來雲林縣政府積極將褒忠鄉打造成鄧麗君幼年故居，希望形成一個特殊的文化景點，以此吸引影迷、歌迷與觀光客，進而帶動地方發展。為此地方舉辦了老照片展、耆老訪談與計畫報告，在大家的努力下，過去龍巖糖廠的回憶似乎又一點一滴的回來了。

曾經繁華的龍巖糖廠及其社區，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面臨拆遷的命運，糖廠子弟也離開他們熟悉的家，糖廠社區的記憶似乎只留在這些前輩的心中。身為雲林人的我，希望略盡綿薄之力，藉由文獻資料與實地調查，期能記錄這片消失的桃花源，讓更多人記得這裏曾經擁有的一切，與它的動人之處。

龍巖糖廠及其社區的建立

位於褒忠鄉田洋村臥龍山的龍巖糖廠，日治時代稱為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龍巖製糖所。關於糖廠所在地臥龍山，有一流傳於民間的鄉土傳說。據翁振文校長在〈臥龍山傳奇〉一文所載，「台灣西部沿海地區，早年因為季節風肆虐，自然形成許多沙丘地形，本地稱為沙崙。臥龍山就是一個大沙崙，原名大坪崙，東西蜿蜒數公里，如一條傳說中的大長龍，地理師認為是龍珠穴。相傳此地會誕生真命天子，已出現護駕的十八壯士，其腳程之快賽過駿馬；但是本地風水不幸為清廷御派地理師

楊本縣所破，他用馬拖（斬）刀的方法，從大坪崙中間切過，崙南邊的小河龍（農）溝（現稱有才大排），血流三日夜。之後，天災人禍頻仍，住有數百戶人家的大坪崙庄逐漸衰頹，成為廢墟」。傳說內容雖有不近常理之處，卻是褒忠鄉親們耳熟能詳的故事，提供了我們認識地方由來的源頭。

龍巖糖廠母公司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下文簡稱日糖），前身是東京精糖和大阪精糖株式會社的合併體，創社者是「日本糖業之父」鈴木藤三郎。資本雄厚的日糖除了在日本內地持續併購其他精糖製造企業，也著手於台灣粗糖的生產。然而擴張太快，舉債過多，加上過量的砂糖生產超過日本所需消費，以及政府徵收砂糖消費稅的政策影響，最終釀成轟動日本的官商勾結醜聞「日糖事件」。日糖社長酒匂常明舉槍自盡，多位幹部被捕，公司宣布破產。為了解救日糖的危機，1909年4月債權人與日糖股東召開臨時總會，決定重選董事、監察，並推舉藤山雷太擔任社長。在他的領導下，日糖不僅清還債務，會社收益也向上攀升，不斷擴大事業版圖。昭和2（1927）年日糖合併東洋製糖株式會社，繼承所屬斗六、北港、月眉、烏日各製糖所。昭和10（1935）年合併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繼承彰化第一、第二及嘉義工場。至此，日糖在台擁有原料採取區14萬甲，鐵道668.9哩，以及7座製糖工廠，儼然成為糖業界的霸主，聲勢如日中天。

但已如此茁壯的日糖為何要增建糖廠呢？根據藤山雷太所述，增設龍巖糖廠的原因如下。一是昭和10（1935）年日糖合併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後，接收了彰化糖廠。彰化糖廠的甘蔗採收區為水田地帶，素來有利於米作，致使彰化糖廠常處於甘蔗不足，而出現停工狀態，因此日糖內部便有將彰化糖廠設備轉移他地的想法。與彰化糖廠不同，虎尾糖廠的甘蔗採收區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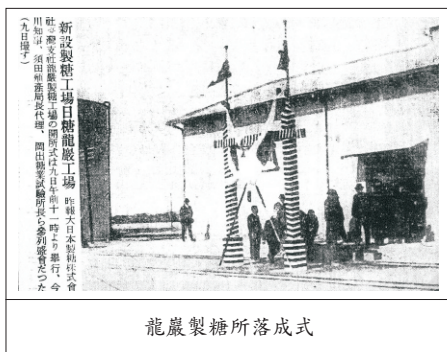
，虎尾糖廠卻位於原料區偏東的位置，將海岸地帶的甘蔗送至虎尾壓榨，會有運費與運輸上的困難。所以在虎尾原料區內設置一座新糖廠，處理海岸一帶的甘蔗，縮短運送時間，減少甘蔗糖分流失，成為日糖「經營合理化」的策略之一。此外，原本生產粗糖的虎尾糖廠第二工場，將轉為生產耕地白糖，為填補第二工場原生產之粗糖，必須另設一廠。之所以選擇毒蛇棲息、雜草叢生的田洋小村落，據藤山雷太所言，這是考慮「南部區域生產情況與工廠配置」而做的決定。這塊未開發的地區位於原料區中央，方便海岸地區的甘蔗運送，又有溪流流經，提供充足水源，使工廠無須擔心工業、農業與員工用水。加上日糖在自家龍巖農場興建糖廠，無須考慮用地問題，因此在萬事皆備的情況下，開始動工興建這座日治後期才出現的年輕糖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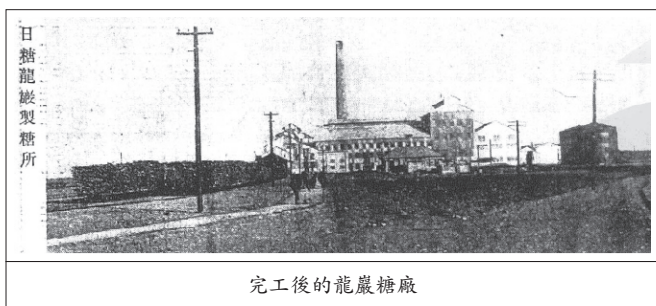
日糖前社長藤山雷太巡視

當糖廠建築時，藤山雷太曾來此巡視，地方耆老鄭文輝先生指出「臥龍山原名大坪山，以前有很多傳說，此山形狀蜿蜒曲折好像傳說中的龍，所以藤山雷太將其命名為臥龍山」。大坪山（崙），自此有了「臥龍山」之名。藤山雷太題字的臥龍山碑，在龍巖糖廠關閉後，移至虎尾同心公園，地方民眾雖屢向台糖請願，要求送還臥龍山碑，卻無下文。對此鄭文輝先生

認為「石碑本來應放在龍巖美麗的臥龍山上，但龍巖糖廠關廠後資產合併虎尾總廠，台糖公司為了增加耕作面積，不但廠房、宿舍都拆除夷為平地，連臥龍山的砂也標售，臥龍山的砂，由糖廠小火車一車一車的運往斗南附近填築高速公路，美麗的臥龍山很快變成平地成為甘蔗園，台糖公司及某些包工程的民意代表，就是破壞自然環境的劊子手」。鄭先生對龍巖糖廠的不捨與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昭和11（1936）年1月9日龍巖製糖所舉行落成式，當天冠蓋雲集，除新任社長藤山愛一郎親臨外，總督府殖產局長、臺南州知事、虎尾郡守、土庫庄長，以及台灣製糖、明治製糖、鹽水製糖、新興製糖等製糖企業都派代表蒞臨，現場宛如嘉年華會般，慶祝著龍巖糖廠的誕生。龍巖糖廠佔地1220坪，以亞硫酸法製糖，產能有1200英噸，其原料採收區包含海口庄全部、崙背庄半區、土庫庄一部，以及龍巖、貓兒干、大有三處日糖直營農場，採收區域面積有田5089甲，園8363甲，其他2777甲，共16225甲。同年糖廠正式運作。



完工後的龍巖糖廠

為提供員工舒適的工作環境，日糖在丘陵地附近興建宿舍，並在糖廠附近推行公園化，種植防風的木麻黃，還提供與生活相關的宗教、交通、醫療、娛樂、教育等設施，營造出適合日人居住的環境。在會社規劃下，一間間充滿著日式風格的糖廠宿舍陸續完工，成為褒忠地區最美，也是設備最完善的社區。龍巖國小前校長翁振文先生回憶，「宿舍可分為三區，大坪山麓到龍溝（今有才寮大排）河邊，即為俗稱頂溝的日本宿舍，就是日人居住的高級職員宿舍區。而龍溝以南，即下溝地區，又以聯外道路為界，東邊是一般職員宿舍，西邊是工人宿舍」。呈現出階層分明的差別待遇。這些前有庭院，後有空地的日式平房，周圍以木籬為界。地方耆老提及，宿舍區兩旁種植茄苳樹、相思樹、鳳凰木等，整區綠葉成蔭，每當夏天鳳凰花開，整片嫣紅景色加上蟬鳴唧唧，讓社區充滿著詩情畫意。



糖廠職員宿舍

糖廠工人宿舍

廠方又鑒於龍巖糖廠附近多為荒蕪之地，恐盜匪或野獸出沒，特向政府請設派出所，提供員工安全保障。昭和11（1936）年龍巖派出所設立，初建時有辦公廳、宿舍與保甲事務所，佔地約0.5公頃，為規模較大的派出所。今天的龍巖派出所因糖廠拆除，人口外移，聲勢已不如以往，不過那股維護地方治安，保障民眾安全的心依舊是不變的。

另一方面廠方整理週遭環境，種植茄苳樹、相思樹、木麻黃以及由南洋引進的奇花異卉等，用大片綠地，隔離工廠污染與海邊強風。二次大戰後，又增加了涼亭、噴水池等設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是吉祥動物，亦是皇者之尊，糖廠社區內的景觀建設，不少刻意以「龍」字取名，如公園為龍園、橋樑為龍橋、溪流為龍溪。而這片被民眾稱為龍園的地方，每逢花開時節，花木以萬紫千紅之姿為社區綴上美麗的色彩。流貫社區的龍溪，水質清澈見底，野生魚類繁多，是大人、小孩戲水、捕魚的好場所。「每當糖廠製糖完工時，廢水流入小河中，魚類無法忍受浮在水面，整條河中大人小孩拿容器撈魚，蔚為奇觀」。受訪者宛如走進時光隧道中，愉快地談到兒時生活。我想那段和同伴戲水、捕魚，到福利社吃冰的日子，是不少糖廠第二代的共同回憶吧！



糖廠也在社區內興建醫務室，提供員工一定程度的醫療資源，戰後這裡不但是糖廠員工與眷屬的醫療中心，也是公勞保指定醫院，不少老一輩的龍巖國小校友都還記得到醫務室打預防針，記得這間曾經是褒忠鄉最好的醫院。除此之外，糖廠還興建不少提供員工娛樂、教育與信仰的設施。陳勳先生回憶「龍巖糖廠開發時有毀掉一部分沙崙，設立龍巖農場辦公室、倉庫和宿舍，臥龍山石碑是在大坪崙頂，日本人在臥龍山上建神社及貴賓招待所俱樂部。而山下有公園、游泳池、圖書館、戲院及各式球場，環境十分秀麗」。設備完善、景色宜人的糖廠社區，在民國六十年曾舉辦兩期幼童軍木章預備訓練，翁振文先生說當時童子軍總幹事崔德禮先生，盛讚這裡比陽明山營地還好。這裡當然也是附近國中小郊遊、活動的好地點。

為了讓日籍員工子女方便就學，昭和11（1936）年設立龍巖尋常小學校，台灣人除非有「門路」，不然要走三、四公里到埔姜崙公學校（褒忠國小）就讀。對此曾任褒忠國小校長的翁振文先生提到「學校（龍巖國小）服務的是高級職員子弟、警察子弟與公務人員子弟等，當時龍巖小學校有六班，臺灣人只有一、二人」。不難想見，日治時代的日台隔離與差別待遇的教育環境。之後，龍巖國小先後更名為龍巖國民學校、土庫鎮第五國民學校、褒忠鄉第二國民學校、龍巖國民學校，民國57年九年國教實施，才定名為雲林縣褒忠鄉龍巖國民小學。



隨著遷居此地的民眾增多，糖廠設立了臥龍山神社。神社原為日籍員工而設，提供日人心理上的慰藉，後來成為台人生活中的一部份。就讀小學校時，由老師帶領，輪流到神社清掃環境、拔除雜草、修剪樹木，是地方耆老的幼年回憶之一。每逢節慶，常有扮裝遊行、舞蹈表演，為平凡無奇的農村生活增添了趣味。政府遷台後的去日本化政策，破壞了臥龍山神社，卻在這裡增添加了涼亭、噴水池，形成了糖廠公園—龍園。對糖廠子弟來說，不論是家庭生活、學生旅遊、休閒遊憩，甚至是結婚大事，都有龍園在其中，可惜龍園隨著糖廠社區的沒落而消逝，過去的回憶只能在照片中緬懷了。



龍巖糖廠的發展與沒落

龍巖製糖所為一所粗糖製造廠，工廠置有所長一人，統籌製糖所事務，所長之下分設庶務、工務、農務、鐵道四係，各係分置係長，負責糖廠相關事務。庶務係長負責工廠的人事、會計與產品運銷，工務係長負責蔗糖生產與廠區機械的維修，農務係長負責甘蔗的種植採收與農場管理等農業相關業務，而鐵道係則是處理工廠五分車與鐵道狀況。在各部門的通力合作，龍巖糖廠有著穩定的表現與成長。二次大戰爆發，資源缺乏的日本尋求減少石油消耗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以糖廠糖蜜生產的酒精，做為替代燃料。龍巖糖廠在這樣的考量下，開始了酒精生產。

二戰期間，由於龍巖糖廠生產軍用酒精，成為了美軍轟炸的目標之一，1945年遭遇空襲，曾經在龍巖糖廠服務過的老人家表示，糖廠酒精工廠被炸後，熊熊大火燒了四天四夜，火勢之大，只能以恐怖來形容。儘管糖廠本身屬於小破程度，不過對居民而言，美軍的轟炸無疑是場夢靨。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為順利接管日人事業，並使生產工作不致中斷，將接收分為監理與接管兩個階段。民國34年11月組織監理委員會，12月開始監理工作。隔年由日後擔任台糖第一任總經理的沈鎮南、劉俊偉負責接管委員會第一區分會，處理日糖興業株式會社（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於1943年11月更名）及其所屬製糖所。龍巖製糖所於此時更名為龍巖糖廠，隸屬於虎尾總廠，由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江理如先生負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簡稱台糖）創立後，江理如身兼虎尾與龍巖糖廠廠長，下設總務、工務、農務、運務、會計、釀造六課分別處理各業務。



民國36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龍巖糖廠也曾遭逢危機。根據學者程玉鳳研究，當時江理如廠長身兼二職，常常虎尾、龍巖兩地奔波，3月2日巡視虎尾糖廠後，即動身前往龍巖。江廠長到後，召集台籍幹部，勉勵大家應以糖業前途為重，指示應變機宜，謀求外省同仁的安全。3日，江廠長據知虎尾情勢危險，本擬前往虎尾，因員工情緒極為緊張不安而作罷。下午龍巖糖廠成立維持會，江廠長坐鎮主持，雖有挑釁行為出現，卻未發生事端。4日有30餘位青年由虎尾來廠，要求繳出槍械，經維持會人員力爭，繳交3支步槍。不久「虎尾善後維持總隊長」黃漢書又帶著10餘位青年來廠，在廠前鳴槍示威，告訴廠方為維持虎尾治安需用武器，強借了3支步槍、120發子彈、3把刺刀。7日下午，約五、六十位民眾分別到事務所及福利社鬧事，經維持會人員勸解才離去，此時糖廠周遭的秩序及治安仍不穩定。直到17日，事件逐漸落幕，外省籍員工方恢復到廠上班。可見當時龍巖糖廠的緊張氣氛與省籍衝突的嚴重。

龍巖糖廠復工後，提供不少就業機會，據光復初的統計資料，龍巖糖廠有職員125人，工人458人，共計583位糖廠服務人員，這還不包括季節工、採收工、搬運工等臨時人員。這些員工為糖廠社區創造商機，商家陸續移入，形成餐飲店、市場與「店仔」林立的熱鬧景象。龍巖國小校友楊立業先生也提到

「早年，龍巖糖廠員工多依靠糖業鐵道的龍海線小火車進出外地。由龍巖站出發，往西可去褒忠、東勢、台西（俗稱海口）；往東可去虎尾，再延經斗南換接縱貫鐵路（俗稱大火車）北上基隆，或南下高雄」。糖廠車站提供社區民眾便利的對外交通，增加了糖廠社區的中地優勢。二戰後糖廠醫院不但是糖廠員工的守護神，也是當地民眾的治病去處。原本提供給日籍員工子弟就讀的龍巖國小，變成有才、糖廠、田洋、龍巖、潮厝等地學生就讀的學校。原本為糖廠員工興建的設施，成為地方共享的資源，對於褒忠地區來說，糖廠扮演著農村走向興盛與進步的重要推手。無怪乎陳勳先生認為「糖廠成立後，對褒忠進步幫助很大，以人口來說增加一個戶口數最多的糖廠村，田洋街上也熱鬧起來。在交通方面，糖廠小火車成為本地重要交通工具，公教人員也可購買派司（乘車證）打折優待；公所的歲入預算中有特別戶稅就是糖廠繳的稅」。然而民國五十年代國際糖價連年低迷不振，糖業呈現萎縮衰退，台糖公司在沉重的虧損壓力下，決定整編組織。於是民國56年7月將總廠制改為大廠制，除了整頓旗下各廠，也決議關閉龍巖糖廠。

為何關閉龍巖糖廠，關廠的理由是什麼呢？《台糖五十年》提到民國49年雲林縣政府全面開發地下水後，農民紛紛改種水稻，加上政府獎勵糧食增產，造成龍巖糖廠的原料推廣備感困難，開發前每年約有2400公頃，但開發後，民國55至56年僅有807公頃，不符合經濟效益。與龍巖糖廠接近的北港糖廠雖有原料不足的問題，卻因壓榨能力大而得以保存。於是台糖決定關閉龍巖糖廠，使斗六、虎尾、北港有充足原料供應，以維台糖最大利益。此外，當時省主席黃杰下令關廠時，也說到「龍巖糖廠雖擁有自營農場1228公頃，惟因地處海濱，土帶鹽份，季節風特強，甘蔗產量低，契約原料因受花生、水稻、蘆筍等

作物對抗，推廣頗為不易，民國55至56年期契約推廣，僅達成計劃面積44.57%，勉強維持66天開工日，距離維持經濟經營需要之開工天數甚遠」。簡言之，就是原料不足導致糖廠面臨關閉的命運。

查該廠自民國五十四年起，因甘蔗產量不足，經向省府申請關閉，並經省府核准。該廠自民國五十四年起，即停止生產，並由該廠負責人負責清理廠內設備與財產。該廠自民國五十四年起，即停止生產，並由該廠負責人負責清理廠內設備與財產。	
台灣省議會公報中經濟部 答覆關廠之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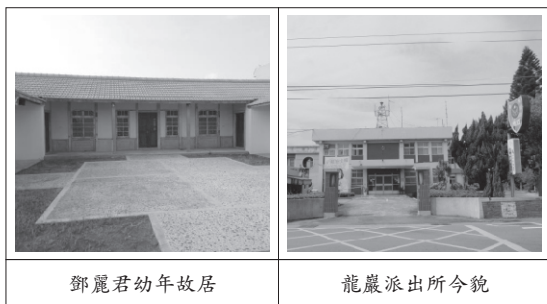
地方民眾對於龍巖糖廠的關閉也有不少補充之處。父親是糖廠員工的翁振文先生就認為「龍巖糖廠經營不善，關廠前幾任廠長都不是很盡責，尤其姓陳的廠長，家住新營，每天有專任司機載他上下班，每個月都要各自營農場提供大筆的公關費用，所以各農場就動用土地改良經費或虛報工資因應」。「施甘蔗肥料時，可以看到的周邊施了很多肥料，中間卻沒施肥，所以甘蔗產量奇差，鄰近虎尾總廠馬光農場甘蔗產量每公頃十幾萬公斤，而龍巖農場只有五萬多公斤，所以台糖公司要求龍巖糖廠王廠長如果能保證每公頃甘蔗產量達到七萬公斤就不關廠，當時王廠長忠厚老實，沒擔當不敢答應，以致龍巖糖廠走上關廠命運」。蔡志欣先生也說到「那時廠長王茂軒很古意（忠厚），是由副廠長升上來的，所以公司召開會議，要求提高農場甘蔗產量，因為數量差距大，王廠長不會欺騙不敢說謊，如果他夠敷衍一下，也許就不會關廠」。耆老們以為廠長能力致使經營不善的見解，或可做為龍巖糖廠關閉的補充。

糖廠關閉後，台糖開始處理廠內設備與財產，蔡志欣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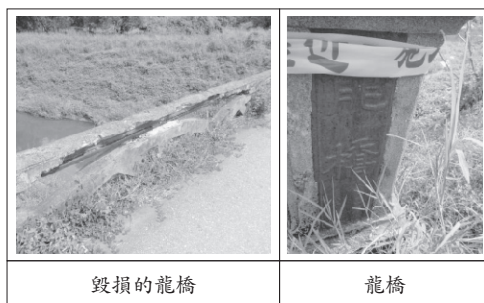
說「台糖部分農場出租給外人種水稻，西瓜。為了增加耕作面積，龍巖糖廠的廠房及員工宿舍一一被拆除剷平，連臥龍山的砂土也開始標售，酒精工廠區及附近農地賣給中國廣播公司設立海外轉播發射台」。民國64年前後，更為了興建高速公路，糖廠小火車一車一車地將臥龍山上的沙土運往斗南附近填築，成為高速公路的地基，臥龍山因此變成平地。而藤山雷太親題的「臥龍山石碑」，也被移至虎尾同心公園。曾經是台灣最年輕的糖廠，在歷經三十餘年的風光歲月後，就此走入歷史，消逝於世人眼前。

今日의糖廠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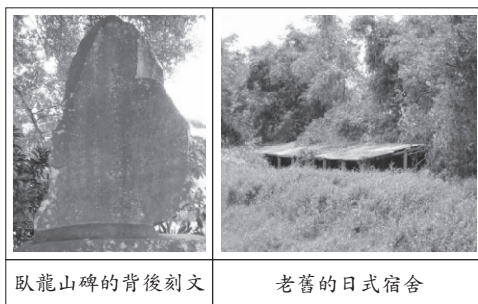
龍巖糖廠已關廠多年，地方耆老何耀祿先生說「糖廠關廠後，一切成空，五百多戶居住的大社區夷為平地成為蔗田」。當年宛如桃花源的糖廠村，關廠後併入田洋村，美麗的日式宿舍區被剷平為蔗作地，美麗的龍溪在養豬、養雞場，與其他廢水的污染下，也不再清澈，昔日景物早已人事全非，當年景觀亦傾毀如廢墟，滄海桑田令人無限感慨！儘管如此，今日走進糖廠社區中仍有一些值得吾人一觀的遺址。首先是鄧麗君故居。鄧麗君父親曾擔任糖廠保安，故租屋於田洋村內，爾後紅遍大街小巷的鄧麗君就是在此出生。當年的鄧家故居，現在還保存著鄧麗君一家的戶口名簿影本和出生證明。筆者到訪時正好遇到一位老太太，聽她娓娓道來鄧家與糖廠村的故事，仿佛讓人回到那段歲月，也幸虧有她的指引，我才知道糖廠社區的大致位置。在觀光局與褒忠鄉公所合作下，鄧麗君幼年故居成為「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的核心。園區內除了屋舍故居外，還有鄧麗君時光圍牆，配合主體建築，成為鄧麗君文物陳覽與民眾觀光休憩處所。



順著鄧麗君故居而下，可以看到日治時代建立的龍巖派出所。龍巖派出所原本包含辦公廳、宿舍與保甲事務所三部份，但保甲事務所於民國72年倒塌，辦公廳則在74年拆除，改建為二層鋼筋水泥樓房，今日所見已非昔日之容。糖廠拆除後，人口外流嚴重，派出所編制也不斷縮減，然而那「為民服務」的字句，仍讓人充分感受警察與民眾的緊密關係。從派出所右轉，就能看到同樣是日治時代建立的龍巖國小。這所原服務日人的小學，二戰後成為有才、糖廠、田洋、龍巖、潮厝等地學生就讀的學校，但主要學生來源仍以糖廠村為主。隨著糖業沒落與糖廠關閉，學區人口逐年下降，龍巖國小學生數也不斷下滑，與過去學生下課嬉鬧聲四起的熱鬧景象相較，讓人不勝唏噓。儘管人事已非，然而景物依舊。走進國小一觀，第一眼印象就是校園大。龍巖國小擁有全縣第二大的國小校區，這與民國41年龍巖糖廠贈地1.78甲，擴建校舍及運動場有關。校園內還有小橋、小溪、各種自然植物以及仿造的精神象徵臥龍山石碑等，都讓人對這公園化的小學留下深刻印象，也提醒著我們這間學校的與眾不同與往日風華。



來到鄰近龍巖國小旁，可以見到一條溪流，這是流貫糖廠社區的龍溪，而龍溪上的橋樑，名為臥龍山橋，據當地耆老表示，臥龍山橋並非糖廠早期架設的橋樑，另一座刻有廠長名字的龍橋才是。對外地人的我來說，在整片荒草蔗園中，好不容易才找到龍橋，廠長馬輔題字依舊清晰可見，橋上卻是野草叢生，呈現荒涼失修的模樣。而另一端的宿舍區，也讓人不禁嘆息。民國50、60年代由於糖業經濟衰退，龍巖糖廠拆除，使得無人居住的宿舍乏人照料與維修，多數宿舍都走向拆除的命運，轉闢為蔗田，剩餘宿舍在風吹日曬雨淋的侵襲下，棟楣、樑柱多已腐朽，磚瓦、木板、飾物綻破剝落，顯得殘破不堪。對照著老照片的繁華景象，曾被推崇為「桃花源」的模範社區，現在的殘破，令觀者不免有淒涼之覺。環顧四週，若不是耆老介紹，還真不知這裡以前是小沙崙地貌與糖廠社區。社區過去的精神地標臥龍山石碑，在糖廠拆除後，遷移至虎尾糖廠對面的同心公園。這座石碑不僅見證著龍巖糖廠及其社區的過往，也是台灣糖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可惜今日所見的臥龍山石碑去了一角，背後的昭和10年藤山雷太提的刻文字樣也遭人破壞，還多了一首無名人提的無名詩，我想急欲索回石碑的褒忠鄉親們，看到台糖這樣的保存能力，恐怕會大失所望。



糖廠拆除後，政府為了配合美軍在戰略上的需要，以及擴大對中國大陸的廣播，制訂了定遠計畫，美軍支援短波廣播設備，台灣提供電台場地。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將龍巖糖廠數棟員工宿舍與部分農場土地租售給中央廣播電台，成立了褒忠分台。走進這裡可以發現電台四周種滿了農作，若無路標指示，的確是隱密性高，加上周圍又無其他建物干擾，適合做為對敵宣傳的處所。筆者在電台開放毫無門禁管制的方針下，有幸入內一覽。印入眼簾的是，紅磚黑瓦、清靜優雅的電台辦公廳舍，與原為糖廠消防池的小湖泊，儘管來訪時部份建物尚在整修，可是依舊難掩風華。電台外的老農民說這裡是許多糖廠老員工舊地重遊的去處之一，或許對他們而言，這裡與龍巖農場辦公室是少數還維持舊貌，可以讓他們駐足流連，緬懷過去那段甘苦與共、揮汗工作的年輕歲月。



此外，在社區附近尚有一座龍巖教會，這座樸實的教堂屬於基督教長老教會，民國39年開設福音堂，40年升格為虎尾教會龍巖支會。今日堂貌是歷經兩次改建後呈現的，第一次是民國48年購地建築禮拜堂、牧師館等，另一次則是民國86年教堂遭逢大火，在信徒、褒忠地方人士的奉獻下，教堂得以重建，並於民國87年完工。龍巖教會是一間小而美的教堂，據耆老所言，信徒多為糖廠員工，隨著糖廠拆除，龍巖教會也漸為沒落，教會經費常需嘉義中會支援，現在除了星期日開放禮拜外，其餘時間多是大門深鎖，與昔日不可同日而語。

筆者走訪糖廠社區，與多位耆老交談時，都能感受他們對過去糖廠生活的懷念，也能察覺他們對今日糖廠社區的失落。的確看著自小生活的地方毀壞頹傾，那種不捨與心痛，身為外人的我，心情亦是黯然。不過糖廠子弟們失落卻不失志，翁振文先生、楊立業先生等人與龍巖國小校方，透過文章作品，拍攝紀錄片等，試圖喚醒大家那段酸甜苦辣的日子，保存龍巖糖廠社區的記憶。最近設立鄧麗君文化園區的構想，讓不少關心褒忠地方發展的人燃起希望，即使龍巖糖廠早已了無蹤跡，僅剩龍巖農場辦公室、龍橋等供人憑弔，糖廠子弟們仍有「龍溪春夢」，臥龍山紀念公園、糖業文物展覽館、龍溪親水公園、糖廠小火車觀光等，都是重建這裡的期待與盼望。這樣的構想能否實現，又或者有多大成效，我不清楚，可是那股糖鄉子弟對自己故鄉的向心力就是令人感動不已。文末要向這些關心糖廠社區的人們致意，正因為有你們的努力，我們才得以認識這個消失的桃花源，而糖廠社區的未來，還需要相關單位與民眾的共同努力。

參考書目

- 千草默仙，《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台灣支社概況》
台師大地理系研究，《台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
台糖編印，《台糖五十年》
台灣省文獻會採集組，《雲林縣鄉土史料》
沈文台，《馬鳴褒忠》
楊彥騏，《台灣百年糖紀》
龍巖國小編輯小組，《龍巖國小創校七十周年校慶特刊》
藤山雷太著，王柏鐸譯，《台灣遊記》
〈彰化第二糖場 移於龍岩〉，《台灣日日新報》1935. 7. 17，
8版
〈製糖工場めぐり（二）龍巖製糖所の新建設と原料對能力の
不平均補正〉，《台灣日日新報》1935. 9. 18，3版。
〈日糖龍巖製糖所 機械は新式、設備完全 公園を中心に將
來の市街化〉《台灣日日新報》1936. 2. 10，3版
〈龍岩糖廠 明年關閉〉，《經濟日報》1967. 12. 7，2版。
〈遊鄧麗君故居 褒忠景點連線〉，《自由時報》2012. 7. 24。
程玉鳳，〈從台糖檔案看二二八事件中的糖廠〉，《檔案與微
縮》89，頁22-33
〈臥龍山傳奇〉http://www.bkes.tpc.edu.tw/91course/kidplay/pou/pou07/pou07_01.htm
〈龍岩憶舊〉<http://mail.ylc.edu.tw/~bcps.chenc/pou/pou07/%C0s%C5%C9%BE%D0%C2%C2.htm>
褒忠鄉情<http://content.edu.tw/local/unlin/yanzi/pou/pou07/pou07.htm>
龍巖、斗六建築物覆歷表<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Catalog/List.jsp?CID>

西濱明珠麥寮拱範宮拭塵記》

報導文學類 佳 作
郭喜斌



郭喜斌

個人簡介》

1963年生，私立志仁補校高級
部綜合商科畢業
現職：文化工作者

曾獲》

99年雲林縣文化藝術獎/文學
獎/報導文學類 第三名

評審評語》

本文以寫有「陳天乞作」四字的交趾陶為緣起，而引發以麥寮拱範宮此一國定古蹟為主題的報導文學。就作品之題材與內容論，均能契合主辦參選之旨趣。至於作品內容，略顯支線過多，時序不清，導致敘事呈現蕪雜之缺失，甚為可惜。雖文字稍嫌瑣碎，然整體而言，實亦有可取之處，宜列入佳作，以資鼓勵。

得獎感言》

第三次參加【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比賽，這次以多年前無心插柳參與一座廟宇匠師歷史調查的過程乃至後來發展忠實呈現。也許文字算不上精緻，但是畢竟是一篇自習傳統建築的成果報告。能得獎多少彌補幾許無力感的缺憾；尤其是看到老廟、老房子經由被人漫稱我輩為文化流氓者的聲援搶救之下，重新開啟大門接納人們溫暖的笑容，再多的辛苦也化為歡欣的淚光。

麥寮拱範宮的搶救經驗，也許不是一件完美的過程，至少無傷鄉情，我們看到鄉親自發性的重拾老祖先留下來的文化藝術，使它成為一座充實鄉親〔文化自信〕的歷史建築，從縣定古蹟進而擠身國定古蹟。這樣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給面臨拆建危機的老廟老房子一個借鏡的腳印。

公共的文化財能被看見，豐富的是廣眾的心靈，偉大了一座座城市。也許就像蘇縣長治芬女士鼓勵的話一樣，這是一件高投資低報酬的志業，……聊聊數語權充得獎感言。

西濱明珠麥寮拱範宮拭塵記

一・緣起

認真說來，一切還是得從塊小小的碗片說起，如果不是它，也許就不會有後面一連串的故事發生。

二・陳天乞作

這件事情得從民國九十四年的春節開始說起～那年的大年初四我第一次到麥寮，第一次走進拱範宮，第一次那麼近的欣賞美麗精緻的交趾陶。

在水車堵上的交趾陶作品間，有一小塊碗片，上面用毛筆寫了「陳天乞作」四個字，讓我和才剛認識的吳萬丁先生和總務林敏雄先生，有了下一次見面的約定。

經過兩位先生的告知才曉得，原來廟裡的那些交趾陶已被隱藏了數十年之久了，若不是年前「送神」（送神——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俗稱送神，意即灶君將回天庭述職，將此家一年之中所做的善惡諸事稟報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將依善惡諸事加減乘除之後，賜福或戒懲此家人丁；而民間習俗上，送神之後就可以拿起掃帚，把平時被視為禁忌，不可任意搬動的大廳和廚房，好好打掃一番。）將水車堵上那烏黑的玻璃取下。取下玻璃之後才發現，黝黑的玻璃裡面，竟然藏著那麼精美且完整的交趾陶。那「四個字」兩位先生原先只當是一齣戲的戲名。而我從台北保安宮古蹟解說義工團隊裡學來的一點常識，讓我懷疑「陳天乞作」是一個匠師的落款。因此，在道別之前向兩位先生說：「下次還要帶腳架來好好拍。」兩位先生說：「那麼，就等郭先生拍完之後才把玻璃再裝上去，不然怕那些交

趾陶又被灰塵和煙油燻壞了。」

一個禮拜後再度來到拱範宮拍照，在廟裡住了三天兩夜，拍完立刻送洗；那時數位相機還不算普遍，用的都是底片，街上就有沖洗店。晚上和兩位先生及幾位年輕人在辦公室看相片，依舊是「陳天乞作」四個字在困擾著大家。

從台北帶了書下去給大家參考閱讀，【拱範宮】的名字自書中跳出，陳己堂、王樹發、林火寅等人的名字在列，但是沒有陳天乞。有些書上還說，陳天乞的作品不出桃園以南。

「這樣吧，我把相片帶到台北請教伙伴和老師，也許可以從作品風格證明是不是陳天乞的作品。」

離開之前，總幹事和總務商量之後拿了幾千塊給我，說是給我當車馬費；接的有點心虛，做的都是自己喜歡的事，怎好意思拿人家的工錢呢？但是一摸口袋，的確很扁，最後還是接了下來。

說來也巧，剛到台北住處，保安宮圖書館打電話問我，某日有沒有時間？台北孔廟要舉辦一個古蹟修復研討會，想找個老師去參加。我答應了，也把那本將近兩百張相片的相簿帶去。

中間休息中，有朋友告訴我說陳天乞的徒弟——他的孫子陳世仁師父在場，叫我向他請教。陳世仁老師打開相簿一看，斬釘截鐵的說：「這就是這是阮阿公的作品，偶頭模子我家就有。」我們從下課一直聊到天黑，聊到保安宮都關了廟門還意猶未盡。

把這個消息帶回拱範宮，總幹事和總務以及和正、慶霏、宗諺三人（我後來認識的年輕人）熱烈的討論著，下一步該怎麼做。該怎麼做？不就是滿足好奇心，將那些作品的背景找出來就好了嗎？

這個時候，他們才把媽祖廟準備拆除重建的事情告訴我；

他們必需找幾個學者專家幫忙背書？鄉親們需要一些外來的掌聲，帮助大家找回那份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他們還告訴我：「上面的說：『媽祖廟黑黑臭臭，沒什麼好保存的，準備蓋一座全世界最大間的媽祖廟，建造一座未來的古蹟。』還說：『以他專家的眼光來看，廟裡沒有什麼好東西值得保留的。』上面的還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蓋廟的專家、大王。他的話，應該沒有問題才對。可是，郭先生你帶來的書，和大家說的又是另一種說法。」李乾朗教授對拱範宮裡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在他的文章裡面，提到，兩邊匠師或自北方而來，或自對岸而來，各顯其能互不相讓。台南某大學的范教授也非常推崇拱範宮的建築。

一段時間的相處之後，我才慢慢感受出來，他們對上面的說法和自己所見的，感到矛盾與困惑。

麥寮鄉親們需要外面的掌聲和肯定，幫他們確定這座古廟的價值；也可以說這座古廟在一個偏遠的小鄉村存在的價值，在鄉親的對它的定位。如此充滿精美作品的媽祖廟，到底夠不夠格被鄉親們花時間，用氣力去把它搶救下來？

也許，把當年建造拱範宮的匠師資料找出來，請外界的學者專家幫忙認定媽祖廟的建築在台灣傳統建築的重要性，透過廣大的群眾那熱切的讚美，才可能解除拆廟的危機。麥寮鄉親在找文化自信，我在找鄉親對自我文化的認同。

「沒事找事，幹嘛找個外人，在廟裡跳來跳去。玻璃也不裝起來，那些缸仔（交趾陶）都被煙燻壞掉了。」老阿公在廟埕大聲的亂嚷一通，似乎是罵給我聽的。

到了晚上吳總幹事這麼跟我說：「那些聲音肯定是有的，郭先生，只要我們做的是對的事，其他的你也要學著習慣他。」

那裡段時間，只要人不在麥寮，我出門都像背著一座廟遊

走於各大院校的相關科系，有時和總幹事他們一起去拜訪學院的學者專家；有時是我自己去拜訪。

位於板橋的文化中心裡面，有一座小小的黃龜理紀念館，裡面的作品和燈箱照片的人物造型，很像拱範宮裡某些作品。向櫃檯問到負責展場的徐永賢先生，楊先生帶路，我找到台藝大的王慶台主任，在王主任和劉淑音老師指導，由廟方發文向北藝大申請了幾套關於匠師的研究論文。幾天後得到回覆，我騎機車取書，再寄到拱範宮給他們們閱讀、研究。幾個沒進過大學的作稼人，利用工作空檔忙了一年，一邊閱讀資料，一邊田調，把人家四年才修起來的學分給補上來，所交出的成果「麥寮拱範宮建築&藝術」一書，在那年的年底定稿發印，用廟裡觀光發展協會的名字「掛名」出版上架。封面圖像還是用陳天乞的作品，陳世仁師說的，六合道人。（封神演義萬仙陣中的慈航道人騎著金毛吼。）



（圖 2-1）拱範宮建築&裝飾藝術封面



（圖 2-2）陳天乞作碗片上面寫的四個字。

三・八卦藻井的危機

時間來到民國九十五年，那時我剛從台北搬回虎尾老家不久。清明節那天晚上，才準備上床休息，手機忽然叫了起來。從電話那頭傳來保安宮古蹟解說義工前輩吳朝德老師急切的問話：「麥寮拱範宮要被拆掉了，你曉不曉得？」這一句，嚇得

我睡意全休，講完電話，立刻打電話給總幹事吳萬丁先生。他說是「擦槍走火」，但不是要拆，要修屋頂，可是大家怕，怕廟被不小心拆掉了。

第二天我從虎尾騎機車直奔麥寮拱範宮，總幹事把前日發生的事與我說：「本來委員會會議的議題並沒有這條，是臨時動議，屋頂嚴重損壞每次下雨廟裡就漏水，情況很嚴重，有人提出修復建議，有人附議，以升高三尺符合最初設計的寸白（尺寸），經表決通過，結論通過。」

這件事情上了報，網路新聞和報紙都刊了，吳朝德老師在台北看到新聞，才緊急的打電話告訴我。那時《麥寮拱範宮建築&裝飾藝術》已經出版，我也曾在讀書會中和大家分享麥寮拱範宮裡面的各項裝飾藝術。所有保安宮的伙伴們對拱範宮一舉一動莫不關心。

了解事情始末之後，身為一個外地人，也不便提出個人意見；那時的拱範宮還不是「古蹟」，沒有任何法令可以約束任何人對建築做任何事，包括拆除、破壞。因此，我明白問鄉親一句話：「這座媽祖廟，身為在地鄉親的你們，留？還是不留？」總幹事回答：「心裡想留，但是身為部屬，想留又做不了決定，有什麼辦法？」眼見鄉親似有若無的回答，讓我這個「外人」也不知道能幹什麼，不得已只好繼續又追了一句：「只要鄉親說個肯定的答案，留！還是不留！不留，大家士農工商各自去忙，不必在這裡浪費時間；留，大家再來商議，一起找方法。」

鄉親的口氣十分堅定：「留！」

「留？！要留，大家一起努力，但我們不必用激烈的手段去抗議，那會傷害「鄉情」。可是有一句話請鄉親們記住，當有一天面對鄉親或外界的疑問時，大家要出聲附和，不要一些

「外面的朋友」如太監般的急著，鄉親卻是一付（別人家的田水滿過岸）——事不關己，那就沒意思了。」「萬一真有那麼一天，怪手要來拆廟的時候，我生意不做，也要來擋怪手。」賣豬肉的罪哥豪氣的幫腔讚聲，以如此氣勢在保護家鄉的媽祖廟，讓我這個外地人有了精神上的鼓勵。

回到家後，立即請伙伴幫忙發聲，請四方朋友在各大網站留言，（李乾朗教授在我去請教他的時候，他明白的指導我，要對外發聲。發社區報或投書新聞媒體，表達鄉親保護古廟的意願。）聲明支持媽祖廟以原樣修復，取代破壞式的重建或整修……這當中有人寫信給當時的總統陳水扁，有人寫給縣長蘇治芬，有人寫給文建會……，經過鄉親和網路朋友公開聲援，文化局發函過來，文資法令的宣傳文宣被丟在角落，無人回應。

這中間，有來自台北三重文史工作會會員在洪希賢老師帶隊，前來支持，由我負責導覽。大家把掌聲與讚美帶到廟口。台北市保安宮文化基金會解說義工們，由陳紀瑞會長率領前來參訪，晚間並且舉辦了一場學術座談會。廟方的董監事會人員無人參加。但總幹事和總務及幾位年輕鄉親熱情招待大家，形成上冷下熱的情勢。

在正殿四點金柱上方，一組泉州溪底派的八卦藻井，也有人稱它叫蜘蛛結網。只要屋頂被動，整個結構恐怕會受到嚴重的損害。但屋頂嚴重漏水，不修卻也無法解決漏水的大問題。會中有人提出可暫時搭起假設工程，用鐵皮屋把整座廟包起來，像某某宮某某寺一樣，就可以暫時解除那個問題了。這樣的建議，幾個伙伴們清楚，這場沒有管委會理監事出席的紀錄，不會有什麼效果。

話雖如此，兩次團體大張旗鼓的參訪，讓鄉親們覺得奇怪

，除了進香宮廟之外竟然有人願意大老遠坐車前來看裡面那些「黑黑臭臭」的東西。三不五時會有人專程帶著相機到廟裡東拍拍西拍拍，網路上不時可以看到有人發表〔拱範宮之美〕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討論。

終於在後面的幾次的大雨之後，拱範宮搭起鐵皮屋，信徒不必再為媽祖婆的茨在漏雨而傷感。八卦藻井不斷的被大家拍攝，上傳網路討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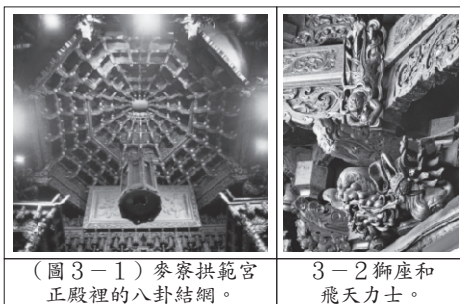
註：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份，拱範宮三川及正殿拜亭通過縣政府文化局審核，公告為縣定古蹟。六個月後追加後殿及兩廂；又經過六年，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公告為國定古蹟。

拱範宮裡的八卦藻井的特色簡介

黃龜理木雕師父的普查報告提到，當年兩組匠師為了這組八卦藻井無法順利安裝而發生吵架的事；一方說是尺寸沒算好才裝不上去，氣得師父追打徒弟，最後演變成兩派師父，演出鐵公雞大鬧麥寮街，不得已只好將屋頂降低三尺，才勉強組裝起來。一邊說是因為廟在海口地帶——風頭水尾，怕會影響安全，避免過於招風，不得不降低三尺。鄉野奇譚附會說了，一個老先生說，在他小小孩童時，曾看到大人拿著鑿子、斧頭追出廟門口，然後在大街上打架。

先不管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當我們站在正殿裡往四點金柱上面一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藻井中央位置是有根中脊大樑。把焦點慢慢往下方移動，可以看到八個（飛天力士）以及結網細部的斗拱。細細回想，比對，很像鹿港天后宮、台南南鯤鯓代天府、新竹城隍廟裡的三川殿裡的八卦藻井，也有這種風格。只是，那些藻井中間都封著明鏡，看不到中脊樑。聽說，那叫溪底派的風格，回頭再看，只有拱範宮這組結網露出

中脊，因此我們也開始相信這個傳說的真實性了。



(圖3-1) 麥寮拱範宮
正殿裡的八卦結網。

3-2 獅座和
飛天力士。

(整座廟都被香火薰成墨色調，這是用攝影棚燈光打出來的效果。)

四・對場的火花

這是擂台，不是戰場，用不著拼得你死我活。

在近距離欣賞之下，終於把一些平常隱於灰塵之下的細節看出來。但是，看得到，拍不來。就在總幹事和總務兩位的規劃，朝向編一本〔關於拱範宮裡面的作品〕時，我的設備和技術沒辦法克服光線不足的環境。試著用黑白底片拍攝，還是無法拍下眼睛所看到的各項細節，接著用幻燈片，還買來手持式探照燈輔助，不管怎麼做，就是沒辦法達到理想的水準，最後只好像打擂台一樣，自認敗陣，請兩位再去找一位專業的攝影師前來助陣。

下一次再到拱範宮時，梁先生出現了。這時是民國九十四年春夏之交。他是先來了解情況的，當天他並沒有拿出裝備，不像準備開拍的樣子，所以我很大方的向他開口：「今天你先當我的助手，再來就讓我當你的助理。」

又過了幾天我再回廟裡的時候忽然覺得拱範宮的正殿好像變大了，原來總幹事把原本圍住四點金柱的那些欄杆全都撤掉，包括供桌全部移開，只是為了要給攝影師拍照。一座廟宇能

配合到這個地步，想想，可真罕見了，後面大概也不能再現，讓人不由得佩服總幹事做事的魄力。

我從台北搭車到麥寮得坐四個小時的車子，每次來往就要八個鐘頭。累嗎？還好，心裡有股力量在支持著我，我知道這種事情一輩子可能只有一次的機會。

往後，梁先生拍照。我偶而幫忙打燈，偶而跟著拍些。但我有更多的時間，細看每個作品的細節。

大部頭的「戲文」（作品表達的故事內容）容易猜，特徵也明顯。像〈三霄計擺黃河陣〉有三四個女生騎著三四隻鳥對上李哪吒和姜子牙領軍的西周大軍——出自《封神演義》；〈三英戰呂布〉是劉備、關羽、張飛在虎牢關揚名於諸侯的戰役——出自《三國演義》，或是〈關公保嫂過五關〉、〈趙子龍長阪坡救阿斗〉，等等都不算太難，……

書裡提到的那塊石碑，指出「匠師或來自北方或自對岸而來，……各顯奇能互不相讓。」在廟的拜殿的右側牆上。《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寫到「拱範宮持篙者是陳應彬高徒林火寅。」《黃龜理匠藝調查集報告》寫道，拱範宮留有黃龜理少壯的作品〈孔明七擒孟獲／假獅破真獅〉《三國演義的故事》。

幾位鄉親陸續加入這個臨時成軍的團隊，林和正先生，郭宗諺先生，陳慶霏先生，吳美惠小姐，林忠輝先生……，大家分別在巷弄之間拜訪耆老，追尋散落於地的珍珠，透過這樣一個話題，大家開始把目光轉向可能要被拆除的，破舊老廟——「拱範宮」。

幾件〈水妖嬉戲〉和一件〈大人吹氣球被小孩拿竹子刺著〉的木雕出現時，鄉親圍上來告訴我們說：「小時候聽說大人說，是這邊的師父在嘲諷對方豬哥（色胚）；另一件是年輕的師父在反駁對方的大師父吹牛皮的意思。」

還有一對〈擂台〉作品，同樣在三川殿內側的豎材木雕——擂台較量。

打擂台——這場調查工作，和主張拆廟者的立場，有點像是擂台較量。必需公開在鄉親的眼前，不管私下的想法怎樣對立，表面上必需像君子對台，不能傷了鄉情和氣；路頭路尾總會碰面，不可意氣用事，或指名道姓說些有的沒的。可是耳語卻不斷傳來。

伙伴們私下流傳著，說上面的在懷疑，不知道〔這群猴齊天〕在玩什麼把戲？又聽說，新的媽祖廟的設計圖已經請人家畫好了，就等管理委員會一過，就要動手拆除媽祖廟。

老阿伯宗叔仔說：「委員們決議「置天台」（有些地方叫拜天公），請媽祖上天庭三天回來之後，依然不肯賜筊同意改建，只說修理屋頂就好。時間一到，該現身主持動工大典的頭人沒出席，改派副座出現，副座兩肩一聳，大老闆都不在家，二當家也不好擅作主張，拍拍屁股走人。」修屋頂的大事，又變成補強屋頂使它暫時別再漏水的小事。

大家不斷的把廟裡的「裝飾戲文作品」解讀出來，一邊比手畫刀，一邊說起故事，會唱歌仔戲，演布袋戲的學致來時，忽然唱演一段狄青打擂台。本來不受注目的「破廟」，竟然被鄉親當成研究的對象，被認真的看待著。

角力在不見波浪的海面下交手。

一邊不斷在鄉親耳中勸進拆廟的支持力道，「廟裡面沒什麼好看的，黑黑臭臭，哪比得上人家北港和鹿港那麼精緻宏偉壯觀，咱們蓋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媽祖廟，蓋一座未來的古蹟，讚頌媽祖的慈悲。」「這裡沒你的飯碗啦，要賺去別位賺啦！」若有若無的在無人的後殿裡，彷彿是對著某人說的話，等我回頭，那陌生的人轉向後面的圓拱去了。

另一邊透過鄉親耆老訪談，把大家對這座媽祖廟的感情重新找回來。我身為一個客人，由鄉親帶著，到處去尋訪曾經參與過拱範宮大小事務的老前輩，想把更多的故事寫在未來的生命旅途，寫在關於麥寮，關於雲林的土地上。我深知鄉親鄰里的感情，可以被建立在一件共同的話題上面，那些向鄉親詢問的問題，其實只是一味藥引子。

「咱這間媽祖廟當年是誰主持修建的？來蓋廟的有哪些，打石仔是誰？木工師父叫什麼名字？廟埕仔交趾是誰做的？畫師有誰呢？」

「咱媽祖廟真的有那麼美嗎？不是又黑又破嗎？留那些老東西有什麼路用？」

「阿伯，那些都不要管他，上面的人自然會去安排。」

「我們想要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有誰在日本時代曾經來蓋過媽祖廟的，我們只是要幫地方寫點故事而已。」

「主持的人叫林炮，在廟裡的石碑有他的名字，後代也有人住在街上。你們去洗照片的那間店的老闆，就是他的後人。大木匠師聽說有個叫王火艾，住在橋頭。聽說蓋媽祖廟的師父說，一個師父一輩子只要蓋過三座廟，就算可以回家了。蓋媽祖廟的師父，剛蓋好南鯤鯓代天府。有一個雕刻的師父叫黃龜理，龜理師個子不高，像個小孩子。大木師父叫煌司——陳專琳，出師後第一支中樑就是在拱範宮，聽說另一邊的師父裡面有的很豬哥……」（這些能寫進書裡嗎？後來有些匠師逸事等私人領域的傳說，都被我們擱在一邊沒用上。）

從這些田調訪查的資料中，我們一條一條繼續追下去，找到可能當時也是師父成員之中的王錦木的後人，從一些資料我們又拼出王錦木和王火艾及王媽帶有血緣關係，只是在最後一邊關卡沒衝破，王火艾這條線索在電話彼端的婉拒之下，斷了

。漳州派的陳應彬底下的師父，我們找到比較直接的證據是從台灣藝術大學古蹟修復學系王慶台主任手邊得到證實，他還留有黃師父的合約手稿，他的成名作〈假獅破真獅〉在拱範宮後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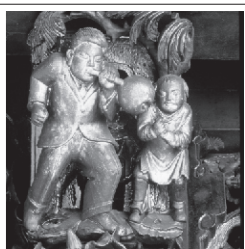
假獅破真獅——《三國演義》的故事之一，孔明征南蠻七擒七縱南蠻王孟獲中的一段，用假獅破了木鹿大王的野獸大軍，最後孟獲心服口服不再侵犯蜀國的南境，讓孔明得以全力準備北伐中原的大事。這齣戲當為對場的戲文，除了有文字面的語意〔假獅破真獅〕（假師父破真師父——初出師的匠師有時會稱為假師父，以區別老師父的威名。）之外，另有引用故事，說孔明是以德服人，暗示不只是以藝（力）服人而已。可是戰場上見面，那君子氣度能不能不受情緒左右呢？

從八卦藻井的傳說推想過去，有沒有那個可能，在衝突之後，利用幾件裝飾的戲文，嘲弄一下對手的身形或是特殊的嗜好？只是嘴裡怎麼裝得進沙子呢？恐怕不是身為後世的我們所能探究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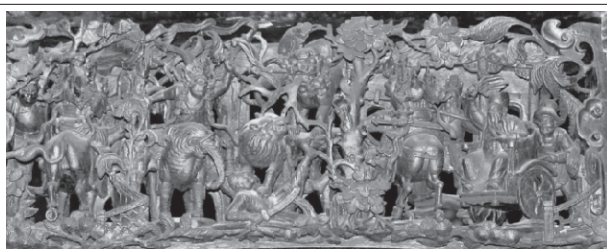
匠師當年心裡怎麼想的，到今天恐怕沒有人能說得出來，但我們知道把博物館級的老廟留下來，以後的人有可能把它們真正的意思給解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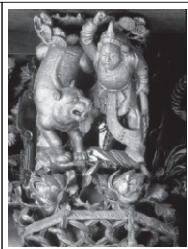
（圖4-1）這是搗台，不是戰場，用不著拼命吧！？



（圖4-2）愛吹牛，笑我小孩子，看我拿根竹子戳破你的牛皮。哈～戳不破～



(圖 4-3) 黃龜理的作品，假獅破真獅。



(圖 4-4) 武松打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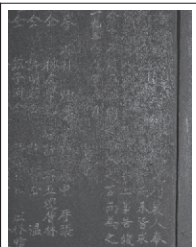
(圖 4-5) 拳頭出少年，你老嘍～呼你倒到擡台腳去～



(圖 4-6) 人形妖精嘻戲。



(圖 4-7) 拜亭裡的作品。困仔，人矮腳短，看不到趣味，擡椅頭啊來架。



(圖 4-8) 石碑上刻著對場時的描述。

五・落戶在雲林土庫的石雕匠師，蔣九

當我們開始尋訪七十年前那群替媽祖廟蓋房子的師父時，一些平時忙於農事的鄉親在路上遇到了會熱情的跟我們打探進度。也會幫忙提供資料給我們。透過鄉親的引見，我們訪問了幾位對過去於麥寮拱範宮比較有接觸的老人家。

其中一位提供的資料更是具體——楊是命老先生。據說，以前也擔任過拱範宮的廟公阿伯，小時候曾經被一個打石仔的師父抱過，我們在另一座廟裡訪問到他。

楊是命老先生告訴我們，一段他童年的小故事，他回憶小時候，有一個打石的師父，大家都喊他九師，九師閒暇時還會逗他玩，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楊老先生又說，聽說蔣九後來好像搬去土庫還是西螺定居的樣子。民國六十年前後三川殿升重簷，就是他孫子來做的，名字叫蔣國振，住在西螺。

一條線索把我們帶到了西螺。

我們登門拜訪，蔣國振先生人很客氣，對我們的造訪也極為熱情的接待，交談中對他祖父的事情談得不多，但他提供了一份名為《惠安峰前村打石業的發展》論文研究報告給我們，那是【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傳統藝術學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到十二月四日／台北關渡／由莊耀棋先生的研究論文。】這份資料提供我們日後編寫《麥寮拱範宮建築&裝飾藝術》一書，幫助很大。

蔣國振先同時又說，在那次升重簷時，他也雕了一對花鳥柱，立在日治時期他祖父的作品旁邊，形成祖孫作品並立的現像。我們覺得另有一種傳承的味道。在兩側凹壽間，我們找到落款「西螺惠安石鋪」字樣的作品。

蔣九，一個我從未相識的石雕師父，竟在拱範宮與他透過作品和歷史的調查，有了某種程度的連結。

我也因為地緣關係，把土庫順天宮的歷史一并搜集。（我的故鄉是雲林縣的虎尾鎮，但離土庫比較近，習俗上也比較像土庫這邊。）只要出現土庫順天宮的字樣時，總會特別關注，我總相信，在未來應該會是一份寶貴的資料。在蔣國振師父提供的論文集裡，寫到蔣九作品的分佈調查，其中便有土庫順天宮。

這條資料，後來我在土庫順天宮和石耀棋老先生聊天時，另外聽到拜殿那對〔蔣九雕的八百塊錢龍柱〕與他童年一段回憶。石老先生說他童年的印象，也聽到丈人說的一些關於那對龍柱的故事，老先生說，蓋廟的時期還差了一點經費，一對龍柱的石材買回來了，但找不到捐助的人，勸募的人出去找地方上的富業人家，找到住在埔心的吳懷，當時的吳懷盤算一下手中的餘錢，告訴來者，說他手邊只剩八百塊錢，最多也只能捐這個數，如果可以，就捐。又說，他眼睛看不見，雕的工是粗是細，他也看不到，大家各憑良心。勸募者回來告訴蔣九，蔣九答應了。石老先生回憶時說，他每天看到打石的師父在廟埕炒剩飯，吃剩飯過頓的情景。

打石的大師父吃炒剩飯——那艱苦的年代，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土庫順天宮改建於1937年前後，在大戰結束前才完成，但等到戰後才建醮。）

這些故事和當時拍攝的相片，被我發表在網路上，有網友和我取得連繫，幾經交流，關於蔣九的故事，才慢慢的有了雛形。直到民國九十九年，在斗六和蔣九的女兒一家見了面後，才對蔣九這個師父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經由網路的關係，我又認識九師另一個住在屏東的孫子蔣明定先生，關於九師的作品分佈，和他的一些閒情逸事，也才慢慢有了粗略的輪廓，聽說九師會吹洞簫，會唱南管，他還寄了一張蔣九的照片給我。

回想那次在土庫順天宮跟小朋友說故事的情形，那天九師

的女兒一家三代也到場為我加油，當我說到「九師在廟埕吃剩飯」那段故事時，眼角餘光似乎看到人群中，那個年近八十的老婦人小心的拭著眼鏡後面的淚水；心裡雖然不忍，然而故事還是得繼續講下去。

我們要的是匠師的傳人或是後代，回到廟口說些關於「當年」的一些小故事，說一些可以讓鄉親透過作品，重溫已經消逝的歲月所留下的餘韻，然後經由故事的渲染，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擴散開來。

麥寮，之所以有這座國定古蹟的古早廟——拱範宮，主要是鄉親文化的自覺，一座「以匠師為名」拱起的藝術殿堂，在搶救、登錄、申請的過程中，沒有破壞鄉親的情感。相對的是，當時一意想替媽祖蓋大廟的信徒，後來也「從善如流」用更積極的態度，把拱範宮從「縣定古蹟」推向「國定古蹟」。這樣的過程，實在堪稱為搶救古老建築行動的模範事件。

而蔣九這個名字的出現，讓我們感受到一座廟宇裡面，若是能有幾件像這樣，有來歷，有身份，有靈魂、有感情、有溫度的作品，就會讓人想要親近它，保護它；不管裡面是不是「煙霧瀰漫」還是「熱鬧紛紛」，站在那裡，還是會有種歷史人文和藝術的親切感。

補記：蔣九，福建泉州惠安峰前村人，石匠，日治時期因工作關係自中國而來，後來因時局因素，後來定居在台灣雲林縣土庫鎮。傳子蔣文峰，再傳蔣國振。

蔣九的作品大都沒有留下名字，只能從風格和手路及若干研究報及後代所留的回憶去綴補出來，他不像名家蔣馨，張協成（張木成），蔣泉和蔣銀牆或辛阿救等人，會把名字刻在作品上面，被研究者留下記錄。

像蔣九這樣，如你我一般的平凡百姓，誰來為他在「傳統

匠師作品名錄〕留下一頁呢？或是單以〔雲林地區傳統匠師作品集〕讓這塊土地多一點點可供後人肖念的文物集呢？我想這還需要大家的努力。

目前已知蔣九在雲林縣境和嘉義的作品有～麥寮拱範宮，土庫順天宮，梅山玉虛宮（落款蔣國振，孫子），水林蕃薯厝順天宮（落款蔣文峰，兒子），台西安西府，東勢鄉賜安宮，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斗南順安宮。另外北港朝天宮廟埕前大石獅落款是蔣文鳳（蔣文峰另一個名字）。



（圖5-1）石雕師父蔣九在某處工地的合照局部，相片由蔣明定先生提供。



（圖5-2）鹿乳奉親。

六・煙塵後面的祕密

台灣廟統古廟，可以說除了地面之外，無處不彩。就連石構件也常見施以白線勾繪細節，更甚者還幫人、物，樹葉上色。只不過那取決於各地民情或匠師的偏好，也沒什麼好奇怪的。至於木構件更是安全，退黑紅，佛頭青設底色；平面部位做堵頭——線條軟硬團螭虎團五彩斑斕，堵心聘請名師，施以文人雅事，或戲曲故事，讓整座廟宇〔金碧輝煌〕這樣才算對得起神明，對得起來自十分善信為神明奉獻的心意。

彩繪師父，能夠拿起筆來勾勒典故人物，或戲曲故事，或傳奇小說，或花卉果蔬；不然吉祥如意招財進寶都可以；靠海

的再增加海鮮漁蝦貝類；山邊的奇花異草，只要能唸得出幾句——四季平安，平升三級乃至於三元及第，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包管業主滿意，鄉親喜歡。

只是這些施以保護木材的作品，因為廟宇是鄉親祈福燒香的地方香火鼎盛，不到三五年，那些不管是何方名師耗盡心血描金填彩的作品，全變成烏黑油亮的模樣。終有一天，有信眾弟子得到神明護佑賺了大錢，發願給神明一座光鮮又亮麗的殿宇，哪管當年的畫師是不是唐山潮州大埔名師或是本地知名大家，紅漆一上，全都去老還童，讓它像新生兒一樣。有些乾脆清個徹底，去底漆，把過去的那些歷史痕跡全都清除，來個去老還少，去少返童，不說還會讓人以為那廟是今年剛落成入火安座的呢！想用紅外線攝影探索歷史煙華，找到的可能只剩下一個嘆息。

可是，總有例外，有的因為神明不許；有的，或許是經濟不景氣，烏黑油亮的棟架，過了幾十個風颱大水，還是依然油亮烏黑。

據說拱範宮，上次重修只動了三川殿，後殿和正殿拜亭仍然保持舊樣。這個我相信，因為裡面到處都是油亮油亮的，完全讓人看不透烏亮灰塵之下，隱藏了什麼祕密。

當一群人為了要不要重建媽祖廟而傷透腦筋的時候，另一群人卻為了想要探索那烏黑油亮的底下，隱藏何方名師的手藝，也在腦筋傷透。

說來也許你不信。就在洗不得，碰不得那種戒慎恐懼的心情之下，伙伴們利用攝影師調角度燈光的空檔，爬上梯子把一些陳年的電線，沒用的開關盒子拆除，想給媽祖住一個更安全的空間。

「大哥，大哥，你來看看，那電器盒子下面好像有字。」

說話的是大家膩稱他豬肉王子，阿霏。

「該不會是媽祖出明牌。」我開玩笑的應著。

「真的啦！大哥，你來看一下。」

阿霏幫我扶著梯子，我爬上去一看——隱約有字「拿探燈來。」

【丁丑年 邨原寫】 「拿筆給我。」

下了梯子，大家開始猜起來，有的回家去拿書來對。邨原，有一個畫師住在台南，叫潘春源，可是同音不同字。

剛好，前不久在台北大龍峒保安宮認識了潘岳雄師父——他父親是潘麗水，而潘春源是潘麗水的爸爸，我曾向他要了一張名片帶在身邊。

「哇，中大獎了，會不會這個就是潘春源！」

打了電話向潘岳雄老師請安，並且請教他「你聽過，你阿公曾經到麥寮來工作嗎？拱範宮裡面好像有你阿公的作品耶！」

潘老師沒直接回答，他說得看作品才知道。

第二天，我們幾個一起出發到台南。

當我們進入潘老師家，潘老師請我們坐，奉茶。我們拿出前夜用手抄下來的字條給老師，老師看完不發一語，轉身走進內室……同行的幾個人你看我，我看你……這是怎麼回事？就在大家疑惑的時候，老師從裡面出來，手裡拿著一件裱好框的畫作，他指著上面的落款告訴我們，他祖父作畫的時候有時也會簽「邨原」這個名字，……有什麼會比這個還興奮的？我們幾個興奮的差點喊出聲來。

邀請師父到麥寮玩玩，師父答應了，說下周就會到拱範宮看看，看他祖父留在廟裡最早的作品，丁丑年，西元1937年。

1936年，台灣屬日本人管，日本人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企圖把台灣的舊信仰做一個全面的改造，改信天皇。

1937年7月7日在中國，發生七七事變，中國正式對日宣戰，日本人管的拱範宮當時屬於虎尾郡，拱範宮請潘春源畫師到廟裡作畫。

1941年台灣更加強推動皇民化運動，幸好不是每個郡轄都那麼落實，不然，不知道拱範宮裡潘春源的書畫，可能我們沒緣相見。

又過了數年，台灣換人管，關於曾被外族統治的過去，所有關於日本人的一切痕跡，全都不准存在（清朝滿人算不算外族？）很多日本人管理時所建造的廟宇，只要上面有日本的年號，或自動或被動的塗去。明治～塗去，大正～抹掉，昭和～刮掉。拱範宮裡潘春源的作品，沒例外，那件最初發現的作品，就看到掉了一小塊的漆，按位置，應是昭和年號所在。

我在麥寮的時間並不是一直持續的，一般都是去住幾天，等到調查進度達到我們的目標及梁攝影師拍攝工作一個段落後，我就回到台北，當那些相片進入美編和編寫文案的時候，我們用網路進行對圖寫文的方法，所以我並不在麥寮，等書出來之後，才看到出現了潘春源畫師的作品。我從旁得知，那次是特別請人前來「清洗」，以便拍照收錄在書裡的。這個時刻大約在九十四年的冬季。

關於〔彩繪清洗〕一事，有必要加以說明，當潘老師答應前往拱範宮的時間，都因為颱風過境，大風大雨而未能成行，直到天青雨停，時間已經過了一個多月，潘老師才和他姪兒一起出現在廟前。之後潘老師又和他另一個姪兒出現，據說是他姪兒的同學——談小姐，談小姐一見到作品的落款，搭手就拜上了，高興的直說，真是太偉大了，沒想到在這裡還能看到阿祖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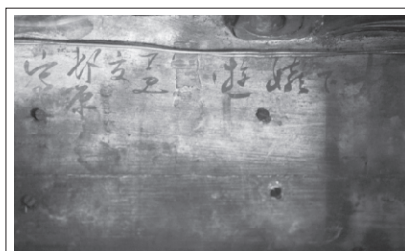
談老師，我們在台北保安宮見過面，只是不相熟。沒想到

這次在拱範宮又遇見她。她曾參與修復台北某知名的彩繪壁畫，總幹事和總務希望談老師能協助「試洗」看看，因為鄉親們還是擔心，萬一上面的執意拆廟重建，廟留不下來，至少留個影像給後世的人，懷念。這個時間是民國九十四年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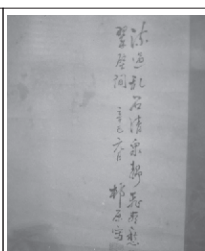
談老師一心想幫忙，但是又怕萬一傷到作品，而廟也被留下來了，可真會變成歷史的罪人。經不起鄉親熱誠的心意，談老師答應了。談老師在幾個地方做小區塊的實驗試洗之後，仍無法突破那層香火油垢，最後談老師說了：「再洗下去，就見骨了，以後想修都修不回來了。」我看到一個用心看待古廟的人，她把前人用心血堆砌出來的作品，當成自己的小孩一樣，呵護著。

這還只是拜殿和正殿的部份。後殿，也許還隱藏更大的祕密。據說，當年麥寮也出了彩繪師，名字叫林干傑（是不是叫羅漢？）和潘春源對場。我們那時也去尋找了，只是一直沒辦法找到他的作品，前殿在上一次的重修，請街上的莊春昇畫師重作，現在剩下後殿還沒被解開謎底，或許，這次拱範宮的重修，有機會讓某位匠師的作品和名字「重現紅塵」。

今天，拱範宮被列為國定古蹟，光是潘春源的大名就足夠撐起這張招牌，但是我們更希望鄉親能自己看到，能為家鄉保留了一座有溫度、有靈魂的古早廟而自豪。



（圖6-1）電器盒子底下潘春源畫師的落款（昭和雨字不見了。）



（圖6-2）潘岳雄老師拿出來的作品，（昭原）不是寫假的。



(圖6-3) 潘岳雄老師(左一)與大家的合照。
中間是總務林敏雄先生，林忠輝先生，陳慶霖先生。

拱範宮邁向下一個考驗；拱範宮的大整修，結果會怎樣呢？大家還得繼續用心守護它，也希望主事者和承作的師父們，能像對待自己的小孩一樣，好好對它。

跟隨東勢國小百年樹人腳印》

報導文學類 佳 作

張清海



張清海

個人簡介》

1936年生，筆名張清清，嘉義農校農藝科畢業、教育廳中等教師美術科考試及格。
44-47年間任東勢國小教師
47-48年間任文安國小教師
48-55年間任東勢國小教師
55-91年間任東勢國中教師
現職農夫。

曾獲》

91年青溪全國文藝創作報導文學類 首獎
93年綠川個人史文學獎 佳作
96年綠川個人史文學獎 首獎
97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第三名
報導文學類第三名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平實而且深入的好文，從一座學校的歷史點滴開始，寫出土地與人物的集體記憶，既有客觀的歷史資料，又能恰當融入主觀的情感，使人充分感受歷史的陰暗與光明之面，如何相互生發，淬煉出小人物堅韌的生命力，以及彼此溫暖的情誼。

得獎感言》

民國40-50年代，戰後雲林海口一片貧困落後，再有白色恐怖如影隨行，教育工作者伴隨鄉親弟子茹苦含辛，努力的成果終見進步契機。東勢國小歷屆校友皆傳承勤勞做好國民，在各行業中佼佼者更不計其數，例如38年畢業校友黃志強為50年代臺灣自創第一台電視四人小組之一員，之後其再赴美深造。西元60年代美國完成人類首次登月壯舉，全國33名頂尖科學家研究團隊中，黃志強負責「太空通訊部門」成就非凡。本篇文章的撰寫，是我對東勢國小表達謝意和敬意的一種方式，敬謹從事，會一直繼續下去。

跟隨東勢國小百年樹人腳印

1. 初航雲林海口東勢厝

2011年春天三、四月，雲林縣東勢鄉中心國小歡躍90歲週齡校慶。本校於1921（民國10年）日據時代籌設運作，霑惠海口農鄉子弟春秋綿延；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人退出台灣，國府過渡時期，學校課程教授台語《三字經》、《漢文讀本》、《四書五經》，爾後引進中國北京語注音符號，開始禁止學子說台語。終戰第十年，個人有機緣加盟本校教師團隊，筆硯相親甘苦相依十餘載，初始接獲縣府派令，卻是心煩意亂忐忑不安。雲林縣有個東勢厝（鄉）和一家東勢國小，是第一次聽到。我的愚陋來自教育，在學校年代，課程學習以偉大中國為主，全國地形、氣候、省分、物產、都市、名勝古蹟，河川流域，以及五千年歷史演變細節，一一鑄在心版歷歷如繪，對台灣史地鮮少接觸，生長地雲林縣，只叫得出斗六故鄉相鄰五、六個鄉鎮地名，西邊十餘個鄉鎮一律叫「海口」。而傳聞中海口風大沙多，偏僻荒涼，地頭貧窮不好居住。

母親對東勢厝也很陌生，她謹慎的裝一小瓶老家古井水，包一握廚房牆角泥土，讓我帶去學校宿舍，放到廚房角落，化解水土不服；又叮嚀：「去那裡要認分！」

依照規定，報到就職，要找個社會地位高的親友做職務「連帶保證人」，在履歷表蓋章擔保。先想到吳景徽縣長，是姨婆兒子，依輩份叫他阿伯，轉思自十歲那年父親見背，之後兩家已少有來往，不便去求他。再想到斗南國小林廖固校長，是六年前唸斗六鎮西國小疼愛的老師，不猶豫找到斗南國小校長宿舍，老師親切答應擔保，鼓勵學習教育家福祿貝爾，做個好

老師。再提到一件事，在斗六鎮西國小共事的訓導主任李X火，縣政府請去教育局掌理全縣國民教育股職務，某日警總人員突然搜查辦公室，在李股長抽屜發現一本共產黨宣傳小冊，李股長辯白是遭人嫉妒陷害，仍被革職查辦，扣上「思想犯」罪名坐牢，近年獲釋；出獄後，有「紅點」記錄沒有機關願意給他機會錄用，為了養育家庭妻兒，目前在斗南鎮內，他岳父開的碾米工廠做工人，扛穀包、糙米過日子。

林老師以此為誡，指點我謹慎明哲保身，如果有萬一，我和老師的前途就不好了。

大體而言，首途海口東勢厝，不算是快樂的人生出航。首先發現里程曲折遙遠，交通比想像更不方便；再來是風勁砂多很不習慣適應；接著接觸到海口農家赤裸裸的窮困無依。時空都不是那麼順人心意。

啟程時間在秋末冬初一個午後。我提一棉被、便服、毛巾、枕頭打包行李，母親幫忙提另一鍋子內裝疊大、小碗、菜刀、鍋鏟、湯匙、筷子幾項餐具包裹，走大約600公尺村路，到大崙糖廠大門口五分車車站，母子目眶泛水光依依惜別。列車嘟嘟鳴笛深入曠野蔗海，搖搖晃晃半天，駛過石龜溪鐵橋，轉彎穿入斗南街仔，到縱貫線火車站廣場邊驛站，旅客下車上車，卸貨裝貨，再鳴笛出發，一樣穿走曠野蔗海，蜿蜒著駛過虎尾溪拱架大鐵橋，到對岸虎尾總廠驛站。

我提著兩包行李家當，捨不得花錢叫人力車代步，走走停停半天，詢問店家找到市中心台西公共汽車站，等候大半天，班車出發駛入田野，好久才到土庫，又朝向西方駛去，一路景觀漸漸荒涼，石子路崎嶇不平車子慢慢走，女車掌到村莊站牌吹哨子報名讓人下車；馬光厝過了駛到褒忠，庄頭都是簡陋茅屋竹槓厝或土角厝，寮仔牛稠，狀貌卑瑣暴露海口地頭的破落

，跟虎尾、斗南、斗六相去甚遠。

東勢國小站終於到了，下車一看，公路北側鬱鬱綠綠的麥田，南側則是棉花田，都是內地看不到的農作。路邊麻黃樹苦楝樹，在強頸北風吹襲中咻咻呼嘯，路面飛沙走石陣陣撲襲，好像颱風來了。

提著行李家當，找到校長室，年青的蔡玉書校長親切接受報到，然後帶過去辦公室介紹師長同仁，其中竟然有兩張熟人面孔，斗六初中同窗黃清波，前輩黃陳坤，都在唸完台南師範畢業由縣府分發來海口。在完全陌生的氣候惡劣的海口，純屬偶然遇見斗六和古坑故鄉的學長，內心的操煩漸漸稀釋淡出。

很快到下班時間，兩位同窗帶我過去操場西邊，一幢和式榻榻米宿舍，三個人住在一起，開始合伙舉炊解決晚餐。

2.出席督勵心酸酸

東勢國小兩公頃方整校地，北邊密植麻黃和榕樹攔阻冬季強勁風沙，夏日佳蔭融融調節逼人暑氣。操場北、東、西南毗連木造教室，視野敞開動線流暢；跑道南側有花木扶疏小型公園，藝術涼亭、荷花池、孔雀園，還有滑梯、鞦韆、翹翹板和單槓設施，滿不錯的情景；只可惜，公園鄰接跑道，排列白底紅漆超大標語…消滅共匪解救同胞！時時刺著人的視覺網膜，跟美美的校景很不搭調。

很快我又發現，東勢國小三十多歲了，還沒有誕生一首校歌。

唱校歌，能凝聚師生的感情向心力，有鼓舞向上動能效果，如今學校以一首反共愛國歌曲來替代，當朝會集合鐘聲噹噹響起，各班師生齊步走向升旗場，校園響起洪亮的大合唱…

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
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
收復大陸，解救同胞
服從領袖，完成革命
三民主義實行，中華民國復興
中華復興，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朝會結束，全體學生又開放喉嚨，唱著行進回教室。

前兩日，蔡校長安排我觀察瞭解學校環境，低、中、高年級教學觀摩，第三日接任二年級乙班導師，正式上道。

第一次點名，班上約佔三分之一人數缺席。忍不住發問：「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不來上課？」

眾口回應：「他們去田裡！」

「在家裡帶弟弟妹妹！」

「去牽牛吃草，飼羊仔、鴨子……」

各年段班級，都有嚴重缺席情況，學校便有教師下鄉出席督勵措施，用以亡羊補牢。每週在無課的下半天，實施兩次。

學區村落，最近的東南村街仔，東北村兩個部落，生意人和公務員較多，生活收入比較穩定，孩子很少曠課缺席；問題都在四、五公里外的農村，程海厝、路利潭，八、九公里外的劉厝庄和港仔底村落。我領的月薪375元，車店一輛「富士霸王」鐵馬要價750元，沒有能力購買，每次都穿布鞋帶水壺出門，去到村落，或離庄頭遠遠的田野，和家長學生見面，每一趟出席督勵都在午飯後馬上出發，到黃昏日頭斜西時刻回來宿舍，來回和迂迴牛車路找人，走十多公里、二十公里，雙腿疲乏，算是小事，比較難過的，是農村部落的見聞，到處破陋的土角厝，茅頂竹仔厝，用竹槓頂住傾斜的牆壁避免屋頂垮落；

男童個個癩頭污臉有似小乞丐，女童一頭亂髮腩脹畏縮。中午或傍晚，家人圍到簷下廊下就長方板桌進食，鍋裡黑黑褐褐地瓜簽不見一粒白米，蒼蠅爬滿鍋沿鍋內和湯碗，嗡嗡起鬨爭食；門口埕曝晒的地瓜簽，夾和一粒粒黑黑羊屎，就那樣收到畚箕裝到麻袋，說是要煮的時候揀揀就好。

家長都有話說……

「阮沒錢請工人，囡仔要下田做活，多一雙手……」

「大人下田做活，大漢囡仔要留在厝裡帶小弟小妹！」

「囡仔要割草飼牛，大人要拚做活，沒法度啦……」

「門口埕晒番薯簽，囡仔要顧埕，趕羊仔來偷吃。」

「囡仔去拾番薯，揀土豆，顧腹肚啦。」

家長聲聲無奈申訴，都是家庭困境事實。但老師的委婉勸說，多少也有效果，隔天會有曠課生背著書包來教室，再過一兩天，他的座位又空了，真是席不暇暖啊。

猶記得故鄉斗六人，有孩子撒野不規矩，大人就說：「你敢不聽話，送去海口喔，去那吃番薯配土沙！」「再不聽話，嫁去海口，做苦工吃番薯！」

如今故鄉人傳說情景，一幕幕目睹。難道這是老天注定海口人的宿命嗎？一代一代陳陳相因循環，多麼殘酷的現實。

出席督勵，令人感觸深深，心頭酸酸啊。

3. 頭皮上的戰爭

我終究明白了，海口偏鄉貧困噩夢永遠揮之不去，源自氣候和地理兩項不利因素的加乘。本校學區程海村、劉厝庄、港仔底、路利潭，地處台灣島西方突出邊陲，距離海峽近近三公里，歷年農曆九月到下一年二月上旬，季節風挾著塩屑撲過來，摧殘農作頻頻歉收；越年六、七、八月颱風季節，面臨暴風

圈登陸第一線，往往農作毀於一旦。再有一項不利因素，本鄉和台西鄉一樣，都坐落嘉南大圳渠道尾段，只能得到上游農家攔截剩餘的微少灌溉水，或完全斷水，農作長期渴水生長不好，影響耕作收成。

風頭加水尾，造成農作歉收，家庭貧窮；氣候和地理是永遠無可能改變，人卻有可能改變。

人的改變，要靠教育，貧困的海口罔仔，接受教育，有如五穀的芽苗獲得寶貴的水分滋潤，才能順利生長，開花，結果。

從省思而來領悟，做為小學教師，也有可能改變孩子的前途！

我對從事的教職，有了一種難以言傳的肅穆感。

聯想到，唸斗六鎮西國小兩位恩師。導師張丙申，某日下課時偷偷掀開桌上的便當盒，褐褐地瓜簽上面幾尾魚脯，沒有白白米粒。另一日跟同學去到科任林廖固老師街上的家，看到廚房角落大堆地瓜，知道是林老師家人三餐食糧。白米很貴，兩位老師都吃不起，生活那麼清苦，並沒有失去愛心，不厭不倦教導我們。

兩盞愛心明燈，指引著，鼓勵者，要我能見賢思齊，努力接棒。站在黑板前，未敢稍有鬆懈疏忽；也找時間，骯髒邋遢的小男生帶到水龍頭下，抹肥皂洗掉面頰上軀手腳污垢；給他們理髮，剪指甲，擦鼻涕眼屎；或者補鈕扣，削鉛筆，買蠟筆給欠缺的人共同使用。

清潔兒童身體，最麻煩是頭皮上的戰爭。一向理光頭的男生沒有這個麻煩，問題在女生，頭髮都生虱子，全體一網打盡。頭虱比芝麻細小，放大鏡下原形醜陋不堪，頭小腹大，有觸角環節，腳趾三對，白色虱卵粘在頭髮傳衍世代快速，寄主虱群不斷吸血，頭皮發癢很不舒服，嚴重的媒介傳染傷寒微菌會要人命。陽光明亮的時間，全校導師發梳子，教女生用力梳耙

頭髮，虱子掉桌上，用指甲掐爛；髮根粘著虱卵，兩個女生一組，輪流用拇指指甲掐破，拿掉。

女學生頭皮上的戰爭，幾無寧日，一日裡傳無數世代的敵人，有如野草除不盡，春風吹又生。我接的二年乙班，人和虱子的戰爭日日、月月、年年延長陣線。終於有一天，拜科技之賜BHC殺蟲劑問世，學校保健阿姨排定時間，各班女生依序到保健室，使用藥粉撲頭髮，包巾覆蓋半小時，再取下洗頭。學校又分發BHC粉讓女生攜回家裡，為大人撲虱，根絕家庭傳染。

人類和頭虱的戰爭，在我任教的第三年很慶幸宣告結束，女童們頭皮上的和平終於有了欣慰的結果。

4.校園裡的狗牌

老師下鄉督勵缺席兒童上學受教，以及幫助女童驅除頭虱，做來沒有什麼彀扭扞格問題，另外一項校園推行國語，就不算是通情達理順天應人。據說台語會影響國家團結，但台灣同胞自呱呱落地就日夜聽聞台灣母語，學習台語，長大成人都以台語表情達意；母語滲入生活，聯結生命，難割難捨是自然現象。多年來，推翻母語推行國語列為國家政策，天真爛漫的小學生首當其衝，在學校台語出口，要被懲罰，脖子吊掛一面「我要說國語」牌子，還罰繳兩毛錢做班級費，面子、金錢雙項損失。校園裡會出現這樣的聲音...「哇，○○○掛狗牌了！」「小心喔，狗牌要傳給你哦！」

因為推行國語，校園到處有人在抓說台語，好像在抓賊，冥冥中出現不安氛圍。

另外，強迫方式推行國語，造成學童陽奉陰違，離開校門就說台語，養成投機行為。

這所海口小學推行國語，每一位老師都要配合執行，無有可能放任事外。壓力來自上級督學，在不定時日突然走入校園，這裡走那裡看，調查學童有沒有人說台語，然後來到校長室有所指示。

推行國語列為學校優劣考評重點，大家心知肚明，為了學校不能私了，不能置喙。

這項國家主導的語言教育，導引著我回頭，去尋找大約距今十年前的校園動態情景。1945年二戰結束時，全面關閉一年多的學校，又打開校門恢復上課，日語不用了，從小一到小六，老師都以純粹的台語教學，我們唸《三字經》、《漢文讀本》、《四書五經》，校園飄揚琅琅台語發音，並沒有影響到師生熱愛中華民國的氣氛。

然後因為家庭遷移，我從鄉下溝壩國小轉學斗六鎮西國小，四年級改學北京語注音符號，放棄台語課程改習國語，老師每日一早到教室，先在黑板右側楷書國語《一日一句》，國字加注音，每日接一句，凝聚親情、感恩、友誼、環保、藝術的語言，例如：「爸爸媽媽每日都辛苦工作，是為了一家人的幸福」，「兄弟姊妹，好像手和腳，不可分離」，「冬天的陽光很溫暖，大家都喜愛」，「郊外的空氣最新鮮，我們去走走吧」。諸如此類感性語句，我們今天學會了，期待著明天出現的新句。

在快樂中學習，沒有感受絲毫壓力，我幸運嘉惠的童年，如流水遠去，如今目睹海口人下一代的遭遇，感觸深深無語問蒼天。

5. 忝為美育推手

身為新手教師，汲取前輩學識和經驗，補益不足助益教學，是愉快的經驗。同事們教學傳導技術，符合準備原則，類化

原則，自動原則，興趣原則，個別適應原則，熟練原則，同時學習原則，社會化原則，運用講述、啟發、問題、設計、自學、練習多樣教學方法，效果都很不錯，堪為模範。但有一個發現，這麼機動的教學輔導，都用在智識教學國語、社會、自然各科，對美勞科目則可以乏善可陳形容。換句話說，一般都重知識輕藝能，前者教學求到精進不懈，後者教學則徒有虛名。

差不多都這樣，各班美術課，老師用教具室的各種教學掛圖，掛到黑板上，讓小朋友看圖臨摹，依樣畫葫蘆，畫的越像分數越高，貼上成績欄的優良作品，輪廓結構設色都像一個模子印出來的，沒有個別創意特色。

其實依照課程標準綱要，美術科教學重點在表現創意和技法訓練，總括來說，低年級以自由想像畫為主，自由發揮揉和個人想像，主題輪廓色彩不要求形似；中年級漸進學習畫面表現技法，擴大題材範圍，實物實景寫生為主；高年級在前述技法中，加強色彩學指導，圖案設計、景觀設計、中外繪畫欣賞，認識畫家等等。

美術是陶冶感情美化生活的一扇大窗，然而在教學中被排除她的重要地位，有它的原因；時代教育目標以智育、德育、體育三育之均衡並進領航，（註：自日據時代延續，而民國三、四十年代，群育和美育兩項尚未誕生），教師銜命為下一代幼苗培養，知識、品德和健康都孜孜矻矻從事，但能培養快樂向上的藝能美術教學，被看作花瓶擺飾，只有形式不受重視是一般現象，對美術愛好者，卻是一種難以避免的扞格。

唸斗六鎮西國小五、六年級時，很幸運由水彩畫家曾維智老師擔任美術科任指導，我在活潑多樣的課堂學習培養了美術繪畫喜好；上斗六中學，又很幸運遇到福建美專的高才生蔡成發老師，培養了寫生的基礎；畢業後上嘉義高農，學校課程沒

有美術課安排，愛好繪畫欲罷不能，個人走上自修途徑，上圖書館或找市內書局，尋找《素描技法》、《水彩畫入門》、《芥子園書譜》、《色彩學概說》，類似的字畫結合文本，用心鑽研，一張一張練習，小小的進步自己看出來，學習興趣還比唸農技知識書本濃厚。

來到東勢國小，導師兼職出版股，慶祝開國元旦專刊壁報刊頭畫，夜間被人偷偷割下取走，我又畫一幅補空，隔幾日又被割下取走。再來以楷書補刊頭，一直無事。

東勢國校患了貧血症的美術科教學，終於來了對症下藥的轉機。

蔡校長說我畫的壁報刊頭，因為很好才有雅賊看上，那麼，用油漆畫製愛國標語，生活標語，衛生標語，全國、全縣、全鄉疆域圖，就偷不走了。這個學期課業餘暇，我一幅一幅完成；再來校長又要求，校門進來那幅兩米寬三米高總統肖像已經舊舊了，重畫一幅好嗎？

畫油漆巨幅人像，難度比插畫標語和行政疆域高得多了，因為畫某某人，呈現樣貌和神采是其條件，絕對要求「像」，這要訓練有素的廣告社專業畫師，才有本事。

我接受了。四、五年前唸斗中，蔡成發老師為學校繪製國父和民族英雄鄭成功油彩巨幅人像，我有幸看到從打格作稿，賦彩運筆，有一點製作概念；到嘉義唸高農三年，中山路樓上一幅幅鉅製電影廣告海報中，影星李麗華、林翠、奧黛麗赫本、山本富士子、三船敏郎、加里谷柏、約翰韋恩，一個個栩栩如生那麼吸引人；畫師的功力著實令人折服。每逢週末上課半天，下午我常常去中山路附近電影海報繪製店家，觀摩畫師技術製作，從旁學一點技巧，心裡有個譜，決定一試。

畫畫停停，修正再修正，終於製作完工。畫板請工人扛到

穿堂出口掛好，全校師生哄動，褒獎有加。再來同仁和學生改口，將「張老師」稱呼換了「美術老師」。

到此為止，僅限個人貼近繪畫行動及時的記錄，再來的一節校內美術科教學觀摩會，才是帶動各年段正常美術教學的關鍵。我敲定「我的母親」自由想像畫，演示前十分鐘，以色彩遊戲開場，八開圖紙對摺，攤開，在摺線右半空白隨意擠2、3粒米水彩，紅、黃、藍、黑、白拼近或交疊，合上摺線用姆指推推又推推，打開，出現色彩斑斕大蝴蝶，「做」出來的奇妙，全校二十多位同仁不約而同嘆為觀止。

然後「正菜」上桌，黑板上沒有示範掛圖，小朋友從腦海中捕捉母親的形象容貌，粉蠟筆一下一下勾勒塗抹，自由想像的母親畫面都不同，各人有各人的「創意」。

教學檢討會場面，同仁們都說話了，原來教兒童繪圖可以像這樣開放，承認拿掛圖臨摹是「縛腳縛手」。那日以後，不再有人這麼做。

美育不再淪為花瓶裝飾了，大家一起努力，慢慢有了成果，我班上林登傳、鄭淑卿，作品首度在縣賽中入圍獲獎，打破東勢國小空白記錄；後幾屆有張元駿、張元徽昆仲，先後入選世界兒童畫展，為本校投入國際美術園地開疆拓土先鋒。

6. 課影幢幢

週三下午全校無課，學校定為教職員體育日。排球球技相當者，兩人猜拳為A組B組隊員，九人制比賽三戰二勝，二十多位同事輪流下場拼戰，有的擔任裁判、巡線員、分數記錄員或啦啦隊，競技場上呼叫歡笑交織傳揚，熱烈快樂，彷彿人人都回到童年時光了。

如果下雨，排球賽改作走廊「推木餅」積分比賽，大家輪

流推木餅技術，產生「狀元」和「榜眼」。兩項比賽活動結束時，工友從廚房抬來大鍋現煮綠豆湯，輸家贏家，人人都有甜滋滋的「口福獎」。

我在這所海口學校工作，最重要的「班級經營」堪稱順利，兼職出版股也有聲有色，再有體育日活潑身心和同仁打成一片，照理來說是無所求了。只是有一個項目，會有毛毛的，甚至惴惴不安的心理反應。

保密防諜，就是這件事。

始終記得，前來報到就職前夕，林廖固恩師為我蓋圖章做「連帶保證人」，以他的斗六鎮西國校同事李X火，因著「紅點」事件身敗名裂為誡，我一直都放在心上；然後從本校同事間接得知本鄉已發生多樁類似事件，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日據時代曾經參加文化協會或農民組合鄉民，月眉村7人，復興村1人，嘉隆村1人，都被逮捕入牢，1人槍斃，其餘尚在牢中監禁；再來民國38年，東勢國小教師廖X權於下班後被警總人員帶走，一去無回不知生死；再過幾年，另一位福建籍教師陳X祥，一樣在下班後被嘉義憲兵隊憲兵帶走，從此不知去向。據說兩人都是匪諜。

上級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內部不靖，戰必敗，國必亡！」學校承命加強保密防諜教育，教師要捉對互相聯保，無一例外。平素各科教學加入檢舉匪諜防止滲透分發知識，每學期都舉辦保密防諜作文、演講、漫畫、書法比賽，擇優參加鄉賽、縣賽。

學校如火如荼的保密防諜教育，效果如何，從下一事例可以看出來。

有一日早晨，兩位家長同時告到我班上，兩家孩子昨天放學在路上打架，一個臉頰撕裂，一個鼻孔流血嘴唇紅腫如麵龜

。我抽絲剝繭追究動手原因，一個說：「他罵我，說我是匪諜！」對方說：「他先罵我，說我是共匪！」

原來，被貼上匪諜或共匪標籤，心情會沉重到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共匪和匪諜真的很可怕！

又一日早晨，校內發生一樁純屬偶然事件，例假星期日不上課，都由十六歲小工友阿媛負責值日升、降國旗，這日突然一陣西北雨，阿媛趕忙跑去旗座降下國旗，帶入辦公室。隔天早晨，由軍中退役轉業來本校做工友的山東人，找到校長室，檢舉昨日落西北雨時，阿媛用旗布擦臉，她有匪諜嫌疑，要求追究。

蔡校長知道事關重大，追究阿媛，她說：「下雨趕快去降下國旗，雨水打入眼睛，會刺痛，忍不住用手背擦拭眼睛，指頭抓的國旗布，沒有擦到眼睛。」

阿媛是本校校友，因為功課好又乖巧，校長和教導同情她家境清寒無法再升學，讓她擔任學校工友，多少彌補家計。背後真相是山東工友尚未成家，多次向她示好親近，因為他年紀都可以做她爸爸或祖父了，她一直避開不回應，老工友藉口向她報復。

事件的結果，阿媛擒著眼淚離開學校。小姑娘含冤丟了工作，校園從此不見芳蹤。

親眼目睹事件始末，卻料想不到，類似的冤情自己竟然也會碰到。

早在我從事教職一、兩年前，西螺大橋完工通車，遠東第一大橋風采吸引全台，沒有人不想親臨斯地親眼看看；我一直未成行，是為了金錢匱乏捨不得來回車資的緣故。直到在學校教室上國語課本，其中有西螺大橋單元，大致是說，濁水溪好像一把刀，把台灣島切開兩半，一南一北隔絕千年萬年，偉大

的西螺大橋，連接兩岸，從此南北交通無阻礙，台灣島由分裂而擁抱統一……

情文並茂的刻畫，讓我心動跳躍，如今有薪水了，去西螺車資不需顧惜節省錙銖必較了。那個陽光明媚的晌午，平生第一次瞻仰遠東第一橋風采，鋼桁拱架延伸兩千公尺，沈穩跨過台灣第一大河濁濤溪床，這一刻詩興勃發，取出口袋的白紙簿，用鋼筆要書寫即興感動文句。這是我幾年來練習寫詩捕捉稍縱即逝靈感的習慣。猛不防，背後一聲吆喝：「幹什麼！」一名荷槍兵士巴掌猛抓我胳膊，搶去白紙簿和鋼筆，橫眉豎眼命令：「跟我來！」

我心口急跳被帶到橋頭堡下坡的營房，兵士向年青軍官立正行舉手軍禮，開口：「報告長官，這個人在橋門百餘公尺地點，拿筆記錄大橋結構，可能要搞破壞，有匪諜嫌疑！」呈上鋼筆和白紙簿。

我心口揪一下，全身發涼，顫聲表白：「報告長官，這完全是誤會……」

長官先不回應，取張公文空白用紙，要我親筆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地址資料，再沉聲審問：「你要放聰明，跟我合作，派你工作的人在哪裡，他的個人資料，都說出來！」

我勉強保持鎮定，解釋：「我很愛寫詩，白紙簿常常隨身帶著，走到哪，靈感來了，馬上記下文句，請長官翻查白紙簿，前幾頁的詩句，都是以前留下的。」

軍官視線落到白紙簿，從前頁開始看，前幾張都有不同情景詩句語言，嚴肅的表情彷彿鬆動一下，卻沉默著不發一語。

我趁機補充說明：「今天我第一次發現，西螺大橋真是空前萬年的偉大建設，我深深感動，準備寫一首讚美詩，回去好好修改，投稿發表，感動更多讀者。」

軍官問一句：「你寫的詩，都投稿什麼刊物？」

我慢慢唸出來：「救國團的期刊《嘉義青年》，《雲林青年》，後來又投入《長風雜誌》、《詩園地》、《中國詩友》，還有很暢銷的《野風文藝》。」

軍官瞳眸一亮：「《野風文藝》，那一期有你的詩？」

「今年三月份，還有十月份。」我說得很自信：「我家裡有保存這兩期，題目是…」

長官打開窗邊書架，抽出第121期《野風文藝》，找到我用筆名青海發表的《眾生相》組合詩12首，露出笑容，語氣改變，表情溫和：「原來你是詩人，我們剛剛誤會了，因為保護大橋的責任，不得不謹慎嚴格……」

原來長官是一位軍中文藝青年，他長期訂閱《野風文藝》，是有素養的軍人，不是泛泛丘八老粗。

第一次去看西螺大橋，我被嫌疑做匪諜，雖然軍官還我清白，我沒事了，卻留下後遺症，受到一度驚嚇的詩魂從此不再親近，寫詩的筆，一年一年都擱置不動了。

不過呢，對那一首刊登121期野風文藝的《眾生相》12首短詩，一直當作「救命詩」寶貝著，一年一年保留者；她深情脈脈，把我從地獄邊緣拉開來，讓我平安回到東勢國小這個好家庭。

附錄：《野風》121期《眾生相》組合詩

1. 藝術家

生活荒漠

不屈旅者

為尋找「美」的綠洲

日夜不停跋涉

2. 詩人

拿情感的鎚

砸生活的砧

火花迸射是詩句哪

3. 哲學家

造物者塑造人體
把「真」和「偽」揉進心裡
堅強者從心弦上
射出「真」的矢，折斷
「偽」的箭

5. 老水手

乘長風破巨浪
你是海上常勝將軍
飄浮時間的急流
你是輸家，滿臉風霜

7. 妓女

走不完的坎坷
道不盡的哀愁
只為了卸不掉
生活的枷鎖

9. 酒鬼

只要有酒喝就得了
米缸倒蓋又怎樣

11. 農夫

天生一顆純樸的心
一個篤厚的靈魂
往貧乏土地
創作綠綠的詩篇

4. 美女

美女的金魚
在人海優遊
她們背後
追隨一群群男性魚

6. 舞女

歡愉寫在眉尖
痛苦埋在心裡
燈紅酒綠
醞釀快樂和辛酸

8. 乞丐

老低聲下氣的
喉管很窄很細嗎
臉皮又粗又厚嗎
是肚子唱不完的空城計

10. 壞學生

講台上：之乎也者…
講台下：多膩人，睏吧
考試前夕
出現急急喪家犬

12. 老人

很怕黃昏看落日
很愛跳入回憶迴流衝浪

7.受傷的鮭魚

民國45年7月，斗中前輩黃陳坤從東勢國小調動至斗六林頭國小。

民國46年7月，斗中同窗黃清波調動至古坑國小母校。也是這一年，同年次斗中校友林金俊、林正剛從四湖飛沙調動至斗南；林正彥從口湖調回斗六梅林；謝若琨從四湖東光調動至古坑，還有李當座、張紹芳、阮淵長、陳德彰，都從海口服務學校調動回古坑故鄉；張訓誥、高明男、黃滿雄、張衛國，也調回斗六，鮭魚還鄉，自得其所。

再過一年，我也尾隨鮭魚潮，申請調動，回到斗南鎮文安國小。我們斗中同儕十多人，從此以後不用再和海口的風沙纏鬥，每逢假日耗掉三個小時等車乘車回家，以及收假又要趕長途到海口學校的麻煩。

我從崙峯里住家騎腳踏車上班，經溝壩、久安鄉道接縱貫線北勢仔，到斗南田頭里學校，大約45到50分鐘（那年代沒有機車），還算方便。

文安國小這年剛剛從斗南國小學區分出來，新學校有低、中年級12班，16位教職員。筆路藍縷起步創校，有道萬事起頭難，上級遴選幾年前領導創建古坑桂林國小績效優良的林校長過來，為斗南鎮新學校擘劃創業，全校師生配合家長，一期又一期建設操場、跑道、樹園、花圃、水溝、球場等等，大家賣力揮汗，荒野中建設校園，一日一日成長進步成形。

我擔任一年級乙班導師，行政兼職衛生導師，又兼環境佈置差事，好像以前在東勢國小那樣，繪製生活插圖、衛生插圖、交通安全、愛國愛校標語，全縣、全鎮行政疆域壁畫。學校可以節省一筆外聘製作經費，校長相當滿意，有多次在我完成作品時，滿臉笑開招呼：「美術家，辛苦了！」

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鼓勵，當下暗暗勉勵自己：以後要更用心，求進步。

幾年來的經驗，在日日工作的環境，站在講壇上的付出固然很重要，下了講壇與主管長上和每一位同仁的和諧互動，也是和衷共濟和好人緣的重要因素；學校的進步提升，要靠全體力量的結合推動。

很意外，我的人緣出現了敗筆徵兆。

第三次評量考試如期舉行，結束了，校長拿著一年級三個班級成績統計表來座位看我，說：「張老師，你班上的平均成績，國語、算術、常識三科都一樣，差甲班和丙班十多分，以前的月考也是這樣，你要加油喔！」

看看攤開的同年級三班考試統計表，確實如此，我班上各科平均成績，都落後十多分。

當下心情很沉重，訥訥回應：「好，謝謝校長指教，我會努力！」

反躬自省，從來上課都未敢疏懶折扣，事實卻擺在眼前不容分說。然後我把課程標準和各科教材教法重新琢磨，汲取精髓，認真的改進教法。

出乎意外，下學期月考結束，林校長又拿著一年級三個班的學科成績統計找來，這回他的語氣，好像失去耐心了：「你還年青，怎會這樣呢？！」

不難理解，他言下之意，年青人應該知道上進，不應該馬虎虎。

我的心涼了，無法申辯表白，化解他心中的疙瘩。

事情走到這地步，唯一尋求「敗部復活」辦法，向同年級兩位前輩求教，都說：「國語、算術、常識三科，時間用得越多，成績越好，你把繪圖和唱遊時間挪過來，就會進步！」

終究明白了，移花接木，成效立見，但我絕不贊同，全國教育專家共同訂定各學科課程標準，知識與技藝訓練完美調和分配，黃金規範準繩怎能輕忽。終於有機會見校長，解釋本班學科成績落後的原因。

校長笑笑，溫和開口：「張老師，以前我在古坑服務，現在到這裡服務，常常接觸家長，大家都一樣，看到孩子繪圖拿到甲上，不會高興，看到考卷100分，就很高興，……。」

啊，原來如此，為了討好家長，可以見機行事，把規圓矩方課程標準擺到一邊，課程標準就是每一位教師的「聖經」啊！

這哪是教育！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受到創傷的心，萌生一個決定。待兩個月後學年結束，申請調校，回到偏遠的海口東勢厝東勢國小重續前緣。

8. 力爭上游海口人

在我服務文安時，蔡玉書校長調動回到他生長的故鄉北港鎮，回北辰國小母校接掌校務，崙背國小廖風明校長前來接替。他的行事作風和蔡校長相似，住到學校宿舍，以校為家，推行工作作風明快，尊重教師，愛護學生，相處如沐春風。

到這年，二戰結束後趕上「戰後嬰兒潮」，學童人數增加快速，班級多了，日據年代起造的教室已不夠使用。廖校長帶著三位主任和在地教師，為了實現「斗米建校」起造新教室的目標，長期在下班後前去各村落拜訪家長，委婉鼓舞捐獻一斗米代金，如此集腋成裘，於半年後開工砌造，完成最新式鋼筋水泥二樓一幢，合計六間嶄新教室。低年級二部制教學恢復全日制，人數超過60人的班級，有了教室減為50人，學習環境改善，效果也改進提升。

民國53年9月，美援物資的嘉惠，學校開始供應學生營養

午餐，炒麵、炒魚干、薤菜豆腐湯，不收分文人人都有份，原來長期曠課兒童，一個個自動上學，享受免費的午餐，食物營養豐富，滋味比家裡的番薯簽配菜脯好太多了。長曠兒童不再，以前教師辛苦走路下鄉的「出席督勵」，走入歷史，各班學生出席率，接近滿成。

終戰十多年了，台灣的殘破廢墟在同胞胼手胝足之下，一處處消失；各行各業漸漸上軌道，經濟改善影響，升學風氣跟著勃興，東勢國小也捲入潮流，高年級編升學班，降旗後，例假日，教室琅琅書聲不斷。師生都很賣力認真，卻因先天條件限制，本校歷屆考上升學標竿虎尾男中和虎尾女中人數，最多有五名，最少有二人。這年我接掌五年甲班升學班導師，負責國語科教學，黃假和林永和老師，負責課內算術和課外加強教學，三個人合作無間，兩年後升學考試，虎中和虎女上榜15名，打破歷屆記錄。

大概是這個緣故，多名地方士紳又要求廖校長，讓我們三個人團隊繼續接升學班，一樣從五年級接班；兩年後的升學考試，虎中、虎女上榜21名，再打破記錄。

當年趕「鮭魚返鄉」，回歸故鄉卻留下創傷的一條魚，如今在海口投入工作活力打拼，不再有什麼扞格，日日是好日，歲歲得平安。更有意外好事。我的恩師林廖固校長，多年前轉任縣府育局督學，兩年升遷主任督學。某日來到東勢國小視導，從廖校長口述美言作決定，說我是很難得的人才，將以連續三年考績甲等（註：那時甲等人數限額三分之一）保送免試升南師特師科一年，我是高農生，取得師範生資格，將派任附近校長。

人生的一項重要升遷良機，在關鍵時日，家裡三名幼兒輪流罹患腸炎，考慮一個人去台南唸書，任教職的內人獨力照顧

三個子女，確實不容易。我去教育局看恩師，面陳家庭處境有困難，懇辭保送南師特師科進修，恩師肅容，卻說：「那就這樣吧，我好多次看到國語日報、中央副刊、新生副刊，徵信新聞人間副刊，都登過你的作品，你國語基礎紮實，你妹妹張菊江，全縣國語演講拿到教師組第一名，語文基礎也很好，兄妹兩個來教育局，擔任全縣國語文輔導員…：。」

因為從海口到斗六中正路的縣政府，交通不便，再次辭謝恩師的禮遇抬愛。

再過半年，我找到一條新的前途路。參加教育廳舉辦中學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照規定美術術科三門，學科六門，各科皆須達60分標準，很僥倖過關及格。民國55年，我轉跑道，受聘東勢初級中學擔任美術科教師，工作符合個人志趣，生活如魚得水，但東勢國小栽培我十年歷練追求生長，恩情不能忘，一直保持親密感情。八十年代初，國小邀請為校刊撰寫歷屆傑出校友傳記，給後輩勵志；這麼多年來，專欄登過六萬五千字，還有少年小說和童話，合著約有十萬字。

文字的無償付出，是我對東勢國小表達謝意和敬意的一種方式，敬謹從事，會一直繼續下去。

